



香檀酒
卷一

香

檀

酒



Vertical decorative text or characters on the lower part of the spine.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

第一卷

香檳酒

趙景深譯 錢君匋裝幀



上海開明書店刊行

一九三〇年三月初版
一九三〇年十二月再版

(柴霍甫短篇傑作集卷一)

香 檳 酒

實價 一元一角

(同業公議照碼加一)

不

著 者

柴 霍 甫

許

翻 譯 者

趙 景 深

翻

發 行 者

開 明 書 店

印

印 刷 者

美 成 印 刷 所

總發行所 分售處

上海福州路九五號
電報掛號七〇五四號
瀋陽鼓樓北街
北平楊梅竹斜路
廣州惠愛東路

開明書店

開明書店

懷柴霍甫

俄國 科布林 (Kuprin) 作

一

你總記得罷，在兒童時代，每逢過完暑假以後，重回到學校裏來，總覺得一切都是灰色的；學校好似兵營一樣；處處可以嗅到油漆未乾的氣味；同學既無感情，教師尤極嚴厲。但是，總想鼓起勇氣來，雖然有時要憶念到家鄉。終日不是迎接同學，便是談天說地弄得人耳朵都要吵聾了。

但是，一到夜間，半暗的寢室吵鬧聲停歇了，呵，這又是怎樣使人愁悶不堪呵，失望佔據着靈魂了！你咬你的枕頭，難禁你的嗚咽，低呼着愛者的名字而呻吟，哭得眼淚像火一般的燒，知道這種憂愁是難以抑制的。在這時纔第一次曉得兩件可怕的事：一件是往事

難尋，一件是寂寞無聊。這時好像你只要能夠將那不可再來的光明美麗的生活過一天，就是把你一切剩餘的生命拋棄了也願意，任受何種痛苦也願意。這時好像你要把話永遠藏在心裏，又好像你要把話喝到靈魂裏去，慢而且貪，一滴一滴的，一點點都可撫愛。你是被思想所擾，無心的一瞬間被激動得不堪，時間似乎很長很長，你越想越煩惱，總也看不到天亮。

小孩的憂愁是尖銳的，但卻能融化在睡眠裏；只要朝陽一照，即可消滅。我們成人，沒有這樣熱情，但我們記憶很長，憂愁也深。送過柴霍甫的葬，從墓地回來，一個大作家說了幾句簡單的話，很有意思：

『現在我們已經將他的喪事辦完，喪痛的失望已經過去了。但是你明白麼？永遠，直等末日來到，這裡有一個沈悶，憂愁的感覺，覺得我們缺少了一個柴霍甫。』

現在他已去世了，人們覺得特別痛苦，他的話是如何的珍貴，一笑，一動，一瞬都反映出他美麗，英爽，傲慢的靈魂。你很憂愁，你不曾時常留心那些特別敘述，那些可以顯示他

的內心，你責罵你自己，被酒迷醉了心，不會預備着去回憶！——去寫下有趣的，特殊的和重要的事。同時你也知道這種感覺不但你有，凡親近他的人都有，你和他們都把他當作一個無比的精神博大之人。你們要虔誠的紀念着他，紀念着俄國作家中最著盛名的一個。

爲了你們對於他的愛，爲他憂傷，我寫了以下這些話。

柴霍甫在耶爾泰 (Yalta) 的村舍是恰在城外不遠，在那條灰塵很多的安泰路 (Antka Road) 的右邊。我不知道這所房子是誰造的，但却看得出來這是耶爾泰原有的房子。這房子光亮清潔，比例勻稱，是無定的建築方式，有一個鐘樓好像城堡，上面加上一個意想不到的三角形屋頂；地上有一個玻璃露臺，上面是平屋頂，露臺是有許多窗子的——寬的也有，狹的也有——這所房屋好像近代學校的建築，倘若不是爲了這是原來的舊計劃，含有個人的特別趣味，真要使人像這樣疑心了。這所屋是在果園的一角，有

花園圍繞着，連接着花園，在路旁有一個古遠荒蕪的韃靼幕廬，圍了一道小低牆。這房屋永遠是綠色，幽寂而無人住，墓石是很考究的。

花園很小，花木不大繁盛，果園還正在草創。果園裏種着梨，杏，桃，蘋果，巴旦杏等。去年果園方纔結果，這使得童心的柴霍甫不知怎樣的高興，他越加愛護這果園起來。當採巴旦杏的時候到來，採果人也到柴霍甫的果園裏來採。他們時常一小堆一小堆的放在會客室的窗沿上，雖然放在外面，卻沒有人敢去偷取。

有人告訴柴霍甫，安泰路的灰塵時常要吹進他的房子裏來，果園的水分不充足，他必定要不歡喜，甚至於變色。雖不能似克里米（Crimea）那樣風景佳麗，但他家中的果園已經改變了耶爾泰的荒涼氣象，所以他對於果園有一種特別而且熱烈的愛。人家有時在清晨看見他，蹲下了身子，細心的在玫瑰花枝上加硫黃，或是摘花牀裏的敗草丟去。每逢夏天乾旱之時，忽然來了一場大雨，落滿了水池，他必定要發狂一般的歡喜！

但他的愛並不爲了他自己是果園的佔有者，他的愛是有意義的——一個偉大，聰

明的感悟。他時常看了果園一瞬說：

「看哪，我在這裡種了許多樹，自然我是很愛牠們的。但這沒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我才到這兒來的時候，還是一片荒蕪，零落的景象；——還都是些砂石成堆，荊棘滿地的景象呵。我到了這兒以後，就把這滿目荒蕪的地方，變成了這樣美麗可愛的花園！」他又帶着很堅決的信仰和很莊嚴的面龐鄭重的說：「你知道，再過三四百年後，全世界都要變成這樣美麗可愛的花園了，那時的生活是何等的幸福愉快呵！」

將來生活是美麗的，這種思想在他最近的作品中，表現得很溫和，很憂鬱，很動人。這種思想也是在他的生命中最親密，最慈愛的思想。每天早晨，他獨自靜靜的走到花園裏，整理那露滴瑩瑩的玫瑰，或是考察那大風吹折的幼樹，他應該如何想像到人類將來的快樂呵！像這種溫和，聰明和自卑的忘我，他是如何的充滿着呵！

他的思想不是渴求生命，像那種不滿足的人類心理那樣，也不是出於好奇，要想知道他自己生命以後將是一種什麼情形，也不是對於近代的嫉忌。他的思想是一個超

越的精美，可喜，有知覺的靈魂之苦悶，他忍受了多量的平凡，粗燥，困倦，無聊，粗暴和野蠻——整個的近代日常生活的恐怖和黑暗。那就是爲什麼在他晚年的時候，他有博大的聲名，和比較的安全，以及對於俄國社會中多才多藝而且誠實的人之熱愛——那也就是爲什麼他不關鎖自己在冷靜的偉大之難及裏，也不成爲一個有權力的先知，也不縮爲有毒的仇敵反對別人的聲名。他寬大而且堅忍的人生經驗，他的憂愁，快樂與失望，都表現在那美麗，切望的忘我夢裏，這個夢是夢到別人將來的快樂。

——『三、四百年後生活將是如何的美麗呵！』

所以，他看花牀是很欣喜的，好像在花中看見了將來美麗的象徵，他是在看守着智巧的人類築成的新路。他也欣喜的，看着新的原來房屋，大的航海輪船；他對於每一種新發明非常有興趣，與專門家來往，他一點也不覺得討厭。他以堅固的自信心說：犯罪之事（如謀殺，偷竊，姦淫等）在學者，教師，醫士和作家中已逐漸減少，甚至於消滅。他相信，將來真實的文化可以使人類尊貴起來。

談到柴霍甫的果園我忘記說園中的鞦韆和木凳。莫斯科藝術戲院在耶爾泰演萬尼亞舅舅時曾把這兩樣東西散在舞臺上作為佈景的一部分。這戲是演給柴霍甫看的，但他那時卻生了病。柴霍甫極愛這兩樣東西，每指到牠們，他總要很感激的憶起藝術戲院對於牠們的重視。這些優美的演劇家有特別的技巧，能將柴霍甫的天才表現得很充分，並且他們對他的友誼也很深，這很使他晚年的心感到甜蜜。

二

在院裏養了一隻馴善的鶴和兩條狗。柴霍甫非常愛一切的動物，只是不愛貓，他一看見貓總要感到一種不可遏制的憎惡。他特別的愛狗。他在米勒何弗（Melikhovo）曾經買來三條狗，一名卡西探卡（Kashanka），一名白羅美得（Bromide），一名昆林（Quinine）。這三條狗都已死去，他每一起必不時的談到，彷彿記念他的亡友一樣。『你看這些狗種真不錯！——他時常要微笑着這樣說。』

鶴是榮華而且莊嚴的鳥。牠時常要欺騙人，但對於柴霍甫忠心的僕人阿三尼 (Ar-seniy) 卻有親密的友誼。牠無論在花園裏，果園裏或是院落裏都要跟着阿三尼跑，並且時常搖着牠張開的翅膀跳躍着，成爲一種特別的鶴之跳舞，每每引得柴霍甫大笑起來。

一條狗名叫特西克 (Tusik)，還有一條名叫卡西探 (Kashan)，以記念死了的狗。卡西探卡。卡西探沒有什麼特別，只是又蠢又懶。牠的身體很肥，光滑而且拙笨，全身是光亮的巧格力色，有一雙無知覺的黃眼睛。牠總是跟在特西克後面對着生客叫。只要有人叫牠的名字，牠必定反過背來，開始卑微地爬在地上。柴霍甫常用手杖推牠一下，當牠獻媚的時候。同時柴霍甫還要假扮着莊嚴的面孔說：

——『走開，走開！蠢東西……不要在這里鬧！』

並且假裝着愁容，其實是眼中含笑對着客人說：

——『我把這條狗送給你好罷？你真想不到牠是怎樣的笨！』

但是有一次恰逢卡西探，爲了又愚又笨的緣故，被車輪壓傷了腿。可憐的狗三隻腿

跳着跑回家來，叫得異常悽慘，牠的後腿跛了，肉壓碎了，幾乎骨頭都要壓斷，流了許多血。柴霍甫立刻用溫水替牠洗去傷處，灑上沃顛仿謨藥（Iodoform）裹上了綑帶。他美麗的大手接觸到狗受傷的皮膚，他是如何的熟練而且謹慎，而他的心又是如何的慈柔呵！他安慰哀叫的卡西探時又是如何的同情呵！

——『唉，你這蠢，蠢然的東西……怎麼弄的？安靜一點罷……就要好了……小蠢東西……』

我所說的未免太嫌瑣碎，但柴霍甫天性愛動物和小孩卻是無可疑的。有時一個女孩不舒服，她要帶領一個三、四歲的孤女到柴霍甫家裏來，這個孤女是她領大的。在這個小孩和這憂愁虛弱的大作家之間，建設了一種特別的嚴肅，忠誠之友誼。她不停的在他面前低語着可笑的話，她的小手圍着他的鬍鬚，他也必注意集中的聽着。像這樣他們要在露臺裏的板凳上坐許久。

柴霍甫只要跟任何種腦筋簡單的人——如僕人，郵差，脚夫，乞丐，浪子等——有過

接觸，那人必會熱烈的愛他。不單是愛，還是出於敏銳的自覺，有一種了解和關係。我自私的要說一個故事，這是俄國航業公司裏一個小職員告訴我的。他是一個坦白率直的人，完全不漏的將他的印象講了出來。

是秋天。柴霍甫從莫斯科回來，由賽伯司拖僕（Собастопол）開來的輪船，剛剛在耶爾泰攏岸，還沒有離開碼頭。搭板剛放好，立刻一陣嘈雜聲起來了。在這陣嘈雜聲中，一個韃靼脚夫，他是專門等待柴霍甫的，遠遠的看見了他，立刻比誰都快的跳上輪船。他背着柴霍甫的行李，正負着行李下去，忽然一個粗暴而且兇惡的糾察員衝到他的面前來。他破口大罵，愈罵愈怒，擺出職員的架子來，拍的一聲打了韃靼人一個巴掌。

我的朋友告訴我：『那時一個令人難信的事出現了。韃靼人放下行李在碼頭上，揮拳打他的胸，眼睛發火，預備撲上糾察員去，並且大聲的嚷着說：

——『什麼？你打我？你以為是打我麼？是他——你打的是他！』

『他說時用手指着柴霍甫。這時的柴霍甫，你知道，面色都青了，唇顫抖着。他走到糾

察員面前，靜靜的，分明的而又不是尋常的音調向他說：「你羞不羞！」我可以發誓，要是我是那個糾察員的話，情願被他在我面上唾二十次，也比聽一次「你羞不羞」好受一點。糾察員雖是厚顏，亦已感到慚愧。他踟躕了一下，咕嚕了一陣，立刻就溜走了。在碼頭上再也看不見他了。」

三

柴霍甫在耶爾泰房屋裏的書房並不大，約有十二步長，六步寬，這書房顯出靜穆可愛的氣象。正對着門口有黃色的方玻璃窗。門的左邊，靠着窗子，有一個寫字檯，檯後有一個小壁龕，從天花板上，一塊玻璃射光到龕上。龕裏是一個土耳其的神像。壁龕的右邊，牆中有一棕色的火爐，用荷蘭磚製成的。在火爐頂上有一個小洞，那里有一塊磚已經除去，嵌上一小幅來維探 (Levitán) 的山水畫，畫的是一個田家的晚景，遠遠的有稻草堆。所畫雖甚脫略，卻頗可愛。在火爐過去一些，牆角處有一門，通到這個孤獨者的臥室，那是一

間明亮，愉快的房子，發出一種聖潔的光，瑩白而且天真。書房的牆上糊滿了黑暗的金色紙，寫字檯上掛了一個揭示：『請勿吸煙。』門口的右邊，有一書架書。火爐的架上有許多古玩，其中有一個美麗的帆船模型。還有許多象牙和木製的細小東西放在寫字檯上；象的模型尤多，牆上掛着托爾斯泰，格里各羅威契（Grigorovitch），和屠格涅甫的肖像。在一個小桌上有一個扇一般的架子，插着許多演劇家和文學家的照片。在窗的兩旁有深色的厚幔。在地板上有一方大地氈，織着東方式的花紋。這個地氈使得一切溫柔，但也使得室中黑暗；但從窗上透過來的光卻平勻而且快樂的照在寫字檯上。這個書房有一種很好的香氣，柴霍甫很是喜歡。從窗前可以看見一個馬掌形的水洞，水流到海里，海被許多房屋圍成一個劇場般的橢圓形。左，右和後面，山圍成一個半圓形。到了晚間，耶爾泰的周圍點起萬家燈火，星光與燈光相混，簡直叫人分辨不出那是星光那是燈光——使人憶起高加索山中一個地方也是這種景象。

我們初認識一個人時，覺得他的聲音容貌，初見時完全同現在不一樣；這差不多是

常有的事，所以，我和柴霍甫雖已相交數年，仍在我腦中留存着初次在奧迪沙（Odessa）倫敦旅館遇見他的印象。在初遇時，以我看來，他似乎是身材高瘦，肩闊眼銳的一個人。那時病容還不大顯露，只在走路時，略顯得軟弱，好像有些跛的樣子。如果有人問我，我初見他時，他像個什麼，我可以說：『他像一個善司特伏（Zemstvo）的醫生，又像省立中學的教員。』但是在他心裏卻有俄國人民少有的東西，這就是坦白和溫雅。在他的面貌言談和舉止上，初看時彷彿像莫斯科未畢業的學生這樣輕率。許多人這樣想，我也是這樣想。但在數小時後我對於柴霍甫的觀念卻完全不同了——這個柴霍甫的面孔什麼照相也照不出來；不幸得很！就是替他畫像的畫家也不大能了解他。我所看見的是最美麗，文雅，聰明的面孔，在我生命中從來沒有看見過的。

許多人說，柴霍甫有藍眼睛。這是一個錯誤，很奇怪的，這是一切認識他的人的普通錯誤。他的眼睛是黑的，幾乎是棕色，他的右眼量比較亮一點，有時使人覺得柴霍甫有點呆相。他的眼瞼重壓在眼睛上，凡是藝術家，獵人，水手以及一切注意集中的人都是這樣。

因了他的眯縫眼，和他從眼鏡底下看人，頭時常昂得很高，使人以為他是很嚴厲的。但我們應該看他快樂的時候。（唉，在他晚年這種快樂的時候很少。）那時他很快的用手摘去眼鏡，狂一般的搖動着椅子，放聲大笑。那時他的眼睛變得狹而發光，在眼角上顯出有趣的小皺紋，使人憶起他幼年的照片，那是一個無鬚的少年，微笑着，近視而且純樸，常愛側視。還有一件怪事，我每次看他的照片，總覺得他的眼睛真個是藍的。

我們看柴霍甫時，可以注意一下他的前額，那是寬大潔白的，樣子很好；眉毛有雙層聰明的摺疊，鼻梁有兩條感傷的直線。柴霍甫的耳朵頗不規則，但這種知慧的耳朵，除去托爾斯泰外，我還不曾看見過第三個人。

有一次在夏天，我曉得柴霍甫還高興，我帶了照相器替他照了幾張像。不幸，最好而且最像他的幾張都變得很壞，由於書房的光線太弱。還有幾張卻照得很好，柴霍甫一面看一面說：

『喂，你看，這不像我，倒像法國人。』

我現在很活潑的記得握過他那又燥又熱的大手——這一握強而有力，我彷彿握住了一件什麼東西。我現在又記起他所寫的字：字跡瘦削，粗看似乎不美，仔細一看，便顯得極其好看，和他室中一切事物一樣的美麗。

四

柴霍甫時常起來得很早，至少可以說是夏天起來得很早。就是他至好的朋友也不會看見他衣服穿得不整齊。他沒有懶習慣，不喜歡穿拖鞋，長便衣或是短便衣。八九點鐘他已經在書房裏閒踱，或是坐在寫字檯前作文了。在這時他的衣服總是穿得很整齊的。自然，他最好的工作時間是在清晨用早餐以前，這時沒有人去打攪他。每當天氣溫暖的時候，他每每坐在屋後的斜坡上，那里異常舒適，夾竹桃沿牆立着，還有他手植的柏樹。他獨自坐在那里，有時可以坐一點多鐘，動都不動，手撫着膝，默默看着遙遠的海。

約在午時，客人漸漸聚集在他的房裏了。女孩們在鐵欄（這欄將屋和路分開）外

等待，每每等好幾點鐘，張着口，戴着白氈帽。有各種各樣的人到柴霍甫那裏去：學生，文學家，善司特伏的工人，醫生，軍人，畫家，稱讚柴霍甫的男女，教授，各學會的會員，上議院議員，修道士，演劇家——天哪，我簡直說不上來，還有些什麼了。這些人大半是有求於他的，尤其是徵求他對於手寫本的意見。偶爾也有新聞記者來訪問他；也有人要他指示文學途徑的。還有許多請求的人——有的出於誠意，有時出於欺騙。他從來不曾嚴詞拒絕。我說了許多瑣事，或者未必可信，但我敢說他對於男女學生是非常謙和的。

各種社會的人都到他那里去。雖然許多客人川流不息的訪問他，使他困倦，但仍有一樣東西是足以吸引他的。凡是俄國第一次未成的學問他都可以知道。許多人都說他對於普通社會興趣是相反的，對於現代問題是漠然的，這簡直是一個大錯誤。他對於一切事都留心思索。他為問題所困惱，猶之最好的俄國人的模範為問題所困惱一樣。每逢談到普通社會荒謬，黑暗，罪惡的現象，他必定顰蹙着眉梢，面上顯出苦惱的樣子，在他美麗的眼中閃的是何等樣深沈的憂愁呵。

在我看來，現在我可以說一件事了！這事於此地說來最爲合式，這事是可以表明柴霍甫對於俄國愚蠢生活的態度。許多人知道他辭去了理科大學的名譽校董職；他辭職的動機大家也都知道；但他寫給校中的信知道的人卻少——這封信寫得很好，很有身分，顯出偉大靈魂抑制的憤怒。

上理科大學校長書

校長先生閣下：

去年十二月我接到一張通知書，說是高爾基已被任爲名譽校董，那時高爾基在克里米（Crimea），我是第一個見着他的人。也是第一個將這消息告訴他的人，也是第一個恭賀他的人。誰知不久以後，據報上所載，高爾基竟以其政治主張與貴校章程第一〇三五條不合，而被取消名譽校董的資格了。很明顯的，這種行爲是貴校做出來的；我既然也是名譽校董之一，當然對於此事負有責任。在他被任爲名譽

校董時，我曾經誠心的恭賀過他，如今我卻聽其把資格取消掉了——這種出爾反爾的事實在違背我的良心，我的良心不能讓我如此的妥協下來。對於第一〇三五條究竟合式與否於我無關。經過長期間的考慮，我只能有一個決定，這是很使我痛苦憂傷的，就是我請求你允許我辭去名譽校董之職。

你最忠實的，安東·柴霍甫。

一九〇二，八，二五，於耶爾泰。

很奇怪的——誤解柴霍甫的人真多！他雖被人起了個綽號，叫做『無可救藥的悲觀主義者』，但他依舊毫無倦容的在希望着光明的將來，相信我國有那雖不可見卻定能來到的好收成。凡是他的朋友大約都會聽見過，他每每出其不意的，用肯定的語氣說這樣的一句話：

——『喂，你知道麼？十年以後俄國將重新組織過。』

是的，就是在這句話裏他已經將那對於快樂的將來所希望表現出來了；在他晚

年的一切作品裏也常表現着這種思想。

有一句話一定要聲明一下的，這就是：雖然有許多客人費去柴霍甫的光陰和腦力，其中有些客人卻是無害的。我記起一件幾乎不可信的事，這種平凡而且粗暴之事，竟是一個所謂藝術家做出來的。

這時是一個夏天的早晨，涼爽無風。柴霍甫的心非常快樂，很是難得。誰知忽然來了一個矮的紳士，彷彿是從天上掉下來似的，（後來他自稱是建築師）他將名片遞給柴霍甫，說是來訪問他。柴霍甫接待了他。這位建築師便走了進來，介紹了他自己，也沒有看一看揭示『請勿吸煙，』不管三七二十一，竟點燃了一枝粗大的雪茄煙吸了起來。於是照例的來了一套肉麻的稱讚，說完，便說出他的來意。

他的來意是爲了他有一個小兒子，是三年級的小學生，有一天在街上跑，小孩的習慣都是如此的，他一面跑，一面用手去摸燈柱，柱子，牆這一類東西。後來摸到有刺的鋼絲

牆，戳破了他的手。建築師總結他的故事說：『我所佩服的柴霍甫呀，你看，我很想請你寫一封信到報館裏去。幸虧運氣好，我的兒子柯爾亞立刻放手，不然他連動脈管都要割斷了。——將來再有這類事發生便怎樣呢？』柴霍甫答道：『是的，這是有妨害的不幸，我卻不能幫助你。我從來不曾給報館裏通過信。我只會寫小說。』建築師歡喜極了：『再好也沒有了！再好也沒有了！就把這件事寫成一篇小說好了。地主可以用真名。你就是用我的真名也可以，我不反對的……倘若……不用真名，用縮寫字頭，更好……俄國只有兩個大文學家，一個是你，一個是P先生。』（建築師所舉的是一個著名無聊的文學匠。）

這個建築師的討厭，我簡直連百分之一都形容不出來，他把話說完，一枝煙也吸完了，書房裏便充滿了煙氣，久久不散。好容易他老人家告辭而去，柴霍甫連忙跑到花園裏去，氣得腮上發出一粒粒紅斑點來。他的聲音顫抖了，他罵他的妹妹馬麗和他的一個朋友說：

『你們不會把他送出去麼？你們可以說，我在這裏有要事不能奉陪呀。我被他弄得

腦子都漲起來了！

我還記得一件事，——我很抱歉，這件事一半是我的錯——一個自信的軍官跑到他面前來，說他是愛讀柴霍甫著作的人。大約他是想討柴霍甫歡喜罷，他把腿伸開來，捏着拳頭放在腿上，盡量地謾罵一個少年作家，他的聲名還是新近獲得的。柴霍甫立刻打了一個寒噤，把眼瞼垂了下來，一動也不動的坐在那里，冷冷的一聲不響。偶爾他用叱責的眼光向那介紹軍官的朋友看一看，意思是說他又遭了如坐針氈的危難了。

那軍官依舊在那里瞎捧一頓。柴霍甫恨不得鑽到壁龕裏去。他的眼瞼眨了幾眨，漸漸落下，不再擡起。他的面孔板了起來，紅了起來。他偶爾聽見別人在狂笑，他必轉而向他們笑謔，要想把軍官的話打斷。他出其不意的微笑着說：

——『我很歡喜看奧迪沙新聞記者關於我的記載。』

『怎樣記載的呢？』

『很有趣——全是鬼話。去年春天他們當中有一個到我所住的旅館裏來。他說是

來訪問我的。我因為沒有閒工夫對付，所以我說：「我很忙碌，請你恕我。你隨便怎樣記載好了，這於我是沒有關係的。」好，他果然隨便記載了。我看了以後，幾乎使我生了一場寒熱病。』

又有一次他很莊嚴地說：

——『你知道麼，在耶爾泰個個馬車夫知道我。他們說：「呵，柴霍甫，那個人，我曉得的，是個讀書人罷？」他們稱我為讀書人總有緣故的。大約他們以為我替死人讀過聖經罷？老朋友，你要想知道我的地位，你應該去問馬車夫……』

五

到了一點鐘，柴霍甫便在樓下一個光亮的餐室裏用餐，時常總有一個客人陪着他喫。像這種純樸和愛的家庭，不得不引人欣羨。誰也要感到融融洩洩的愉快，然而其實也不過是普通日常的情誼。到了他家裏，誰也要深惡誇大，欺騙和虛偽的。到了他家裏，誰也

要感到舒適，光明和溫暖。有一個作家說，我到了柴霍甫的家裏，覺得他家裏的一切都可愛。這句話我深深的了解了。

柴霍甫食量極小，不喜歡坐在桌旁喫，時常踱來踱去。從窗前到門口，從門口到窗前。每逢午餐後，他和一個朋友在餐室裏談話，他的母親葉珂芙梨芙娜 (Yakovlevna) 必定憂愁的說：

『唉，我兒又不曾喫什麼東西。』

客人在他家裏用餐時，他是很有禮貌的。他用他自己特別的方法，純樸和誠懇，來款待客人。他站在客人的椅背後說：

——『喝點伏加酒罷。我年輕力壯的時候很歡喜喝的。整天早晨精神很興奮，作事疲倦時便喝幾鍾。真有趣極了！』

午餐用過，他便上樓，在露臺上喝茶，有時到書房裏去工作，有時則跑到花園裏坐在長凳上，穿着外衣，拿着手杖，將他柔軟的黑帽推到眼角上，在帽緣下仰首望天。

在這幾點鐘是最忙碌的了。電話上的鈴不住的響，問柴霍甫不在家；客人也是不斷的來。還有些初次見面的人來，遞上名片，請他幫忙。有的請他題字，有的請他批評著作。於是奇怪的事發生了。

有一個『泰博夫 (Tambov) 的紳士』(柴霍甫如此的稱呼他) 跑來求醫。柴霍甫告訴那人，他早已不做醫生，現在是棄醫學文了。那人不聽，一定要他醫。他又介紹一個較有經驗的醫生給那人——那人依舊是固執着說：他除了柴霍甫誰也不相信。柴霍甫沒法，只得說些無關緊要的醫治方法。那人臨行時留下兩枚金幣，作為酬報，柴霍甫無論如何不肯承受，他也無論如何不肯收回。結果，柴霍甫想，他既非掛名醫生，何能受惠於人，便預備把這錢捐給耶爾泰慈善會，立刻寫了一張收條。誰知這正是那位紳士急切需要的東西。那人的臉上發出欣喜的光耀，很小心地把收條夾在懷中攜帶冊裏，於是他承認此次的來意，就是爲了要得柴霍甫的筆蹟。這故事是柴霍甫親自忍着性子告訴我的——他又好笑，又是好氣。

雖然有許多客有苦惱他，激怒他，但他卻依舊以他的忍耐，注意與溫和待客。他不忍過拂客人的好意。例如，有一位傾倒柴霍甫的婦人，在他生日時贈他一件禮物，是一條石膏做的坐式小狗，高約一碼，比真的小狗要大五六倍。這個小狗是放在餐室邊的樓梯口，猶面咬牙，非常可怕。柴霍甫自己承認：『我很怕這個假狗。但我若移動牠，必定要使她傷心。就讓牠放在這里罷！』忽然出其不意地說：（這是他的常態）『你看見過猶太富人的房子麼？這種狗總是坐在火爐旁邊的。』

但有時他煩悶了，無論讚美者，毀謗者，甚至忠告者，他都覺得討厭。他在書簡中訴苦道：『唉，我的客人真多極了！我的腦漲了，我不能工作了。』就是在他煩悶時，他也只討厭無聊的閒談，對於忠摯的友誼依舊保持常態。有一次他從碼頭散步回來，非常快樂，活潑地告訴我們說：『方纔我有一個奇遇。在碼頭上突然有一個礮兵少尉跑到我面前來。——你是柴霍甫麼？——』「是的。」——「請恕冒昧，我早就想和你握手了！」——他的臉紅了起來。他是一個美少年。於是，我們握手而別。』

在晚間七點，賓朋滿座，談笑爲歡，這時是柴霍甫最快活的時候。有時他談諧百出，完全變成一個小孩。（可惜這種歡樂，他年紀愈大，便也愈減了。）於是他將朋友們編成故事，他尤其歡喜安排幻想的結婚，其結局總是第二天早晨，少年丈夫坐在桌前喝茶，對他妻子毫無憂慮地說：『吾愛，喝過茶我們要去訪問窮人，你又何必愁錢不夠用呢？』

他又捏造許多假名，可惜我都忘記了，只記得一個水手，名叫什麼珂西珂多梵珂，客特司來爾。他又歡喜把年輕的作家說得年紀很大，以爲笑諢。他故意裝出像煞有介事的樣子說：『你瞧——蒲寧同我的年紀一樣大。泰來夏甫年紀也相仿：他是一個老作家。你不要不信，你去問他自己：他可以告訴你我們一同喫過倍羅梭夫（Belousov）的喜酒。呵，這不知是那一百年的事了！』對於一個天才的小說家，有思想的人，他必定說：『你比我大二十歲，你以前作文用的是筆名奈司脫，珂珂爾尼克。』

但他的嘲笑是諛而不虐的，不會使人痛苦。

晚餐後他要留一個客人在書房裏坐點把鐘。在他的桌上燃着蠟燭。等到客人全都

散了以後，人家仍舊可以在他的窗前看見燭光，許久不滅。這時他，或者是在創作，或者是在翻閱筆記簿，或者是在寫當天的印象，這就沒有人知道了。

六

我們對於柴霍甫，每每不知他的作品是如何作成的。他總是靜默不言。他常對人家說：『在你的作品未印成以前，千萬不要炫耀給人家看。』他自己的脾氣也是這樣的，只有他的母親和妹妹是例外。

他作得很多，並且也很快，他自己說，時常是每天可以寫一篇小說。他的母親常常說：『我兒還未畢業時，早晨坐在桌前喝茶，忽然沈思起來；有時他對着人家的眼睛直視，我知道他是什麼也看不見的。那時他要從口袋裏將筆記簿拿出來，很快，很快的寫。寫完又沈思起來……』

但是，在他晚年他作小說的態度更加謹慎了：他將一篇小說留了好幾年不發表，時

常改削，膽清，那怕是極細微之處也加以修正。因此，每一篇小說既成以後，時常是遍處有刪改和增添的字句。他動手作小說時總是聚精會神的。有一次他說：『我要是一篇小說不會作完，許久不續下去，便再也不能寫完了。只好完全重新來過。』

他的想像是從那里來的呢？他在什麼地方尋找他的觀察和比喻呢？他怎能把俄國語言鍛鍊得這樣好呢？他從來不會把他自己創作的的方法告訴人家。據說他死後遺留下許多筆記簿；大約從這些筆記簿裏可以窺見他作小說的祕奧罷。也許這竟成爲終於不能解決的問題呢。誰又能知道？我們只好猜想猜想了。

我想他從早到晚，無論是醒是睡，總有一種不可見的靈感。每每人家談得很高興，他忽然一動也不動，說了幾句誰也莫名其妙的話，這時便是他構思的時候了。例如，他有時忽然這樣的發問：『你看見過馬場麼？你大約總看見過。這是很有趣的。』即使人家已經回答了他，他還要將這幾句話照樣的再問人家一次。

柴霍甫並不是一切瑣碎的事都記要住的。婦人的記憶力最好，每每一個人穿什麼

衣服，有沒有髭鬚，錶鏈或鞋子是什麼樣子，頭髮是什麼顏色，都能記得。但這在柴霍甫看來是無關緊要的，不感興趣的。他所捉住的是全人的生命，很敏捷而又很恰切的能夠把一個人表現出來。他所表現的都是主要部分。

有一次柴霍甫談到他的好友，說話時略有不快，因為這位朋友是健談的。剛一到耶爾泰，便到柴霍甫家裏來，從早晨一直坐到午時。於是他回到旅館一小時半，用過午餐又來，一坐就不走，刺刺不休的談到天黑……這樣一天一天的過去，柴霍甫什麼事也不能做了。忽然他的話斷了線，這纔不來。柴霍甫加上按語說：『誰也猜不到他為什麼這樣歡喜說話。我卻知道。他要顯出他是一個大學教授，歐洲有名望的學者，倒是第二義。最要緊的就是他自以為是一個了不起的演劇家，他深信只要有機會，必能在舞臺上博得莫大的聲譽。他在家裏時常高聲的讀阿史特洛夫斯基的劇本。他在我家裏這樣高興的談話，大約也是練習語言罷。』……

柴霍甫無論對於學生，負販，乞丐，學者，工人，教徒，店夥，郵差，聽他們說話時總是一樣

的注意，一樣的感到興趣。他的小說中寫教授就活像一個老教授，寫流氓就活像一個大流氓，大約也是爲此罷。

他從來不會將心腹話完全告訴人，那怕是最好的朋友他也不告訴。但他對於朋友的情誼卻是極濃厚真摯的……

他看一個人，常深深的透入那人的內心，加以分析。大約這就是他創作的此中甘苦了。他不將所得的印象告訴人，猶之他不將作小說的方法告訴人家一樣。從來沒有一個藝術家或是小說家談話有他那樣質樸的。他說的都是普通話，一點也不加藻飾。他將珍寶藏在肚裏，不願在言談中浪費了去。這便是他和普通小說家絕對不同的地方。別的小說家談的比寫的好，他卻寫的比談的好。

他所以如此隱秘，在我看來，似乎是他謙虛的特性。有許多人，不願過事誇張，柴霍甫便是一個極端的例。人家疑心他不喜討論社會問題，亦即爲此。他最怕的是激動感情。我可以將他比作一個捲入戀愛旋渦的人。他對於一個女郎誠懇的愛悅，但他無論如何，總

不肯自誇本領，來眩惑女郎，他也決不會像那舞臺上所做的求婚姿勢一般，做出跪下膝來，一手撫胸，顫抖着說話的樣子。他雖是戀愛，卻是沈默的，他要忍受着沈默到底，不會像常人那樣的花言巧語。

七

柴霍甫於少年作家極表同情。他不以天才壓迫人，也不因人有缺點而指摘人。他從不對人家說：『學我的樣子；你看看我是怎樣做的。』如果有人因失望而向他訴苦：『我難道永遠不會有進步麼？永遠是「新進作家」麼？』他必正色說道：『朋友，總不能個個像托爾斯泰這樣的呀。』他也時常給潦倒文人許多幫助。有一個少年作家到西爾泰來，在一個人多聲雜的希臘人家裏租了一間小房子，在城外安泰附近。他有一次向柴霍甫訴苦，說是人多聲雜，不便創作。柴霍甫便勸那作家每天早晨到他家裏來作文。柴霍甫指定樓下與餐室連接的一間房給他。他微笑說：『你在樓下創作，我在樓上創作。你可以和

時候。最要緊的是不要枉廢你的青春和耐勞的心。現在正是作工的時候。你寫得雖好，字卻不夠用。你必須將字練得馴熟自如，因此你必須多作。」

他自己也是不停地工作的，愈作得多，他的字也愈豐富，從各種不同的來源裏取來談話，字典，書目，名作，聖書等。這個沈默的人，字是用得異常靈活的。

他忠告別人說：「你須常坐三等車。可惜三等車裏的氣味太壞，不然你可以在那里聽到非常有趣的事情。」

他看見許多作家不出大門一步，閉門造車，很覺奇怪。他時常略帶性急的說：

——「我真不懂，爲什麼你們年輕人，身強力壯，不到遠方去遊歷。比方罷，澳大利亞（這是他在世界上最愛的地方）也好，西伯利亞也好。我如精神稍好，一定要到西伯利亞去。我到沙哈連時，一定要到那里。我親愛的朋友，你簡直不能想像那是一個什麼地方。那地方完全是另一世界。我相信西伯利亞總有一天完全同俄羅斯分開，猶之於美國同英國分開一樣。你一定，一定要到那里去纔好，決不會失敗的……」

有時他要問：『你爲什麼不編劇本編一個罷，每一個人必須寫四個劇本。』

但他又承認戲劇的形式，如今已失去興味。他說：『戲劇的將來必要完全墮落，否則必重新代以新形式。一百年後的劇場簡直不知要成個什麼樣子！』

他有一個小小的矛盾。這就是有一次談到筆記簿的事情。柴霍甫竭力地勸我們不要倚賴筆記簿，須倚賴我們自己的記憶和想像。他說：『詳細的描寫你是能創造出來的，無須用筆去先記。』但一點鐘以後，一個曾演劇一年的人說了一個趣事如下：有一次在一個小城裏演劇。男主角正在臺上走來走去，戴着帽子，穿着棋盤布的褲子，手插在袋裏。這時看戲的人擠滿了劇場。男主角的妻也在演劇，忽然忘乎其形的對丈夫說起家常話來：『挪夏呀，你昨天吹的什麼調子呀？』男主角被她這樣一問，慌得連演劇的話也忘了，忙說：『什麼！在戲臺上吹調子！你在禮拜堂裏吹過麼？你以爲戲臺是和禮拜堂一樣的麼？』

故事說完，柴霍甫立刻丟去眼鏡，身子望椅背一仰，哈哈大笑起來。他立刻打開抽屜去尋筆記簿。『慢點，慢點，怎麼說的？戲臺是禮拜堂麼？』……於是，他將這故事完全記錄

了下來。

其實這是沒有什麼大矛盾的。柴霍甫自己解釋說：『詳細描寫是無須筆記的。但一件小事，一個名字，一個專名卻是必須要筆記的——不記就要遺忘。』

柴霍甫常想到以前在雜誌上投稿短篇小說之難，後來終於被他戰勝了。

他向少年作家說：『有一件事你們必須感謝我。我替你們開了短篇小說的門路。以前，要是有人投短篇小說稿，主筆連看都不看。他藐視着說：「比麻雀的鼻子還短。這是什麼玩意兒！這樣的東西，我們可用不着。」但是，你看，我終於戰勝了他們，替別人砌了一條新路。但他們依舊是心裏藐視着。他們看見短篇小說作家，必要開玩笑說：「他們是柴霍甫派！」』

柴霍甫對於近代著作技術有一種卓見。他無疑的說：『全都作得很好，便沒有壞作家了，如今得名漸漸不容易起來。這是爲了什麼呢？——因爲出了莫泊桑。他是語言的藝術家，將程度提高，因此人們不能再用舊法來寫小說了。你不妨重讀丕塞姆斯基、格里格』

羅威契或是阿史特洛夫斯基的著作，完全充塞陳腐和平凡。再看看毗美派的作品，也不過如此。他們也不過是裝瘋學病罷了——他們是誇大的農民。但將來他們將要有個全盛時代。」

同時他勸作家選擇日常的題目，不要誇大，應該純樸地敘述着。他驚奇地說：「爲什麼一定要寫男情人投海或是赴北極尋死，而女情人同時墮樓殉夫呢？這些都是不真實的，現實社會少見的事。你應得寫普通的事：西米羅威契如何娶伊維羅芙娜。如此而已。再者，小題目也是用不着的：什麼「一個心理的研究」囉，「諷世畫」囉，「中篇小說」囉，都不要用。題目愈清楚愈好，你要怎樣寫便怎樣寫。括號，破折號，斜體字等也宜少用。這些都是特癖。」

他又勸作家作小說時不能加入主觀，哀樂都要無動於心。他說：「我讀過一篇好小說，寫的是一個大城的海邊的飲食店。你立刻發見這位作家是嗜好音樂，電光，鈕釦上的花朵的。他自己是愈寫愈高興。但無此嗜好的人看來卻愈看愈討厭。這是實情。」

都德記載他父親的話說：「法國作家大半開玩笑似的稱我爲「快樂的販賣者」。各種人都跑到他面前來請求他幫助。他們都是痛苦、憂愁的，都德卻以自己的勇敢、忍耐和博愛來穿透別人的憂苦，安慰並且鼓勵他們。」

柴霍甫人是極溫和的，卻不歡喜修詞飾句，從來不說那樣的話。但他卻也常聽人們的懺悔，用言語和行爲來幫助人家，用溫和而又有力的手來援救人家……他是奇怪的客觀主義者，立於悲、喜之外，而冷靜地觀察事物。個人的感情是不大顯露的。他是仁愛溫和，而不是熱愛；他是助人者，而不望報。這些是他周圍的人難於了解他的，亦即是他個性的特點。

經過我的朋友的允許，我可以在此地引一小段柴霍甫的書簡。我這位朋友有個心愛的妻，第一次懷孕，他非常驚訝而且煩惱，於是便把這種不安，老實地告訴了柴霍甫。柴

霍甫答他的信中有一段說：

『你可以請你的妻不要着急。一切都可以平安。分娩只須二十小時，此後便到了最幸福的境界，她將要微笑，你也將爲戀愛和感激而歡呼。初生小兒最多不過二十小時。』

雖是寥寥數語，卻能給人極大的安慰。後來我的朋友成爲快樂的父親，便問柴霍甫何以能安慰得如此適當，他淡淡的答道：『我住在鄉間時，常常看護農婦。這是一樣的——一樣地快樂。』

柴霍甫如果不做著名的作家，必能成爲著名的醫生。醫生時常借他的言語爲診斷。他的診斷比最有本領的醫生都要好，這並不希奇。他看人的面孔看到心裏去，聽人的聲音也聽到心裏去，這些都是普通觀察者所看不到的。

他常勸病人喫藥。他常配藥給小孩們喫，成功很大。他非常相信藥的功效，什麼也不能動搖他的信仰。我記得有一次有一個人輕視醫藥，以左拉的小說巴斯開醫生（Dr. Pascal）爲證。他很生氣的說：『左拉什麼也不懂，只在書房裏亂寫。讓他來看看，我們

善司特伏醫生是怎樣醫病的，他們對人們有什麼貢獻，他便將啞口無言了。」

他的同情和博愛是潛藏的。他無論是可喜的人或是可憎的人，都是一樣的描寫。

九

有一句俗話說：「個個人的死都是一樣的。」我們因之無意地想到柴霍甫最後的幾年，最後的幾月，甚至於最後的幾分鐘。即在他入葬時，我們都常常憶念到他。

他同難解的疾病掙扎得非常長久，終於以純樸和忍耐來容受了。他死時沒有憂愁，沒有哀哭，只是靜默默地。即在他將死以前，在信中說到他的病狀，也沒有悲嘆的神情。例如說：「我的健康已經恢復，雖然我走路時要用壓定巾。」又：「我正害着胸膜炎，但現在逐漸痊愈了。」又：「我的精神不大好，但我依舊創作。」

他不歡喜談到他的疾病，也不歡喜人家問到他的疾病。人家只能從他的僕人阿三那里知道：「今天早晨他的疾病很重——這是他吐的血。」他說得聲音很低，頻頻地

搖着頭。柴霍甫的母親聲音顫抖着，祕密地告訴人家說：『我兒又是整夜的咳嗽。我是隔牆聽見的。』

他究竟知不知道他自己病重呢？我想他是知道的，但他很大膽，好像一個醫生或是哲學者，靜靜地看着迫切的死。從各種小事可以看出來的，例如，有一個婦人告訴他，她得了不眠症和腦病，他似乎憂愁的沈靜地說：

『唉，一個人只要肺好，便什麼都好了。』

他死得很悽慘，完全是自覺的。人家說他最後的話是『*Id Starba!*』（我死了）他死時俄國正籠罩着愁雲慘霧，與日本劇烈的開戰。

如今我回想到他的入葬，正如幻夢。德國人不知有柴霍甫，當他的尸首運回的時候，只當作是火車裏的貨物。俄國莫斯科卻有數千人爲他痛哭。終於他的墳墓定在諾伏得維契（*Novodevitchy*）墓地。墓旁散滿了鮮花，與戰死兵士之妻的墳墓爲鄰。

我記起他葬後那天的情景。這時是七月的靜夜。墓上的老菩提樹立着不動，被陽光

映成金色。帶來了婦人柔弱的憂傷和嘆息的聲音。許多人的靈魂裏都深深的憂傷着。漸漸的，靜靜的，人們離開了墓地。我跑到柴霍甫母親面前，默默地吻她的手。她低聲說：『傷心極了，我兒死了！』人死不能復生，安慰也是無用。那些與柴霍甫偉大靈魂親近的人，你要他們不傷心，又怎能抑止得住呵？

我們現在只好說，他們難抑止的憂傷是我們大家的憂傷。我們現在只好說，他偉大純潔的聲名是永生的。歲月遷移，許多死人都將被遺忘，惟獨柴霍甫，人家是忘不掉的。倘若真有一日，柴霍甫對於美麗的將來之夢境實現，人們將如何的哀傷他而且感謝他呵。



名 翁 其 乃 吉 作



銀 元 的 著 作



貝名 的 寫 真

（信兄給年八八八一）蹟手の著作

目次

懷柴霍甫	科布林	卷首
文學教師		一
洪禮齊		三九
白菱迦		七〇
安玉黛		八〇
一個藝術家的故事		八八
蚱蜢		一一八
一個姑娘的故事		一五九
不需要		一六七

不幸	一七九
活財產	二〇一
污泥	二六五
香檳酒	二九六

插圖

作者及其簽名	
作者的父親	
作者的母親	
作者的手蹟	

文學教師

一

地板上有馬蹄的聲音；他們從馬槽裏牽出一匹黑馬，一匹白馬和一匹小牝馬。這三匹馬都是好馬。老謝立士在白馬身上放好馬鞍，招呼他的女兒瑪霞說：

「梅麗，上馬罷！」

瑪霞是一家中最小的一個，已經有了十八歲，但是家裏人還是把她當作小姑娘看待，親暱的喊她曼霞或是曼玉霞，她到城裏看過馬戲以後，大家便都又喊她梅麗了。

瑪霞上了白馬。她的姊姊芙雅上了小牝馬，李克庭上了黑馬，緩緩的走出院落，一隊軍官也騎着馬與他們一同走，穿着制服，很是嚴肅。

李克庭看見她們上了馬，便一同走到大街上去，不知爲甚，瑪霞好像不注意別人，只注意李克庭，她憂慮的看着他和黑馬，說道：

『李克庭呵，你一定要時時握着馬銜鏈，不要讓他發狂。他現在是在裝佯呢。』

也不曉得是她那白馬喜歡同他的黑馬親近呢，也不曉得是偶爾湊巧，她總是傍着李克庭並排走，昨天是這樣，前天也是這樣。他看着她那美麗的小身材坐在驕傲的白馬上，看着她那柔嫩的側面像，又看着她所戴的高帽子，一點也不合式，反使她顯得年紀老了許多——他不住的愉快而且發狂的看着她；聽她說話，一點都沒有聽進去，心裏只是想道：

『我在上帝面前發誓，一定要勇敢一點，在今天把我所要說的話告訴她。』

這時是晚上七點鐘——白刺球和紫丁香花香氣四溢，小樹兒似乎禁不起香氣了。音樂隊在城中的花園裏奏着樂。馬蹄在石道上響着，四面都是笑聲，談話聲和關門啓戶聲。兵向軍官們行禮，小學生們向李克庭行禮，大家都到花園裏去聽音樂。這是如何的溫

暖呵！雲無心的在天空飄浮着，該是多麼的和軟！白楊和刺球花影，橫過街道，映在兩旁房屋的露臺上和二層樓上，該是多麼的舒適！

他們三個走出城外，漫步沿着大路走。這兒沒有紫丁香和刺球花的香氣，也沒有音樂隊，卻有田野的香氣和綠色的小麥，土撥鼠叫着，烏鴉鳴着。只要一看，遍地都是綠色，只有一點點黑色的土地分佈在各處。遠遠的墓地左邊，微微露出蘋果花的影子。

他們經過屠殺房和釀酒所，趕上軍官們，走向城外的花園去。

瑪霞看了看在芙雅旁邊的軍官，向李克庭說道：『白倫基有一匹好馬，我是承認的。不過也有缺點。左腿上的白點真難看，你看，牠在點頭哪。你不但現在管不了牠，恐怕牠點頭要點一輩子呢。』

瑪霞同她的父親一樣，熱烈的愛着馬。看見別人的馬好，就像刀刺一般的難過，總想找出一些缺點來。李克庭對於馬是完全外行；拉馬絡頭或是拉馬銜鏈在他是沒有分別的，奔馳或是緩步在他也沒有關係；他只覺得自己的地位太壞，爲什麼不去做軍官；會騎

馬的軍官，一定更能取得瑪霞的歡心。他妒忌起軍官來了。

他們正在花園旁邊走着，有人勸他們進去喝一點汽水。他們便進去了。花園裏除去橡樹以外，沒有別的樹；所以在嫩葉稀疏之間，還可以看見亭臺桌椅，烏鴉的巢也可以看見，好像大帽子一般。三個人在一張桌前下馬，要了汽水來喝。他們所認識的遊園人走到他們身邊來。其中有穿高靴的軍醫和音樂隊的招待。醫生把李克庭當作學生，問道：『你回來過暑假麼？』

李克庭答道：『不，我是久住在此地的。我是學校裏的教師。』

醫生驚訝的說：『你不說我真的還不知道呢。這樣年青已經當教師了！』

『你還說我年青麼，我已經二十六歲了呢。』

『你雖是有鬍子和髭鬚，人家看看你最多不過二十二三歲。你真顯得年青呵！』

李克庭想道：『這個老東西，他竟把我當作小孩子看待。』

他最不喜歡人家說他年青，尤其是當着女子和學生面前，非常忌諱。自從他到城裏

當教師以來，時常憎恨自己年青的面貌。學生們都不怕他，老人家喊他『小孩子』，女子都喜歡同他跳舞，聽他滔滔的說話，他只要能長老十歲，任給人家什麼報酬都是情願的。

他們從花園裏又走到謝立士的田舍裏。在門口停了脚步，請管家的妻子白菜拿一點新鮮牛乳來吃。等到牛乳拿了來，他們大家又都不喝，彼此相視而笑，又騎着馬回去了。他們一路回來，聽着城外花園音樂隊的彈奏。太陽隱到墓地後去了，半邊天都被落日染紅了。

瑪霞又傍着李克庭走。他想要告訴她，他的心裏熱烈的愛她，不過他恐怕被軍官們和芙雅聽了去，只得~~不響~~。瑪霞也靜默着不響。李克庭知道她爲什麼不響；爲什麼騎起馬來總是挨着他走，心裏非常高興，便覺得天呀，地呀，城裏的燈光呀，釀酒所的黑影呀——一切都混合成一樣愉快舒適的東西，他覺得黑馬幾乎騰入雲中，爬到朱紅的天空裏去了。

他們到了家。桌上的茶已經滾沸了，老謝立士正與他的軍官朋友們坐着談天，他似

乎是一個批評家，總喜歡說長道短。

他說：『蠢極了！除了蠢以外沒有別的是的！』

自從李克庭愛上了瑪霞，謝立士家裏的一切他都覺得高興：房子，花園，晚茶，籐椅，老保姆，甚至老人家常說的『蠢極了！』這句話他聽了都覺得非常有趣。他所不喜歡的只是許多貓狗和埃及鴿子。（埃及鴿子在露臺上的大籠子裏悲鳴着。）謝立士家裏有許多看家狗和看門狗，李克庭自從與他家來往以後，到如今還只認識兩條狗。一條是小母狗，滿臉都是毛。她最恨李克庭，一看見他，就要偏着頭，露出牙齒來，『汪……汪……汪……汪！』的叫着。後來她就躲在他的椅子底下，他想趕她走，她就怪叫一聲跑了，家裏人總是這樣安慰他說：『不要怕。她是一條好狗，不會咬人的。』

還有一條是大黑狗，腿長身高，尾巴硬得好像棍子一樣。在午餐和用茶時，他時常在桌子底下動，用他的尾巴撞着人們的靴子和桌子腳。他是一條傻狗，脾氣很好，不過李克庭卻很討厭他，因為他有一種脾氣，歡喜在午餐時，把頭放在別人的膝上，拿唾液來舐別

人的褲子。李克庭曾經好幾次想用刀柄來敲他的頭，輕輕的敲他的頭，罵是沒有什麼用處的了，他還是要在李克庭的褲子上來摩擦。

他們騎過馬以後，茶，麵包，牛油，菓子醬覺得味道比平常好得多。他們默默的喝着第一杯茶，覺得味美無比；喝到第二杯，便談起話來了。喝茶的時候，總是芙雅先開口說話；她比瑪霞長得好，大家都說她在家人中算是最聰明的，最有學問的。她的舉止尊貴而且嚴肅，替代她死去的母親料理家務，真像一個大姊姊。她覺得既然是做了一家之主，見客的時候總該穿一件長衫，見軍官的時候，總該尊稱人家的姓；她把瑪霞當作小姑娘；同她說話，自己總擺起架子，好像教師一樣。她常自稱為老處女——顯然她是想要嫁人了。

每一次談話，甚至談到天氣，她都要同人家搗槓。她喜歡捉牢人家一句話，反駁人家，加以曲解。你如果同她談話，她就要眼睛呆呆的看着你，忽然插嘴道：「對不起，皮特，恕我冒昧，前一次你所說的話恰與今天相反呀！」

或者她要譏刺的微笑，說道：「我看出你在替違警法辯護。我祝賀你。」

你如果同她開玩笑，她就要立刻說：『太腐敗，』『無的放矢。』如果一個軍官說了一句玩笑話，她又耍輕蔑的說：『你枉爲軍隊裏的人，居然也開玩笑。』

她那『枉』字說得很出力，於是椅子底下的小母狗也伴奏起來：『汪……汪……汪……』

現在喝茶的時候，李克庭談到學校考試，芙雅又同他擡起槓子來了。

芙雅打斷他的話道：『你的話不大對。你說學生最怕考試，請問，這是誰的錯處呢？比方，你叫第八班的學生做一篇論文心理學家之普希金。首先你就不該出這樣難的題目；其次，普希金並不是一個心理學家。你說杜思退益夫斯基是擅於心理描寫的，還有幾分像，普希金只是一個詩人，其餘什麼都不是。』

李克庭掛着臉答道：『杜思退益夫斯基是一件事，普希金又是一件事。』

『我知道你不大看得起杜思退益夫斯基。我所注重的不在這個地方。請問，普希金究竟什麼地方可以算作心理學家呢？』

『你說他不是心理學家麼？我舉幾個例子給你看。』

於是李克庭背誦了幾節亞尼徵 (Evgheniy Onyeghin) 裏的詩，又背誦了幾節戈登諾夫 (Boris Godunov) 裏的詩。

芙雅嘆了一口氣，說道：『我連一點都聽不出普希金有什麼心理學。心理學家是描寫人類靈魂之奧秘的人，普希金只會寫好詩，如此而已。』

李克庭冒上了火，說道：『我知道你所需要的是什麼心理學。你想有人拿鈍鋸子來鋸我的手指，鋸得我高聲大叫起來，這就是你所謂的心理學。』

『那未免太可憐了！不過你始終還是不會告訴我為什麼普希金是一個心理學家。』
李克庭每逢討論一件事情，與他素來傳統的觀念不合，或者類此的事，他總要從椅子上跳了起來，兩手抓著頭髮，哀哀的叫着，從房間的這端走到那端。現在也是這樣的情形：他跳了起來，兩手抓著頭髮，繞着桌子走，哀哀的叫着，後來他又坐得遠一點。

軍官們也加入討論。隊長白倫基向芙雅證實，普希金真的是心理學家，又舉了李門

托夫的兩行詩來證明。中尉紀勒德說，如果普希金不是心理學家，大家也就不在莫斯科替他設立紀念碑了。

桌子那邊有人說道：『蠢極了！我向總督說過：「大人，蠢極了。」』

李克庭喊着說：『我不願再辯論了，再像這樣辯論下去，簡直沒有一個完……夠了！喂，快滾，你這畜生！』後面幾句話是叱責大黑狗的，因為大黑狗又將頭和爪子放到他的膝上去了。

大黑狗在桌子底下叫道：『汪……汪汪！』

芙雅喊道：『你自己認錯罷！』

這時有幾個年輕的女子走了進來，辯論便無形終結。大家都走到客廳裏來。芙雅彈着鋼琴。大家跳舞了，先跳華爾茲舞，後跳潑克舞，最後是四班跳舞，隊長白倫基撒下一長條紙鏈，後來又跳華爾茲舞了。

在跳舞的時候，老人家坐在客廳前，吸着煙，觀看着年青人。其中有一個徐百亭，是國

家銀行的行長，以摯愛文學和戲劇藝術著名。他建設了本地的音樂戲劇協社，自己也加入表演，只表演滑稽的僕人，或是歌唱犯罪的婦人。他在城裏的渾名是『木乃伊』，因為他又高又瘦，神情嚴肅，眼睛呆定，活像個死人。他爲了忠心於戲劇藝術，把鬍子薙掉，因此就更像木乃伊了。

跳舞以後，他緩步走到李克庭身邊，咳着嗽說道：

『我很榮幸，能夠在喝茶的時候，聽見你們的辯論。我完全贊成你的意見。我們是同心的，我非常高興同你談話。你讀過德國萊森論漢堡的戲劇藝術麼？』

『沒有，我沒有讀過。』

徐百亭吃了一驚，搔着他的手，好像他的手指被火燙壞了似的，傾跌着離開李克庭，不再多說什麼。徐百亭的樣子，問話和吃驚，李克庭都覺得很滑稽，不過他轉念一想，又自己責備自己了：

『實在不行。我既是文學教師，怎麼連萊森都沒有讀過呢？我一定要讀一讀。』

晚餐以前，老老少少都坐下打牌算命。把牌分成兩堆：一堆分散給各人，一堆放在桌上，牌面朝下。

老謝立士舉起桌上一堆的第一張牌，嚴肅的說道：『誰的牌與我手裏這一張相同的，有運氣到育兒室裏去和保姆接吻。』

恰恰徐百亭的牌與謝立士的相同。大家便一擁而上，領他到育兒室，笑着拍手，逼他同保姆接吻。人聲非常嘈雜。

老謝立士連眼淚都笑了出來，喊着說：『不要太熱烈了！不要太熱烈了！』

後來是李克庭的運氣，聽大家懺悔。他坐在客廳中間的椅子上。肩巾搭在他的頭上。第一個來懺悔的是芙雅。

李克庭在黑暗裏看見她嚴肅的黑影，說道：『我知道你的罪惡。小姐，告訴我罷。你每天與白倫基同出散步，是何緣故呢？與隊長同行，總有一點來歷呢。』

芙雅說：『可憐極了，』說着便走開了。

於是他又在肩巾下看見不動而且發光的大眼睛，在黑暗裏看見可愛的側影輪廓，還有一陣嗅慣了的香氣，使李克庭想到瑪霞的房間。

他喊道：『梅麗，不知不覺他的聲音就柔和起來，『你有什麼罪過呢？』

瑪霞兩眼朝上，對他吐了吐舌頭，就笑着走開了。一分鐘後，她站在客廳裏，拍着手喊道：

『晚餐！晚餐！晚餐！』

大家都擁到餐室裏去。晚餐的時候，芙雅又擡起槓來，這次是同他的父親。白倫基蠢的嚼着，喝着紅酒，向李克庭說起，有一年冬天打仗，他整夜的站在壕溝裏，溝水淹沒了半截身子；敵人離得很近，長官不許他們說話吸煙，晚上又冷又黑，風像刀子一般的刮。李克庭一面聽他說話，一面偷看瑪霞。她也不動的看他，眼睛連眨都不眨，彷彿她在想什麼心思，又彷彿在那裏做夢……立刻他覺得這是歡樂，同時又是痛苦。

他的心裏想道：『她爲什麼像這樣的看着我呢？真難爲情！人家會知道的呀。她是多

麼的年青，多麼的天真呵！』

一直鬧到半夜，客人方纔各自散去。李克庭也告別而行，剛剛走到門口，瑪霞在房間裏打開窗子喊道：

『李克庭！』

『什麼事？』

瑪霞要想說話，卻想不起來，只是說：『我告訴你……我告訴你……白倫基說起一兩天內要帶照相機來，替我們照相。請你也來罷。』

『好的。』

瑪霞把窗子關了起來，房間裏立刻有彈奏鋼琴的聲音。

李克庭一面在街上走，一面想道：『這一家人家是充滿了愉快的。沒有一點哀哭的聲音，鴿子之所以哀哭者，不過無法表現他們的快樂而已。』

但是並不一定只有謝立士家裏是快樂的。李克庭還沒有走到二百步，便聽見別家

鋼琴的聲音傳了出來。再向前走幾步，又遇見一個鄉下人在門口彈着二絃琴。花園裏的音樂隊又奏着俄國的雜曲。

李克庭的住宅，離謝立士家裏約有半里，平房八間，年納租金三百盧布，與他的同事史地教員易布離合住，共同擔任。易布離是個中年人，獅子鼻，紅鬍子，粗糙呆笨的臉好像一個工人，但脾氣卻是很好的。李克庭走進來的時候，易布離正坐在桌子面前改正他學生的地圖。他以為研究地理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畫地圖，研究歷史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記得日期。他可以好幾晚不睡，用藍鉛筆改正他的男女學生所畫的地圖，自己做着年表。

李克庭走到他面前說道：『今天的天氣真好！你還躲在家裏，實在有些奇怪！』

易布離是不大喜歡說話的；他不是不響，就是說幾句別人早已知道的話。現在他的回答是：

『不錯，天氣很好。現在是五月了；不久天氣就要真的炎熱起來了。夏天是與冬天完全不同的。冬天你要烘火爐，夏天就恨不得拿熱氣往外發洩。夏天晚上你把窗子打開，還

是覺得熱；冬天晚上你就是關上兩重窗子，還是覺得冷。」

李克庭在桌子面前還沒有坐到一分鐘，就覺得難受。

他立起身來，打了一個呵欠，說道：『晚上好，我想告訴你一點關於我自己的浪漫事情，你卻在這裏弄地理。如果有人同你談起戀愛，你一定要立刻問人家：「加爾加戰爭是在什麼時候？」你這樣的人，只知道歷史地理，別的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這樣煩惱呢？』

『唉，悶得很！』

他所悶的是不會把他所要說的話向瑪霞說，又沒有人可以同他談戀愛，他一走到書房，便躺在睡椅上了。書房裏黑暗而且沈寂。李克庭躺着看到黑暗地方，心裏想起兩三年後他要到彼得堡去，瑪霞要到火車站來送行，灑着離別之淚；到了彼得堡以後，就要接到她一封長信，勸他趕快回家。他要寫信給她……要像這樣開端：『我的親愛的小鼠！』

想到這裏，他就笑了，說道：『是的，我的親愛的小鼠！』

他躺的姿勢不大舒服，拿肩膀墊在頭底下，左腳搭在睡椅的背上。但他卻覺得非常舒服。那時窗前微白的光更加明晰了，睡眼惺忪的雞在院子裏啼着。李克庭依舊幻想下去，他要怎麼怎麼從彼得堡回來，瑪霞要怎麼怎麼在車站上迎接他，她一定要歡喜得絕叫起來，抱住他的頸子。或者他要騙一騙她，有意晚上回家很遲：女廚子來開門，他就墊着脚步走到寢室，悄悄的脫下衣服，跳到牀上！她醒來一看，一定要出乎意料的高興。

天快要大亮了。現在沒有窗子，沒有書房。就在那天他們騎馬所經過的釀酒所那裏，瑪麗坐在階石上，什麼話都不說。於是她拉着李克庭的手，一同走到城外的花園裏去了。他在花園裏看見橡樹，還看見帽子一般的鴉巢。有一個鴉巢搖動起來，徐百亭從鴉巢裏探出頭來，高聲喊道：

『你沒有讀過萊森！』

李克庭嚇得一身冷汗，驚醒過來。易布離站在睡椅面前，頭仰到後面，正在繫領巾。

易布離說道：『起來罷，該到學校裏去了。你不應該穿了衣服睡覺；這樣睡要把你的

衣服弄壞了。你應該脫去衣服，睡在牀上，纔像個話。』

和平常一樣，他又慢慢的，很有力量的說了幾句盡人皆知的廢話。

李克庭的第一堂是第二班的國語。九點鐘他到了教室，看見黑板上寫了兩個很大的字——瑪霞。

李克庭想道：『這些東西，他們傳揚開來了。怎麼他們什麼事情都會知道呢？』

第二堂是第五班的課，黑板上也寫着瑪霞兩個字。課畢以後，他出了教室，聽見學生到後面嚷叫，好像到了戲園裏似的：

『瑪霞萬歲！』

他因為昨晚沒有睡好，所以今天有些頭重腳輕。學生們都恨不得在考試以前出點花頭，終日忙着，要想開玩笑。李克庭也忙得很，沒有注意到他們的詭計，不住的跑到窗前觀看。他看見滿街都是太陽，屋頂上是澄清的藍天，倏忽的飛鳥，在花園和房屋以外，有模糊的遠樹，和火車經過時的煙痕……

有兩個軍官，穿着白制服，搖着馬鞭，踏着刺球花的陰影，走過街道。又有一羣灰鬚的猶太人，戴着帽子，坐在馬車裏經過……女教師與校長的孫女同行。又有人領着兩條狗走了過去……後來是芙雅，穿了樸素的灰色衣服和紅襪子，手裏拿着報紙，走了過去。她大約是到城裏圖書館去的……

離三點鐘散學的時候，還有許久許久！散學以後，不能回家，也不能到謝立士家裏去，還要在胡爾夫家裏去授課。胡爾夫是個有錢的猶太人，改入了路德教，不把孩子們送到中學去，只是請中學教師到家裏來授課，每課給薪金五盧布。

他真難受，難受，難受。

在三點鐘時，他走到胡爾夫家裏去授課，彷彿時間是異常長久，永遠不會授完似的。五點鐘授畢出來，舒了一口氣，偏偏七點鐘以前，學校裏又有教職員會議——討論第四班和第六班口試的方法。

一直弄到晚上，他纔出了校門，走到謝立士家裏去，心裏別別的跳，臉上一陣一陣的

紅。一個月以前；甚至一星期以前，每次他都決定要同她說話，預備了一長篇，打算好了怎樣開始，怎麼結束，見了面以後，是什麼話都說不出來。現在他一句話都沒有預備，頭腦非常昏亂，最清楚的就是今天他要把滿腹心事盡情宣佈，實在不能再等待了。

他想到：『我要邀她到花園裏去，我們散了一回步，我就要說出心事來了。』

走廊裏沒有一個人。他穿過餐室，走到客廳……也是一個人都沒有。他聽見芙雅在樓上同人家擡槓，女裁縫的剪刀聲在育兒室裏響着。

屋子裏有一間小房，有三種名字：小房間，過道房間和黑暗房間。房間裏有一口大櫥，裏面放着藥水，火藥以及獵槍。從這個房間，有窄狹的木梯可以通到二層樓。木梯上常有貓在上面熟睡。這間房子有兩個門；一個門通育兒室，一個門通客廳。李克庭剛剛從這個房間上樓，育兒室的門打開了，立即砰的一聲關上，使得樓梯和大櫥都震動得格格格的響。瑪霞穿了黑衣，手裏拿了一塊藍色的東西，沒有看見李克庭，一直衝到樓梯上來。

李克庭止住她說：『站住……梅麗，晚上好……我……』

他喘着氣，不知說什麼好，一隻手握着她的手，一隻手替她拿着藍色的東西。她一半驚訝，一半疑慮，大眼睛不住的向他看着。

李克庭恐怕她走掉，接着就說：『我……有話要跟你講……不過……此地不大方。我不能夠，我沒有力量……梅麗，明白麼？我不能夠——就是這樣……』

藍色的東西滑到地板上，李克庭又握着瑪霞的另一隻手。她面色灰白，嘴唇顫動，往後倒退，一直退到大櫥與牆角之間。

他溫和的說：『你相信我罷，我可以發誓……瑪霞，我可以發誓……』

她把頭向後倒，他吻着她的嘴唇，他想這種接吻，時間是應該長些的，使用手指按住她的面頰；他感到他自己是在大櫥與牆角之間，她把手臂抱着他的頸項，頭貼在他的頸上。

於是兩個人都跑到花園裏。那兒謝立士有九畝園地，栽了二十株老楓樹和菩提樹，還有一株杉樹；其餘都是菓子樹：櫻桃，蘋果，梨子，栗子和銀橄欖樹……還種了許多花。

李克庭和瑪霞沿着大道默默的走，都微笑着，彼此問着不相連接的話。一鈎新月照在花園上，疲倦的鬱金香和蝴蝶花在微弱的光中，從黑暗的草地裏探出頭來，好像也在那裏求愛。

李克庭和瑪霞回到屋子裏的時候，軍官們和年青的太太小姐們已經聚集在客廳裏跳舞了。白倫基又撒下一長條紙鏈。跳舞以後，又來打牌算命。晚餐以前，客人們都走到餐室。客廳裏只剩下瑪霞和李克庭。瑪霞緊緊的靠着他，說道：「你自己向我的爸爸和姊姊芙雅說罷；我不去說，怪不好意思的！」

晚餐以後，他便向老父說起。謝立士聽他說過以後，想了一會，說道：

「我很感謝你對於我和我女兒的好意，讓我把你當作我的朋友來說話罷。我不是用父執的身份來向你說話，卻是用朋友的身份來說。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這樣年青就想結婚呢？只有鄉下人纔早婚，自然，蠢極了。你爲什麼要呢？像你這樣年紀青青的，何必要戴上腳鐐手銬呢？」

李克庭生了氣，說道：「我的年紀並不青！我已經二十七歲了。」

芙雅在隔壁房間裏喊道：「爸爸，踏鐵工來了。」

談話打斷了。芙雅瑪霞和白倫基都送李克庭到門口，芙雅說：

「你們那位神祕的易布離爲什麼老是悶在屋子裏不出來呢？他可以來看看我們呀。」

李克庭回家的時候，神祕的易布離正坐在牀上脫褲子。

李克庭上氣不接下氣的說：「親愛的，不要睡。等一會，不要就睡！」

易布離趕忙穿上褲子，慌慌張張的問道：

「什麼事？」

「我要結婚了。」

李克庭坐在易布離旁邊，驚奇的看着他，好像有點不相信自己似的，說道：

「你閉起眼睛想一想罷，我要結婚了！同瑪霞結婚，今天我求了婚。」

『他似乎是一個好女孩子。不過她的年紀太青呀。』

李克庭聳了聳肩，憂傷的嘆了口氣道：『是的，她很年青！年紀很青很青！』

『她在中學校裏是我的學生。我知道她的。她的地理很不壞，不過歷史不大好。她對於功課是很用心的。』

李克庭忽然替易布離憂傷起來，要想說幾句話，來安慰他的孤獨。

他問道：『親愛的，你爲什麼不結婚呢？比方，你爲什麼不娶芙雅呢？她是頂刮刮的女孩子！自然她很喜歡擡槓，不過她的心……可就好極了！她方纔問起你，你娶她罷！好不好？』

他心裏很明白，芙雅決不會要這樣一個死板板的人，但他爲什麼又要勸他娶她呢？易布離想了一會，說道：『結婚是終身大事，應該事前考慮一番；不是隨便就可以提出的。最要緊的是謹慎，尤其是結婚，從繆夫改而爲新的生活，應該格外謹慎。』

他又談着人家幾百年久已知的事。李克庭不耐煩聽，道過晚安，就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了。他連忙脫去衣服，連忙上牀，想到瑪霞，想到將來的幸福，於是他就微笑了。忽然

他又記起他不會讀過萊森。

他想到：『我一定要讀一讀他！不過，讀了有什麼用呢？不管，不管！』

他快樂得倦了，立刻睡熟，連夢中都是微笑着的，一直笑到早晨。

他夢見地板上有馬蹄的聲音；又夢見一匹黑馬，一匹白馬，和一匹小牝馬，從馬槽裏牽了出來。

二

『禮拜堂裏很嘈雜，人很多。只要有人大喊一聲，那位替我和瑪霞結婚的牧師就要從眼鏡底下看着大家，嚴肅的說道：「不要在禮拜堂裏亂動，不要亂嚷，靜靜的站着禱告罷。你們的心裏應該敬畏上帝。」』

『我的證婚人是兩個同事，瑪霞的證婚人是白倫基隊長，和紀勒德中尉。教士們高聲的唱歌。閃耀的燭光，美麗的衣服，許多愉快的笑臉，瑪霞天仙般的面貌，周圍和婚禮禱』

告的話，一切都使我感動得落淚，充滿了勝利的喜悅。我想到自己的生命開了鮮艷的花朵，這是多麼的有詩意呵！兩年以前，我還是一個學生，住着窄小的房間，沒有錢，沒有親戚，以為將來是要沒有希望了。現在我居然在省城裏當中學教員，有了固定的收入，而且戀愛還成了功。我想，這是爲了我的緣故，一羣人纔到禮拜堂裏來；爲了我的緣故，纔點三枝蠟燭，牧師纔高聲大喊，教士纔盡力歌唱；爲了我的緣故，那個小人兒更加顯得年青貌美，聰明愉快，不久我就可以稱她爲我的妻了。我記起我們第一次的相會，我們的騎馬遊行，我的求愛，整個的夏天都是很好的天氣；這種快樂，簡直是小說裏的事，不相信牠居然能夠實現——我現在是把幸福握在我的手裏了。

「在舉行婚禮以後，大家都紛亂的圍着瑪霞和我，表示他們莫大的快樂，祝賀我們，願我們愉快。還有一個七十歲的老團長，只祝賀瑪霞，乾咳着向她高聲說話，全禮拜堂都可以聽得見

「我希望你在結婚以後，依舊像現在一般的美艷。」

「軍官，行長以及教師都很有禮貌的笑着。我覺得我自己也愉快的笑了。親愛的史地教員易布離溫暖的同我握手，又感動的說着盡人皆知的話：

「以前你沒有結婚，所以是獨身的；現在你結了婚，所以不是獨身的。」

「我們從禮拜堂走到三層樓的新房子，這是嫁奩的一部分，除房屋以外，瑪霞還給我兩萬盧布，還有一塊廢地，上面有一間草屋。據說那兒還有鷄鴨，因為無人照管，都變成野鷄野鴨了。我從禮拜堂裏回家的時候，便走到新書房裏，很舒適的躺在低睡椅上。我覺得這種甜蜜的生活，真是畢生所不曾嘗過的。那時來賓歡呼着，樂隊奏着樂。瑪霞的姊妹芙雅手裏拿着酒杯，走到書房裏來，她的樣子很奇怪，彷彿嘴裏盡是些水；顯然她還要喝下去，不過她忽然哈哈大笑，又高聲大哭，酒杯打碎在地板上了。我們扶着她出去。

「後來她躺在老保姆的牀上，含糊的說：「誰都不了解我！沒有人，沒有人！天哪，沒有人能夠了解我！」

「但是大家都知道她比她的妹妹瑪霞大四歲，直到現在還沒有結婚，她之所以哭，

並非出於忌妒，實在是悲惜她自己年華將逝。賓客跳舞的時候，她淚痕未乾，又搽着很厚的粉，走到客廳裏來了。我看見白倫基隊長拿了一盤冰給她，她吃了一湯匙。

『現在已是早晨五點多鐘。我拿出日記簿來，把我的愉快統統寫了上去，以爲我可以寫下六張，明天好讀給瑪霞聽，誰知我的頭腦很昏亂，像做夢一般的模糊，什麼都不記得，只記得芙雅的事，我想寫「可憐的芙雅」我能夠寫：「可憐的芙雅」樹葉撼動，快要下雨了。烏鴉叫着，我那瑪霞，剛去睡覺，臉上好像很憂愁似的。』

李克庭許久不寫日記了。八月初有大考，十五以後，又將開課。每天他總是在九點鐘以前動身到學校裏去，十點鐘以前，他要看一看錶，想念瑪霞和他的新房子。在低級他叫學生默寫，自己便閉着眼睛夢想；他夢想到將來，或是回憶着過去，他覺得一切都是非常有趣，好像童話一般。在中級的學生高聲讀着歌，郭里或是普希金的散文使他要打瞌睡。他幻想着樹，田，人，馬，便嘆了一聲：『好極了！』學生們還以爲他在稱讚文章呢。

正午休息的時間內，瑪霞用白手巾裹着點心送來，他一定要細細咀嚼，使得快樂的

享受可以延長一點。易布離的點心，除了麵包以外，沒有別的。他尊敬而且忌妒的看着他，說着盡人皆知的話，比方說：『人不吃東西就要餓死。』大半是這一類的話。

學校裏上過課以後，李克庭立刻又到胡爾夫家裏去授課。一直到六點，方纔回家，他很心焦，好像過了一年似的。他要喘着氣跑上樓梯，去找瑪霞把她一把拖住，連連接吻，說了好幾聲他愛她，沒有她就不能生活，又說他到了學校以後，放心不下，戰慄的問她過得怎樣，問她爲什麼這樣憂傷。於是他們就一同用晚餐。晚餐後，他躺在書房的睡椅上吸烟，他便坐在她的旁邊，低低的說話。

現在他最快樂的日子是星期和假日，他可以從早到晚，整天住在家裏不出去。這些日子過得非常愉快而且天真，好像一首牧歌。他看聰明而且有經驗的瑪霞治家，總是看不厭，他也想來效勞，便做一點沒用的事。——例如，從馬槽裏把馬車拉出來，看看壞了沒有壞。瑪霞有一個牛乳房，養了三條牛，地窖裏放了許多缸牛乳，和許多罐酸牛酪，她還藏了許多牛油。有時，李克庭向她開玩笑，問她要一杯牛乳，她覺得違犯了她的規則，非常生

氣；但他却笑着摟抱她，說道：

『吾愛，我跟你開玩笑呀！我跟你開玩笑呀！』

每逢他在櫃子裏找到一塊腐臭的牛酪，或是硬得同石頭一樣的臘腸，她總要嚴肅的說道：

『拿給僕人去吃好了。』

這時他也就笑她太小氣。他覺得像這樣一小塊東西，還不夠放在捕鼠機裏給老鼠吃的，她就要溫和的答道，男子是不會治家的，僕人並不曉得好歹，就是給他們好食物，他們也是一樣的接受。於是他就很贊成，熱烈的擁抱着她。不管什麼事，只要是瑪霞做的，總是好的。

有時他陷入深思，談起一個抽象的問題，她一面聽着，一面就要驚奇的向他呆看。

他總是摸着她的手指，或是替她打辮子，打打又解開，在這時候，常向她說：『我的愛人，我對於你不知多麼的快樂。不過我不把我自己的快樂當作偶然的，好像從天上掉下

來的一般。這種快樂是自然的，永久的，合理的。我相信人是自己快樂的創造者，現在我正享受着我自己創造出來的快樂。我不說謊：我自己創造這個快樂，是應該享受的。你知道我的過去。我的不幸的兒時，父母雙亡；我的憂傷的少年時代，貧窮——一切都是掙扎，一切都是我走向快樂之路……」

在十月間，學校裏遭了重大的損失：易布離頭上害丹毒，生病死了。在他死前兩天，他還不知道要死，精神錯亂，就是在精神錯亂的時候，他還是說着盡人皆知的話：

「倭爾加河是流到裏海去的……馬是吃麥子和稻草的……」

在他出殯的一天，中學校裏停課，以示哀悼。他的同事和學生都隨着棺材送殯，沿路唱着讚美歌，一直送到墓穴。三個修道士，兩個牧師，他的全體學生，中學的校旗，以及穿漂亮長衫的唱詩班，聯成了一個行列，路過的人遇見這個嚴肅的行列，都在自己身上，畫個十字。

李克庭從墓地裏回來，非常感動，從桌上拿起日記簿寫道：

『我們剛纔從易布離的墓地裏回來。勤墾的工人，在地下安眠罷！瑪霞，芙雅，以及一切送殯的婦人都真心真意的哭了，也許因為她們知道這個寂寞而且卑微的人不會被女子愛過。我想在我同事的墓前說幾句話，但人家警告我，這樣做去，校長會要不高興的，因為校長不大歡喜我們那可憐的朋友。我相信自從結婚以後，這是我第一天感到重壓的苦悶。』

這一年來，此外便沒有別的重要事情可記。

冬天不大冷，沒有嚴霜，只有溼雪；例如，在主顯節的前夜，狂風整夜的怒吼，好像秋天一樣，水從屋頂淅淅零零的滴了下來；早晨要行祝水的儀式，警察不許人們在冰上走，恐怕冰要溶解。李克庭不管天氣怎樣壞，依舊同夏天一樣的快樂。實在的，他還要別種快樂，便學着打紙牌。只有一件事使他不高興，使他發怒，好像有意不讓他完全快樂似的：貓和狗也算是他妻子嫁奩的一部分。房間裏時常有動物園的氣息，早晨的氣息尤其難聞，簡直沒有法子想；貓時常與狗相打。討厭的小母狗一天要餵十二次，她還滿意於李克庭，

向他『汪……汪……汪』的叫。

四旬齋的一天晚上，他從俱樂部打完紙牌回家。天色黑暗，大雨滂沱，滿地泥濘。李克庭心裏有不快的感覺，也不覺得雨淋的苦。他不知道自己的不快，是因了打紙牌輸了十二個盧布呢，還是因了他們坐下以後，有一個賭客說李克庭自然有錢，靠他妻子的嫁奩過日子。他輸錢倒並不悔恨，賭客的話也不生氣；不過他還是覺得不快。甚至不願意回家。他在一個燈柱下立定，說道：『真可怕！』

他想起輸了十二個盧布所以不悔恨的原因是因爲這些錢是不勞而獲的。如果他是工作得來的，一定會知道每一個小錢的可貴，也就不至於這樣輸贏無所關心了。他想起，他的幸福都是偶然得來的，簡直多餘無用，好像健康的人有了藥一般。如果像大多數人一樣，急急於尋求麵包，掙扎圖存，胸和背都工作得酸痛起來，自然應該有一個溫暖舒適的家庭，喫着甜美的晚餐，享着家庭的樂趣；他自己竟愈想愈糊塗了。

他自己知道，這些想頭不是好現象，便又說了一句：『真可怕！』

他回家的時候，瑪霞已經睡在牀上：她平勻的呼吸着，微笑着，顯然是睡得很舒適。白貓蹲伏在她身旁，嗚嗚的叫。李克庭點燃了蠟燭，獨自慢慢的吸烟，瑪霞醒來時，很貪的喝了一杯水。

她笑着說道：『我糖果喫得太多了。』停了一會又問道：『你到我家裏去過麼？』
『沒有。』

李克庭已經知道芙雅最近有意要嫁給白倫基隊長，現在白倫基要移駐西部省分，已向城中各處辭行，所以岳父的心中很是悲傷。

瑪霞坐了起來，說道：『芙雅今天晚上來過了。她什麼話都不說。可憐的姊姊，面色很難看呢！白倫基我一看就討厭，又胖又腫，跳舞的時候，兩頰都搖動起來……要是我，怎麼樣也不會看中他。不過他是個上等人罷了。』

李克庭說：『我也以為他是個上等人。』

『那麼他爲什麼待芙霞這樣壞呢？』

李克庭看見白貓弓起背來，非常討厭，卻又無法對付，只顧答話：『爲什麼待芙霞壞呢？據我所知，他既沒有求婚，也沒有允婚呀。』

『那麼他爲什麼時常要到我家裏去呢？他如果不想娶她，就不應該常去呀。』

李克庭滅燭上牀。他不想躺下。但覺頭腦空洞得像荒漠一般，特別的新念頭在他的腦子裏遊走，好像高大的黑影。他想起在神像前薄暗的燈光以外，在他和他的小貓和平愉快的小世界以外，還有別的世界……他熱烈的想到別的世界去，在工廠做工，或是作文，或是印刷，激動起來，勞苦着自己，忍受着苦痛……他想做一件事，藉此可以忘記自己，他覺得個人的快樂未免太單調。忽然很清晰的想到薙光了鬍子的徐百亭，很兇惡的向他說：『你沒有讀過萊森！你是時代的落伍者！怎麼能夠播種呢？』

瑪霞醒來，又喝了一口水。他看着她的頸子，肥肩以及喉嚨，記起老團長在禮拜堂裏

所說的話——『美艷』

他含糊的笑着說：『美艷！』

睡熟的小母狗在牀底下說着夢話應道：『汪……汪汪！』

他不覺怒火中燒，恨不得罵瑪雷幾聲，甚至於想跳過去打她；他的心裏非常難過。

他壓住怒火問道：『那麼我常到你家裏去，就應該娶你麼？』

『自然。你知道得很清楚。』

『很好。』隔了一分鐘，他又說：『很好。』

李克庭不願多說話，要想免得心裏難過，便跑到書房裏，睡在睡椅上，連枕頭都沒有；後來又睡在地板上的氈子上。

他自言自語的說：『真沒有意思！你是一個堂堂中學教員……還想什麼別的世界呢？真是笑話！』

但是立刻他又感悟自己並非真的教師，不過是政府裏的僱員，混混麵包，一點也不稀奇。他並不是專研教育學的，不懂得教育原理，對於教育一點興趣都沒有；不會管理學生；不明白他教書於學生有什麼好處。可憐的易布離很傻，學生和同事都不高興他；而他

自己卻會弄一點小聰明，人家都以為他教授得很好。李克庭自己也不相信，怎麼這樣看不起自己，大概是因為腦子裏有了毛病了罷！

他每天早晨都嘲笑自己，稱自己為老太婆；但他也很明白，自己的心失去了平衡，也許從此不能恢復，在這三層樓的小房子裏，從此不會再感到快樂了。他知道幻滅昇華以後，新的無休止的生命將要開始，與平靜和個人享樂是矛盾的。

第二天是星期日，他在學校的會堂裏，遇見同事和校長。他覺得他們個個都很乖巧，不肯僂幹，也就同他們隨便敷衍。於是他到車站去等火車，他覺得獨自一人，不同別人談話，是再好也沒有的了。

他走到家裏，看見岳父和美雅正在用午餐。美雅的眼睛哭紅了，她說有點頭痛，謝立士喫得很多，他說現在的少年不大可靠，一點也沒有紳士氣。

他說道：『蠢極了！我要當面告訴他：「先生，蠢極了！」我一定要說。』

李克庭慫慫的微笑着，幫着瑪霞招待賓客，午餐後他又跑到書房，把門關了起來。

三月的陽光很亮的透過玻窗，溫暖的照在桌子上。這時還不過二十號，遊春的馬車已經在街上響動，而花園裏的小鳥也爭鳴起來了。像這種天氣，瑪霞要跑進來，一隻手臂搭在他的頸子上，告訴他馬已套好，或是馬車已在門口等待，問她要她穿什麼衣服。春天還是同去年的春天一樣，愉快也是一樣……但李克庭心裏想，最好有一個假日，好到莫斯科，住在老家裏去。隔壁他們正在喝咖啡，談到隊長白倫基，他聽不聽他們的話，便在日記裏寫道：『天哪，我在哪裏呢？我的四周都是鄙俗，鄙俗。疲倦而又無用的人，酸牛酪的罐子，牛乳的缸子，油蟲，傻女人……再沒有比鄙俗更可怕，更悶人的了。我一定要逃走，今天就要離開這裏，不然我要瘋了！』

洪禮齊

一

在S省城遊玩的客人，都說那裏的生活太孤寂，太單調，於是S城裏的人，好像防衛他們自己似的，便說S城並不壞，有圖書館，有劇院，有俱樂部；還有跳舞場；甚至還有聰明和諧，趣味濃郁的家庭，不妨去結識結識。就中最文明最有藝術趣味的不得不推陶謹的家庭了。

這個家庭自己有房屋，建在大街上，就在總督衙門旁邊。陶謹自己——又矮又黑，一點小鬍子，還算漂亮——時常爲了慈善事業，在舞臺上表演愛美劇，他總是扮那年老的將軍，咳嗽得很有趣。他有一肚皮的古事，謎語，成語，很歡喜說笑話，有時做出一種表情，你

簡直猜不透他是說的正經話，還是開玩笑。他的妻子薇娜——一個很瘦很好看的太太，——會做長短篇小說，很喜歡高聲的讀給客人們聽。女兒意迦是個小姑娘，喜歡彈鋼琴。總之，這一家人個個都有特別的才能。他們歡迎客人，各自純樸和悅的顯出本領，以使賓客娛樂。他們的石屋在夏天廣大而且涼爽，一半的窗子朝着樹蔭繁密的老花園，到了春天，夜鶯常在那裏唱歌。屋子裏一有了客人，廚房裏的刀叉也就響了起來，院子裏佈滿葱油的氣息——顯然晚餐是很豐盛的。

洪禮齊自從做了縣醫以後，便在S城外六里遠的大理村住下，他也聽說陶謹是個有趣的人，像他這樣斯文，應該同他結識結識。在冬天有人在街上把他介紹給陶謹；他們談到天氣，劇院以及霍亂；接着陶謹便請他過去玩。春天的一個假日——這時是昇天節——洪禮齊診過病人以後，便到城裏去尋一點快樂，趁便還想買一點東西。他信步走着（這時他還不曾買馬車）時時哼着：

「在我飲乾生命之杯的眼淚以前……」

到了城裏，他在菜館裏飽喫了一頓，又在花園裏散了一回步，忽然想起陶謹請他去玩，他便決定去拜訪陶謹，看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人。

陶謹走出階沿來迎接他，說道：『你好麼？難得難得！你到這兒來可真不容易，請都請不到呢。請進罷，我要把我的好人兒介紹給你。』他便把醫生介紹給他的妻，說道：『薇娜，我曾經向他說過，像他這樣的人是不應該整天坐在醫院裏的；他應該把暇時用在社交上。吾愛，你說是不是？』

薇娜請客人坐在她旁邊，說道：『坐在這兒罷。你可以同我伴舞。我的丈夫喜歡喫醋——他是一個奧賽洛（Othello 是莎翁劇奧賽洛的主角——譯者）但是我們不妨小心一點，讓他看不出破綻來。』

陶謹溫和的噤咕着說：『你這小鬼！』一面又吻着她的前額。他又向醫生說：『你來得正巧，我的好人兒剛寫好一部「偉大的」小說，預備在今天高聲朗誦。』

薇娜向她的丈夫說：『小約翰，喊誰給我們一點茶喝罷。』

薇娜又把洪禮齊介紹給意迦，她是個十八歲的姑娘，又瘦又美，很像她的母親。她的孩子氣依舊很重，溫和而且微弱；她那寬大的胸脯，健康美麗，顯然是春天，真的春天。

於是他們喝茶，還喫菓子醬，蜜糖，糖菓以及很好的餅乾，一喫到嘴裏就溶掉了。晚間，別的客人們漸漸齊集，陶謹眯着笑眼對每個來賓道：

『歡迎，歡迎！』

於是他們都很嚴肅地坐在會客室裏。薇娜讀着她的創作。這部小說是像這樣開始的：『風霜淒厲……』窗子都打了開來，廚房裏刀叉響了起來，佈滿葱油的氣息……坐在溫軟的圈椅裏非常舒服；到了薄暗時分，燈都燃了起來，充滿了溫暖和睦的氣味，夏夜的談笑聲從街上傳了進來，紫丁花的香氣從院落送了進來，使人很難感到風霜淒厲的天氣，也不容易感到落日的寒光照在雪山頂的旅客身上。薇娜讀到一個美麗年輕的伯爵夫人在鄉間建設學校，醫院和圖書館，同一個漂泊的藝術家戀愛；她又讀到真實生活中難以遇到的事，但聽起來依舊是很愉快的，使人感到舒適晴朗，簡直不想起身。

陶謹溫和的說：『還不壞……』

有一個客人聽着，心神不知飛越到什麼地方去了，輕輕的說：

『是的……真的……』

一點鐘，兩點鐘過去了。在城裏附近的花園樂隊奏了起來，唱着和歌。薇娜合上手稿，客人們靜默了五分鐘，聽那樂隊唱歌，這歌聲不是在小說裏的，而是在真實生活裏的。

洪禮齊問道：『你在雜誌上發表過短篇小說麼？』

她答道：『沒有，我沒有發表過。寫完就放到櫥裏去了。爲什麼要發表呢？並不是沒有麵包喫呀。』

爲了某種緣故，大家都嘆息了。

陶謹向他的女兒說：『意迦，現在你來彈鋼琴罷。』

意迦揭開了鋼琴蓋，打開了樂譜，就坐下用兩手試彈一下，又用力彈了一下，於是彈了起來，肩膀和胸脯不住的動着。她執拗地彈着一個調子，用力很大，彷彿要把音鍵鏗下

鋼琴底去似的。會客室裏充滿了這種琴聲；地板，天花板以及器具，一切都回響着……意迦奏着很難彈的一段，只覺得難彈得有趣，拖長而且單調，洪禮齊聽着，幻想到小石子落到深谷，一個勁兒的落，巴不得她能夠不落纔好；同時意迦練習得面紅筋漲，強而有力，一束頭髮披散在前額上，很使他感動。在冬天消磨於大理村中醫治貧苦的病人以後，忽然坐在會客室裏，看着這位純潔年輕，多才多藝的姑娘，聽着這樣嘈雜，可怕，依舊有些文明的歌聲，到底是很愉快的，很新奇的……

意迦彈完鋼琴，站了起來，陶謹高興得流淚，向他的女兒說：『意迦，你從來沒有彈得像此次這樣好。』

大家都圍攏到她身旁來，祝賀她，表示欽佩，說是久已不曾聽過這樣好的音樂，她微笑的靜聽，顯出勝利的表情。

『好極，好極！』

洪禮齊也跟着大衆的熱情走，說道：『好極！』又問意迦道：『你從哪裏學來的？』

樂院裏學來的麼？」

「沒有，我只是預備要進音樂院，現在我還在余洛芙夫人門下學習。」

「你在中學畢過業麼？」

薇娜代答道：「不會。我們替她請先生在家裏教；你知道的，進中學寄宿風氣不大好。女孩兒家長大了，別人管教都沒有用，一定要母親管教。」

意迦說：「這有什麼，我是要進音樂院的。」

「不。意迦是愛她媽媽的。一定不會使她的爸爸媽媽傷心。」

意迦撒起嬌來，跺着腳道：「我一定要進去。我一定要進去。」

晚餐的時候，輪到陶謹來顯示才能了。他的眼睛笑着，說着故事，做着短詩，問着滑稽的謎語，自己來解答。他辯才無礙，只是談個不了。

這還不算。賓客們喫飽聽飽，跑到走廊，尋找衣服和帽子，僕人白維忙着奔走——白維是個十四歲的小孩，薙光了頭，兩頰突出——陶謹向他說道：「喂，白維，表演表演！」

白維做出失望的神氣，攤開兩手，悲哀的說道：「不幸的婦人，死了！」
個個人都狂笑起來。

洪禮齊走到街上，心裏想道：「真有趣！」

他走到飲食店喝了一點啤酒，於是步行回到大理村來；沿路歌唱着道：

「我聽你的聲音，軟弱而且可愛……」

睡在牀上，雖是走過六里路，一點也不感到疲倦。反之，他似乎還能夠走二十里。
他想到：「還不壞，」微微一笑，便睡熟了。

二

洪禮齊又想到陶謹家裏去，只是醫院裏有許多事情要做，簡直抽不出空閒工夫。就像這樣忙於工作，寂寞的過了一年多。但有一天城裏來了一封信，信封是淡藍色的……

薇娜病了許久，加之她的女兒又時常恐嚇她，說是要進音樂院，病就更加重了。請過

城內許多醫生，都沒有效驗，現在臨到洪禮齊的頭上來。薇娜寫給他一封懇切的信，求他來搭救她的痛苦。洪禮齊去了，從此便時常到陶謹家裏去……他居然把薇娜的病漸漸治好，她便在朋友面前，誇獎他醫道高明，平常的醫生都趕不上他。但現在洪禮齊到陶謹家裏，卻不是爲了治病了……

這一天是假期。意迦在鋼琴上練習了許久，覺得很疲倦，剛剛罷手。於是大家在餐室又坐了多時，喝着茶，聽陶謹說着有趣的故事。忽然門鈴響動，陶謹便到走廊裏去迎接客人。洪禮齊趁此時機，很煩惱的低聲對意迦說：

「看上帝面上，我求求你，不要使我失望；我們到花園裏去罷！」

她聳了聳肩，也很煩惱，不知道他對她懷着什麼念頭，但她卻立起身來走了。

他跟着她，說道：「你彈了三四個鐘頭的鋼琴，又陪你母親坐了多時，我簡直沒有機會同你談話。我求求你，至少允許我同你談二十五分鐘。」

秋天到了，老花園裏只剩下靜寂和感傷；枯葉堆積在路上。天色很快的就要黑下來。

洪禮齊繼續說：『我有整整的一個星期不會看見你，你知道我的心裏是怎樣的難熬呵！我們坐下罷。我講給你聽。』

他們在花園裏有一個很好的地方：在古老的楓樹蔭下有一把長椅。現在他們就坐在這把長椅上。

意迦像煞有介事的冷冷的說道：『你要怎麼樣？』

『我有整整的一個星期不會看見你；也許久不會聽見你說話了。我熱烈的想念你；渴欲聽你說話。你說罷。』

他被她的活潑，眼和頸的純樸表情所吸引住了。她雖是衣服蒙蔽了身體，他總覺得她非常迷人；同時，他又覺得她非常聰明伶俐。他可以同她談到文學，談到藝術，以及一切他所喜歡的學問；也可以同她談到人生，只是一同她談到嚴肅的話，她就不自然的笑着，否則便是逃到屋子裏去。她與鄰近的姑娘們一樣，所讀的書很多。（在S城中男子不大讀書，幾乎成了定理。據圖書館裏的人說，如果沒有女子和年輕的猶太人來借書，圖書館

簡直就可以關門了。這個使得洪禮齊無限歡喜；他時常懇切的問她，近些天看些什麼書，她講給他聽，他就服從的聽着。

現在他問道：『我一個星期不曾看見你，你在這個星期內看些什麼書呢？請你告訴我罷。』

『我看過不塞姆斯基。』

『書名是什麼？』

意迦答道：『書名叫做千人。』

她忽然立起身來，向屋內跑去，洪禮齊驚呼道：『你到哪裏去？我一定要同你說話；我想表白我自己……懇求你，再聽我說五分鐘的話罷。』

她停了脚步，似乎要想訴說什麼似的，後來很生硬的塞了一張紙條在他的手裏，跑回家來，又坐在鋼琴上了。

洪禮齊拿來一看，上面寫的是：『今晚十一點鐘到墓地裏來，在德美替墓畔等待着。』

他醒悟過來，想道：『不大高明。爲什麼要在墓地呢？幹什麼呢？』

顯然意迦是拿他開玩笑。不然爲什麼不在街上或是花園裏約會。一定要指定在墓地相會呢？一個縣醫，聰明而且正直，在墓地呆等，這種傻事，就連小學生都要覺得有些滑稽罷？這個羅曼司結果究竟怎麼樣呢？同事們知道了這件事，不是要傳爲笑柄麼？這些都是洪禮齊心裏所想到的，他在俱樂部繞着桌子遲疑着，到了十點半鐘，他立刻向墓地走去。

現在他自己已經有了一對馬，馬車夫名叫潘力，穿着紫背心。月光很亮。天氣溫暖，正是初秋光景。狗在城外屠殺房附近亂叫。洪禮齊在城市的末端一個偏僻的街道下車，徒步走到墓地裏去。

他想到：『各人有各人的癖性，意迦也有意迦的癖性。誰知道呢？也許她不是開玩笑，也許她真的要來呢。』他像這樣微弱空虛的希望着，非常煩惱。

他在麥田裏走了半里路；墓地，在遠遠的顯出一條黑的紋路，好像一個樹林或是大

的花園。漸漸的看見白石牆和大門……在月光下他隱約的辨出上面寫着『大限臨頭』。洪禮齊從小門走了進去，首先接觸眼簾的，就是大路兩旁的白十字和墓碑，還有十字架和墓碑以及白楊的黑影。一路都是白的黑的，酣眠的樹將枝兒低垂在白石上。此地似乎比麥田裏明亮一些；楓葉的影子灑在地上，彷彿野獸在黃沙地上的脚印，連墓碑上的墓誌銘都可以看得清楚。洪禮齊有生以來第一次看見這些東西而受刺激，也許將來他也不會再看見這些東西了；這裏的世界與別處不同，彷彿睡熟在搖籃裏，月光溫柔而且美麗，這裏沒有生命，什麼都沒有；但在每一株黑暗的楊樹裏，每一座墳墓裏，都有些兒神祕，顯出生命是和平，美麗而且永久的。墓石，殘花以及秋葉的氣息，全都說出饒恕，傷感以及靜寂。

四圍的一切都沈默；星兒靜寂的在天空閃耀着，洪禮齊的脚步聲自己聽得很清楚，又聽見禮拜堂的鐘聲，幻想着自己死了，將永遠埋葬在這個地方。他覺得彷彿有人在窺探他，不是靜寂和平，卻是窒塞的失望，無生的疲倦……

德美替墓是個聖殿的形式，頂上有一個天使。有一次意大利的歌舞團到S城來，死了一個女優，便葬在這個地方，這個墓碑便是紀念她的。城裏沒有一個人紀念她，但門口的燈光卻反映着月光，似乎是在燃燒的樣子。

那兒沒有一個人，說實話，半夜裏有誰肯來呢？但洪禮齊卻依舊等待着，好像月光溫暖了他的熱情，他熱情的等待着，幻想到接吻和擁抱。他在墓旁坐了半點鐘，又在墓道上踱來踱去，帽子捏在手裏，一面等待，一面默想到許多婦人和少女，以前也曾以美色迷人，受人百般撫愛，彼此燃燒着熱情，現在卻都葬在墓中了。聖母爲什麼要這樣的戲弄人間呢？一想起這些，使人如何的垂頭喪氣呵。

洪禮齊想到這裏，幾乎要哭了出來。他渴望着戀愛，隨便犧牲什麼，都是願意的。在他的眼裏看來，天使不是石膏像，卻是月光下面美麗潔白的裸體。他看見石膏像羞人答答的藏在樹影裏，感到她們的溫暖，戀慕之心緊緊的壓迫着他……

雲兒似乎垂下的簾子，把月亮遮住，忽然一切都黑暗。洪禮齊不辨門在何處——

秋夜總是這樣黑漆漆的。他足足走了一點半鐘，纔找到他所停車的偏僻街道。

他對潘力猛說：『我疲倦得很；腿都立不住了。』

進了車子，他纔舒了一口氣，想道：『唉，我不應該長得這樣胖！』

三

第二天晚上他到陶謹家裏去求婚。偏偏他來得不湊巧，意迎正在請理髮師理髮，她預備到俱樂部跳舞去。

他又在餐室裏坐了許久，無聊的喝着茶。陶謹知道客人很寂寞，便從背心的口袋裏，掏出一封有趣的信，是一個德國女廚子寫的，讀給他聽。

洪禮齊失神的聽着，心裏卻想：『我希望他們陪送一副好嫁粧。』

因為昨夜一晚未睡，所以今天晚上他有些昏昏沈沈的，彷彿喝過甜蜜的催眠藥水似的：他的靈魂裏籠罩着霧，但卻愉快而且溫暖，同時又有一種嚴冷而且重壓的碎片在

他的腦子裏反映着：

『還是及早回頭罷！她配嫁給你麼？她是浪漫放縱的，一直要睡到下午兩點鐘纔起牀，而你卻是牧師的兒子，縣裏的醫生呀……』

他想到：『這有什麼要緊？我可不管。』

碎片繼續說：『再說，你如果娶了她，她家裏的人一定不讓你在鄉裏醫病，要你住在城裏。』

他想到：『不管他，城裏就城裏。他們會有嫁粧給我的；我們一定能夠過得很好。』

終於意迦進來了，穿着跳舞衣服，小小的頸子，愈加美麗；洪禮齊大加稱讚，後來狂熱得什麼話都說不出來，只是看着她笑。

她說了聲再會，他自然不能再留，只得立起身來，說是時候不早，他該回家了；病人都等待着他在等待着。

陶謹說：『既是要去，沒有法子。你趁便把意迦送到俱樂部裏去罷。』

這時天上落着雨，天色黑暗，他們只能從潘力猛劇烈的咳嗽聲裏，辨出馬車停在什麼地方。車蓋撐了起來。

陶謹把他的女兒送入車內，說道：『我站在這兒，你坐在這兒，他坐在那兒。』

馬車的輪子動了。

洪禮齊說道：『昨天我到墓地裏去過，你太沒有憐憫心了……』

『你到墓地裏去過麼？』

『是的，我在那裏一直等到兩點鐘。我喫苦……』

『喫苦，誰叫你連開玩笑都不懂呀。』

意迦想起他竟這樣熱烈的愛她，非常得意，不禁哈哈大笑，忽然又嚇得尖叫一聲，因為就在這個時候，馬進了俱樂部，大大的轉了一個灣，馬車幾乎翻了過來。洪禮齊趁此把手臂抱住她的腰；她因為恐懼，便縮到他的身上來，他情不自禁，熱烈的吻着她的嘴唇和紅頸，把她抱得更緊。

她冷冷的說：『夠了，夠了。』

一分鐘後，她已不在車內，燈光輝煌的門口，警察討厭的聲音向潘力猛喝道：

『走開去。你這東西，站在這裏幹什麼？』

洪禮齊趕車回家，不久又回到俱樂部裏來。穿着別人的禮服，白色的硬領結在頸子上搖盪着，幾乎要飛了出去。他在會客室裏坐到半夜，現在熱情的向意說道：

『唉，人們是不大知道不得戀者的心理的。我覺得從來沒有一個人真實的寫過戀愛，我不相信這種溫柔愉快而又痛苦的感情是能夠用筆墨形容出來的，有經驗的人又大都不肯老老實實的說真話。何必說許多不需要的美麗辭句呢？我的愛是不可限量的。我求，求求你，』洪禮齊終於說了出來，『做我的妻子。』

意迦想了一會，嚴肅的說道：『洪禮齊，洪禮齊！你的要求我很引以為榮幸。我欽佩你，只是……』她立起身來站着說道：『只是，請你恕我，不能做你的妻子。我們且正正經經的談幾句話罷。洪禮齊，你知道我愛藝術甚過人生的一切。我崇拜音樂；我熱烈的愛着音

樂，我將畢生獻給音樂。我想做藝術家，想要名譽，成功和自由，你卻要我依舊住在S城裏，過那空虛無用的生活，這種生活我實在忍受不了。做妻子——呵，請你恕我，一個人應該有高大光榮的目標，結婚生活要使我永遠都受束縛。洪禮齊，洪禮齊，你是一個聰明能幹的人，你比誰都要好……」說到這裏，她的眼淚流了。「我滿心感謝你，只是……只是你要明白……」

她扭轉身子，走出會客室，以免哭泣出聲。

洪禮齊心如刀刺，茫茫然出了俱樂部，走到大街上，首先撕壞了硬領結，舒了一口氣。他有一點害羞，他的虛榮受了損傷——他想不到會受她拒絕——不相信一切他的夢想，他的希望，他的苦悶，竟會得到如此可笑的結果，好像一篇愛美的小戲劇所表演的一樣。他對於自己的戀愛很苦悶，恨不得大哭一場，又恨不得在潘力猛的寬肩上，用他的雨傘，盡力打他一下。

他一直病了三天，不喫不睡；後來他聽說意迦到莫斯科去進了音樂院，他便漸漸病

愈起來，生活如常了。

後來，有時他想起自己曾在墓地呆等，又曾找遍全城去借禮服，便伸了伸懶腰說道：

「真倒霉！」

四

四年過去了。洪禮齊在城裏的生意漸漸的好了起來。每天早晨他在大理村把病人匆匆的看完，便進城來看城裏的病人。現在他的馬車已經不只兩匹馬，卻有三匹馬了，並且馬身上還帶得有鈴鐺，晚間總要很遲方纔回家。他長得更加胖了起來，只好時常走路，以求減輕重量，但走了沒有多少路就要喘氣，實在沒有法想。潘力猛也長胖了，長得愈胖，他愈加嘆氣，訴說自己命運不佳：他已經倦於趕車了。

洪禮齊時常到各種人家裏去治病，遇見許多人，卻沒有同他們熟識。人們的談話，人生觀，甚至外貌都使他討厭。經驗逐漸教給他，每逢他同人家打牌喝酒，人家便覺得他是

和藹可親的；人家一聽見他講無用的話，如政治，科學之類，就要茫然不知所措，否則便是搖手失望而去。甚至洪禮齊想對自由的公民說，人類的文化進步，總有一日要廢除護照和刑罰的，自由的公民都要疑慮的，看着他，向他問道：「這樣豈不是無論何人都可以在大街上胡亂殺人了麼？」每逢喝茶或是晚餐時，洪禮齊向大眾說，一個人應該作工，不應該活在世上，遊手好閒，大家又以為是受了侮辱，怒氣勃勃的要同他講理。人們什麼事都不做，什麼事都沒有興味，簡直沒有話可以同他們談得上來。洪禮齊只好整天的不說話，喫喝打牌，有人家請他宴會，他就坐下默默的喫，看着盤子，什麼話都不說。一切他所聽見的話都是沒趣的，不正當的，愚蠢的；他的心裏很厭惡他們，但卻不說出來。因為他時常靜坐，看着盤子，城裏人便替他起了做綽號，叫做「高傲的竹竿」，高傲或者有之，竹竿却適得其反了。

他很歡喜戲館和音樂，但他尤其歡喜打牌，每晚總要打三個鐘頭。他還有一種遊戲，漸漸於不知不覺間成了習慣，每晚他要把治病所得的錢從口袋裏拿出來，有時他的鈔

票——黃的也有，綠的也有，有的是香味，有的是酸味，有的是花露水味，有的是臭鹹魚味——竟有七十盧布之多；每逢聚到幾百，便存在互助銀行裏，記在賬簿上。

自從意迦走後，四年之中，他只到陶謹家裏去過兩次，這兩次並且還都是薇娜請他去的，因為薇娜的舊病還沒有斷根。每年夏天意迦回家與她父母同居，他也不曾去看過她一次。

現在四年已經過去了。有一天早晨，天氣晴和，一封信送到醫院裏來。這封信是薇娜寫給洪禮齊的，她請他去看她，並且這一天還是她的生日。下面的角上還寫着：「意迦附筆問候。」

洪禮齊想了一會，晚上便到陶謹家裏去。

陶謹迎接他，眯着笑眼道：「難得，難得！歡迎，歡迎！」

薇娜頭髮已白，樣子很老，拉着洪禮齊的手，嘆息道：「醫生，你不來看我了。你不來看我們；我的年紀老了。但是現在有一個年輕的來了，也許她的運氣要好一些罷。」

意迦呢？她長得更瘦更白，比以前還要美麗，只是純樸天真的心情已經失去，完全是大人的樣子了。她的舉動和表情添了一點東西——膽小而且拘束，好像她自己不是住在家裏似的。

她伸出手來給洪禮齊握，說道：『多少夏天，多少冬天了呵！』他知道她的心是在劇烈的跳着；她又驚奇的看着他，繼續說：『你胖得多了！被太陽曬黑了，很剛毅的，但全體看來，改變得卻很少。』

現在他也想起她動人的地方，很動人的地方，但她總似乎少一點什麼，或者多一點什麼——他自己也說不出究竟是什麼東西，不過總覺得她不像以前那樣的可愛了。他不喜歡她的蒼白，她的新的表情，她的微笑，她的聲音，不久他連她的衣服都不喜歡了，連她所坐的低椅子都不喜歡了；他想起從前幾乎要娶她過來，便愈加不喜歡她。他想到四年前他所煩惱過的戀愛，夢想以及希望——覺得很難過。

他們喝茶，還吃餅乾。於是薇娜高聲的讀着小說；她讀的是真實生活內難以遇到的

事情，洪禮齊聽着，看着她那美麗的白髮，等待她讀完。

他想到：『不會寫小說的不是傻子，不會掩飾的纔是傻子。』

陶謹說道：『很不壞。』

於是意迦很嘈雜的在鋼琴上彈了許久，彈完以後，人家依舊多餘的感謝她，溫和的稱讚她。

洪禮齊想道：『幸虧我沒有娶她。』

她望着他，顯然盼望他請她同遊花園，但他卻默不作聲。

她走到他面前，說道：『我們來談話罷。你過得好麼？做些什麼事呢？事情怎麼樣？這幾年來我時常想念到你。』她接着又很興奮的說：『我想寫信給你，還想親自到大理村來看你。本來我決定要到你那兒去，後來我想還是不去的好。誰知道你現在待我的態度是怎樣了呢？我今天這樣熱情的來同你說話，你還是陪我到花園裏去罷。』

他們走到花園裏，依舊坐在老楓樹下的長椅上，同四年前一樣，天色黑了下來。

意迦問道：『你過得好麼？』

洪禮齊答道：『還好，終日奔波而已。』

他再也想不出別的話來。他們都沈默着不響。

意迦兩手遮着面孔說道：『我很高興！請你不要管這些。我在家裏，非常高興；很歡喜看見往日的朋友。這是難得的愉快。這引起我多少回憶呵！我想我們能夠談個不休，一直談到天亮。』

現在他湊近看看她的面孔，她那閃光的眼睛，在黑暗裏她顯得比在房間裏年輕了許多，昔日天真的表情似乎也回復了。真的，她驚奇的看着他，好像要把他觀察得仔細一點，想要看看這樣一個人，從前是這樣狂熱，這樣溫柔的戀着她，後來却沒有成功；她的眼睛傳着神，感謝他那次的戀愛。他回想到往事，連很細微的事都想了出來；他怎樣在墓地裏等待，怎樣在早晨疲倦的回家，忽然他憂傷起來，懊悔過去不該這樣做。溫情又在他的心裏燃燒起來。

他問道：「你還記得我帶你到俱樂部去跳舞麼？那天的天氣很黑，下着雨……」

現在溫情在他的心裏燃燒，想要說話，想要嘲笑以前的生活。

他嘆息一聲道：「唉！你問起我過得怎樣，做些什麼事情。我什麼事情也沒有做。我老了，胖了，遲鈍了。一天一天平淡的過去；生活滑了過去，沒有色彩，沒有印象，沒有思想……白天替人家治病賺錢，晚間到俱樂部裏去打牌喝酒，生活得一點趣味都沒有。沒有一個紳士是我所看得起的。」

「你的工作是人生神聖的工作，你很喜歡談到你的醫院。以前我是那樣一個古怪女子，想做鋼琴大家。現在一切年輕的女子都會彈鋼琴了，我也同別人一樣的彈着，一點都不希奇。我這個鋼琴家，與我母親那個著作家一樣的不值錢。自然，我以前不了解你，後來你到了莫斯科，便時常想念你了。我除了你以外，別的人都不想。做縣醫真有趣；起死回生，拯救世人真有趣！」意迦熱情的重復說着：「我在莫斯科一想念到你，我便把你當作理想的，崇高的……」

洪禮齊想到每晚很高興的從口袋裏掏出鈔票來，他心裏的熱情就消滅了。

他立起身來，走到屋子裏去。她連忙挽着他的臂同行。

她繼續說：『我看來看去，只有你是最好的人。此後我們互相來往，好不好？允許我罷。我不是鋼琴家；現在我不會一誤再誤了，在你面前，我一定不彈鋼琴，也不談到音樂。』

他們到了屋裏，洪禮齊在燈光下看見她的臉，她那憂傷、感激、搜尋的眼睛釘着他，使得他很不舒服，心裏又想到：

『幸虧我以前沒有娶她。』

於是他起身告辭。

陶謹送他出去，說道：『你真不應該不用晚餐就走，你既一定要走，也不便強留。好罷，表演罷！』這最後一句是對着走廊上的白維說的。

白維現在已經不是小孩，卻是一個有鬍子的少年了，他依舊做出失望的神氣，攤開兩手，悲哀的說道：

「不幸的婦人，死了！」

這些都使得洪禮齊煩惱。他上了馬了，回頭看了看黑暗的房子和花園，從前是非常親切的，也立刻想起了一切——薇娜的小說，意迦嘈雜的音樂，陶謹的諧謔以及白維的假哭，心想如果城裏最有天才的人家也是如此的無趣，全城又怎麼樣呢？

三天以後，白維替意迦送了一封信來：

她寫給他道：「你不來看我們，爲什麼呢？我怕你對於我們變了心啦。我一想起就害怕。來罷，不要使我不安。」

「我有話同你說——你的意迦。」

他看過信。想了一會，向白維說：

「你向他們說，我今天事情很忙，不能夠去。三四天後我再上你那兒去罷。」

但是三天過了，一星期過了；他還是不會去。湊巧有一次他的馬車從陶謹家裏走過，心想應該進去敷衍敷衍，那怕是一分鐘也好，但再轉念一想，還是不會進去。

從此他再也不到陶謹家裏去了。

五

又是幾年過去了。洪禮齊愈加肥胖起來，連呼吸都不容易，走起路來，頭總是朝後的。他坐在三匹馬的車上，臉上又肥又紅，潘力猛不但臉上又肥又紅，連頸子都是又肥又紅，伸直了兩手，好像木頭一樣，對過路的人吆喝道：『靠右——』這是難忘的景象；不像是人，簡直是寶車裏的神道。他在城裏生意很好，忙得沒有工夫喘氣。在城裏已經有一所大邸，兩幢房屋。他還想買第三幢。在互助銀行聽說有一處房屋出賣，他就無禮的直衝進去，大踏步的在各個房間走，也不管半裸的女眷和孩子們驚奇的看着他，他用手杖頂開小門，說道：

「這是書房麼？這是寢室麼？這是什麼？」

他一面說，一面不住的喘氣，揩着額上的汗。

他有許多事情要做，但他依舊捨不得不做縣醫；他只想賺錢，恨不得立刻什麼地方都到。在大理村裏和城裏，大家常說：『洪禮齊到那裏去了呀？』或者是：『我們還是找洪禮齊來商量商量罷。』

大約他的喉嚨裏脂肪太多了罷，他的聲音改變了；聲音很微弱，很尖銳。他的脾氣也改變了；變得脾氣很壞。他一看見病人就有氣，時常用手杖敲着地板，皺緊眉毛問道：

『你好好兒的回答我所問的話罷！不要多開口！』

他很孤寂。生活很困倦；一切都不感興味。

在他住居大理村的這些年來，意迦是他唯一的戀愛，也許是他最後的戀愛。晚間他便在俱樂部裏打牌，後來便獨自坐在大桌子面前用晚餐。伊凡是最老而又最有禮貌的侍者，他便由伊凡伺候。俱樂部裏的廚房和侍者都知道他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竭力的

巴結他，不然他發起脾氣來，又要用手杖打着地板了。

每逢他用晚餐的時候，總要時常回頭，插嘴說話：

『你們談些什麼談？』

如果鄰近的桌子上有人談到陶謹，他就問道：

『你們談的是哪一個陶謹？是那個有一個女兒會彈鋼琴的麼？』

那就是洪禮齊生活的一切。

至於陶謹呢？陶謹並不顯得年老，一點也沒有改變，依舊開着玩笑，說着故事。薇娜依舊懇切而又純樸地向客人們高聲讀着自己的創作。意迦每天彈鋼琴四小時，顯然年紀大了，時常煩惱，每年秋天隨着她的母親到克里米半島去。陶謹送她們到車站，車開的時候，總是揩着眼淚，喊道：

『再會罷，一路平安。』

他搖着手巾送行。

白菱迦

這時是下午一點鐘。一條街上有一家布店，出賣巴黎時新衣料，生意非常熱鬧。店員單調的微聲，彷彿學堂裏先生叫學生背誦的聲音一樣。這種有規則的聲音，無論是女主顧的笑聲，還是玻璃門的撞擊聲，還是學徒的疾走聲，都不能把她打斷。

白菱迦是個瘦小的美麗姑娘，她的母親是開裁縫店的。白菱迦站在店中，好像找人似的。一個黑眉毛的學徒走到她身邊，很嚴肅的看着她問道：

『你要什麼？』

白菱迦答道：『我常向李古來買東西。現在我就是找他。』

李古來是個年青面黑的和悅人，穿着時式衣服，捲髮，頸巾上有一枚大針，已經在櫃

臺上做完一件主顧，伸着頸子，向白菱迦微笑。

他和悅而且誠懇的低聲喊道：『白菱迦！早上好！你要買什麼東西？』

白菱迦走到他面前說：『早上好！你看，我又來了……請你拿花邊給我看看。』

『花邊——做什麼用的？』

『胸衣的鑲邊——四圍都要鑲。』

『好的。』

李古來放了幾種花邊在白菱迦面前；她疲倦的-looking 着花邊，便問價錢。

李古來謙遜的微笑着，勸她道：『一盧布一碼並不算貴。這是法國花邊，純絲的……』

如果你要便宜一點的，還有一種普通貨，不過重一點。只要四十五戈比一碼；自然，質料就差多了。』

白菱迦俯身看着花邊，好像有心事似的，嘆息道：『我還要細珠胸甲，有帶子做鈕釦的。我們有珠子來配合麼？』

『有的。』

白菱迦在櫃臺上俯身更低，柔和的問道：『李古來，星期四那天，你爲什麼走得這樣早呢？』

李古來媚笑道：『欸！你注意到我走的遲早，真有點奇怪了。你同那個學生打得火一般熱……注意到我走的遲早，真有點奇怪了。』

白菱迦面孔通紅，默然不響。李古來顫抖着手，把盒子蓋好，無目的地一個一個的堆疊起來。大家沈默了一會。

白菱迦舉起眼睛，顯出很可憐的樣子說：『我還要珠邊。』

『哪一種？黑的還是彩色的？絲帶上鑲珠邊是最時髦的。』

『多少錢？』

『黑的起碼八十戈比，彩色的起碼兩個半盧布。』李古來又低聲加上一句說：『我再也不到你家去看你了。』

『爲什麼？』

『爲什麼？這是很簡單的。你自己總該明白。我又何必自找煩惱呢？這真是怪事！你以爲我看見那個學生同你要好，我的心裏高興麼？我全都明白。自從秋天起，他就同你形影不離，你幾乎每天同他出去散步；他在你身邊，你看着他，就彷彿他是天使似的。你同他戀愛；從此便誰也不在你的眼裏。完了，談話也沒有意思。』

白菱迦依舊默然不響。手指在櫃臺上動着，很不耐煩。

李古來繼續說：『我全都明白。我憑什麼還要再來看你呢？我也有點氣骨，不見得個人都是傻瓜。你要買什麼？』

『媽媽要我買許多東西，我全都忘了。我還要毛邊。』

『你歡喜哪一種毛邊？』

『最好的，最時新的。』

『現在最時新的是真烏毛。如果你要最時新的顏色，要算血玉髓頂好——那就是

紅色帶一點黃。我們有許多式樣。你們的戀愛怎麼會上手的，我真的不知道。你戀愛了，結果怎麼樣呢？」

李古來的眼圈都紅了。他把軟的烏毛拿在手裏，還是噤咕着說：

「你以為他會娶你麼？你還是不要妄想罷。學校裏是不准學生結婚的。你以為他看得起你，纔來跟你在一起散步麼？也許是罷！這些學生從來不把我們當作人類……他們一看見布店的店員和裁縫店的裁縫，便笑他們愚蠢，笑他們是酒鬼。學生們是不喝酒的，像我們這種沒有受過教育，頭腦簡單的人，他們一點都看不起，頭昂得高高的。呵！你要哪一種烏毛邊？他與你攜手同行，我們知道他後來的結果……他當了醫生或是律師，要記念你：他要說，「呵，我的美麗人兒真多，不知她現在是在什麼地方呢？」就是現在，我敢同你打賭，他一定要在朋友面前誇耀，說他結識了一個小女裁縫。」

白菱迦坐了下來，很痛苦的看了一堆白盒子。

她嘆道：「我不要烏毛邊了。我買錯了不大好，還是讓媽媽自己來買罷。我要六碼外

套的鑲邊，四十戈比一碼的。還要椰子鈕釦，有眼的，可以釘得牢一點，也是這件大衣用的……」

李古來包好了鑲邊和鈕釦。她可憐的看着他，顯然是還想他繼續講下去，但他卻只顧整理烏毛，靜默着不響，把臉孔掛了下來。

停了一會，她用毛巾抿着灰白的嘴唇說：「我忘了，還要買外衣的鈕釦呢……」

「哪一種？」

「是買給店員的妻子用的，所以要好看一些的。」

「買給店員妻子的，自然要好看一些的。這裏有幾顆鈕釦。有好幾種顏色——紅色，藍色，和時新的金色。很耀眼的。要雅緻的還是深黑色的底子，四圍用光亮的顏色。但我不明白，你自己明白麼？攜手同行，以後又怎麼樣？」

白菱迦俯身看着鈕釦，低聲說：「我不知道。李古來，我自己不知道怎麼會這樣的。」

一個有鬚鬚的強壯店員走到李古來後面，把他望櫃臺旁邊一推，向白菱迦獻着慫

勸道

『小姐，請到裏面看看。我們有三種極細的絨毛素的，長條的，珠粒似的！您歡喜看哪一種呢？』

同時一個胖婦人走過白菱迦身邊，驕傲而且沈著的說：

『請你換那有商標的，沒有破損的給我。』

李古來俯身向着白菱迦，勉強微笑道：『假裝看東西的樣子！親愛的，你面色灰白，好像有病的樣子；你完全變了。白菱迦，他要拋棄你的！即使他娶你，也不是爲了愛你，不過是救救急罷了；他想騙你的錢。他拿你的嫁奩，可以組織一個家庭，後來就過河折橋。他要不讓你看見他的朋友和客人，因爲你沒有受過教育。他要稱你爲「啞妻」。你在醫生或是律師輩中要弄得手足無措。在他們看來，你是一個裁縫，一個蠢東西。』

有人從布店的那一端喊道：『李古來！這裏有一位小姐要買三碼金線帶子。我們有
沒有？』

李古來轉身向着那一端假笑着想：

「我們有的金線帶，土耳其緞帶，波紋緞帶，都有！」

白菱迦說：「呵，我想起來了，婀爾迦要我替她買一件胸衣！」

李古來驚慌道：「你的眼睛裏有眼淚。怎麼一回事？到胸衣部來罷，我可以想法遮蔽——難看得很。」

李古來勉強的微笑，裝着若無其事的样子，趕忙把白菱迦引到胸衣部，藏在一堆盒子搭成的尖塔後面，遮蔽衆人耳目。

他高聲問道：「你要哪一種胸衣？」立刻又低聲說：「快點揩乾眼淚！」

「我要……我要……四十八纏這樣大的。她要真鯨鬚……鑲邊的……李古來，我同你說。今天你到我家裏來罷！」

「談話麼？談什麼還有什麼可談的呢？」

「只有你同我……最要好。我除了你，跟別人都談不上來。」

『這不是假的，是刮刮叫的真鯨鬚……我們還談些什麼呢？談話也沒有用……我想，你今天又要同他去散步了罷？』

『是的；……去的。』

『那麼談話又有什麼用呢？談話沒有用的……你戀愛了，是不是？』

白菱迦遲疑了一會，低聲說了一個『是的……』，大滴的眼淚便從她的眼睛裏掉下來。

李古來聳了聳肩，面色灰白的說：『還說什麼呢？無須多說了……揩乾眼淚，那就完了。我……我什麼都不想。』

那時一個高瘦的店員，走到盒子搭成的尖塔面前，向他的主顧說：

『我們這裏有一種有彈力的吊襪帶，我去拿來給你看！銷路很好，醫生還立過憑據……』

李古來遮着白菱迦，要想把她和他自己的情熱掩飾過去，假笑着高聲說道：

「小姐，衣帶有兩種：線織的和絲織的！線織的是東方貨，是英國貨。絲織的是耿甫立貨……看上帝面上，揩乾眼淚！他們快要到這裏來了！」

他看了看她還是在那裏流眼淚，便更加高聲的喊道：

「西班牙的，東方的，耿甫立的，英國的……線的，紗的，絲的。」

安玉黛

在一排房屋中最卑陋的一間房裏，一個三年級的醫科學生史提般正在踱來踱去，熱心的研究解剖學。他不住的強記，累得唇乾舌敝，滿頭是汗。

遮滿冰紋的窗子裏，在矮凳上坐着一個姑娘，與他同伴着。這姑娘名叫安玉黛，年約二十五歲，瘦小身材，面色灰白，一雙溫和的灰色眼睛。她彎着背坐着，很忙碌的用紅線替一個男子的衣領繡花邊。她做這工作，好像要與時間競爭……：通路口的鐘懶懶的響了兩下，但是這個房間裏早晨的事還沒有弄好。牀毯是緜攏的，枕頭隨便放着，書籍呀，衣服呀，大的污水桶呀，桶裏的肥皂水和煙屑呀——一切都是一團糟。

史提般哼着說：『右肺分爲三部分……上部是在胸的前壁，在第四或第五條肋骨

旁……』

史提般抬起眼睛看着天花板，要想明瞭他方纔讀的是什麼。他究竟還是弄不清楚，於是摸了摸自己的背心裏上面的肋骨。

他說：『這些肋骨好像鋼琴的鍵一樣。如果不是讀得頭昏了，一定很容易明白的。我一定要在活着的瘦子身上研究一下……我說，安玉黛，讓我數一數肋骨罷。』

安玉黛放下針線，脫去輕便外衣，伸直了腰。史提般坐在她對面，皺了皺眉，便來數她的肋骨。

『噯！……這是第一條肋骨，在肩胛後面……這一定是第二條肋骨……是的……這是第三條……這是第四條……噯……是的……你爲什麼發抖呢？』

『你的手指太冷呵！』

『來，來……不會殺你的。不要縮回去。那一定是第三條肋骨，那麼……這一定是第四條……你瘦得只剩一張皮，我還是不大弄得清你的肋骨。那是第二條……那是第三……』

條……這一條可模糊了，看都看不清楚……我一定要畫一下……我的畫筆呢？」

史提般拿起畫筆，在安玉黛胸前，沿着肋骨畫了幾條平行線。

「好極了，都明白了……讓我來測量一下，站起來！」

安玉黛站起身來，舉起下頰。史提般便來測量她。這使得他一心貫注，沒有注意到安玉黛的嘴唇，鼻子和手指都凍紫了。安玉黛一面顫抖着，一面又恐怕被學生看見，不忍畫線測量，因之考試就要失敗。

史提般測量以後說道：『現在都明白了。你像那樣坐着，不要擦去我所畫的線。我還要讀一會兒書呢。』

於是這學生又在房間裏踱來踱去。努力的念着教科書。安玉黛的胸前畫了黑線，好像野人文身似的，她縮作一團，凍得發抖。她總是不大說話，時常靜默的想，想……

她漂泊了六七年，跑了一家又一家，已經認識了五個像史提般這樣的學生。現在他們都已畢業，到社會上做事去了，自然，好像貴人似的，誰還記念到渺小的她呢？有一箇住

在巴黎，兩個是醫生，還有一個是藝術家，還有一個聽說已經做了大學教授了。史提般是第六個……不久他也要畢業，到社會上去做事。自然，他將來有無限希望，也許可以做一個偉人，但現在是很窮苦的。史提般沒有煙，沒有茶，只剩下四塊糖。她一定要趕快做完花邊，拿到一個婦人那裏去換點錢，因為這是那婦人給她的工作。她想拿這點錢去買茶和煙。

門口有一個聲音問道：『我可以進來麼？』

安玉黛趕忙把一件羊毛披肩披在肩上。藝術家費提索走了進來。

他的長髮蓋住了眉毛，眼睛在長髮下面，好像野獸似的釘牢安玉黛，他向史提般說：『我求你一件事情，千萬望你答應；把你的年輕姑娘借給我用兩點鐘！你知道的，我在畫一張圖畫，沒有模特兒就不能進行。』

史提般允許說：『好的。安玉黛去一趟罷。』

安玉黛溫和的低聲說：『我還有事沒有做完呢。』

「小事，算不了什麼！那個人是爲了藝術的緣故要求你，並不是瞎胡鬧。你能夠幫助他，爲什麼不幫助他呢？」

安玉黛於是穿起衣服來。

史提般問：「你畫的是什麼呢？」

「賽契，這是很好的題目。不過，恐怕不會畫得好罷。我一張畫上曾用過許多模特兒。昨天我用的模特兒是藍腿的。我問她：「爲什麼你的腿是藍的呢？」她說：「我的藍襪子褪了色，所以我的腿也染藍了。」呵，你這樣用功！這真幸福！你很有忍耐心呢。」

「醫生這種職業，不勤學是不行的。」

「唔……史提般，請你恕我，你的生活好像豬一樣！實在乏味得很。」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我也沒有法子呀……父親一個月只給我十二個盧布，實在難以生活呢。」

藝術家帶着憎惡的神情，皺着眉說：「是的……是的。不過，你應該生活得好一點。一

個受過教育的人是要有些趣味的！這樣的地方，誰也想不到會住着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板搭的牀，褥子，灰塵……盤子裏剩下的昨天的粥……唉！

那學生不好意思的說：『那是實在的。不過今天安玉黛沒有工夫整理，她整天的忙個不了。』

安玉黛和藝術家出去以後，史提般倒在睡椅上，依舊讀他的書；讀了一會就睡熟了。一個鐘頭以後醒來，拳頭支着頭，陷入深思。他記起藝術家的話，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應該要有趣味，現在他的周圍卻使他非常討厭。他心內的眼睛，看見了他自己的將來，他要在診病室裏替病人看病，同他的妻在大餐室裏喝茶。現在污水桶裏浮着的煙屑實在太討厭了。他又想起安玉黛——那種襤褸可憐的樣子……他便不管怎樣，決定與她分居。

她從藝術家那裏回來了，剛剛脫去外衣，這時他立起身子，嚴厲的說：

『我的好姑娘……坐下來聽我說。我們一定要分別了。也就是說，我不想再與你同住。』

安玉黛剛從藝術家那裏回來，滿身疲倦。站了許久，做那模特兒，面孔愈顯得瘦削陷落，她的下頷也比以前更加尖削了。她沒有回答那學生的話，只是嘴唇不住的顫抖。

那學生說：『你要曉得，無論如何，我們總是要分別的。你是個好女子，不是傻子；你總明白……』

安玉黛又穿起外衣，靜靜的把針線活包在紙裏。她在窗臺上找着一個方尖包，裏面包着四塊糖的方尖包，便把這小包放在桌子上書堆旁邊。

她溫和的說：『這是……你的糖……』她轉過身來偷泣，不讓史提般看見。

史提般忙問道：『爲什麼哭呢？』

他中心煩燥，在房間裏踱來踱去，說道：

『真的，你是一個古怪女子……你知道我們要拆開的。我們不能永住在一起。』

她已經把東西收拾齊備，轉身向他道聲再會，他又可憐起她來。

他想到：『我還讓她再住一星期罷！再住一星期也好，以後再請她走不遲。』他很惱恨

自己的軟弱。向她粗聲的喊道

『過來。你站在那裏幹什麼？你要走，就走；你要不走，就把外衣脫下來！你可以住在這裏！』

安玉黛靜悄悄的脫去外衣，又靜悄悄的打着自己的鼻子，嘆了一口氣，便依舊回到老地方，坐在窗前的矮凳上。

那學生拿起教科書來，又在房間裏踱來踱去。他重複着道：『右肺分爲三部分……上部是在胸的前壁，在第四或第五條肋骨旁……』

通路口有人高聲喊道：『格里高來！茶缸拿來！』

一個藝術家的故事

一

六七年前，我住在T省某縣一個少年地主白樂古家裏。白樂古每天起身很早，喜歡穿農夫的長衫，晚間總要喝一點啤酒，常同我談起，他從來不會得到過一個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園內的小屋裏。而我却住在貴族的舊屋裏，房子很大，有很大的圓柱，傢俱却一點都沒有，只有一張寬大的睡椅，我就在那張睡椅上睡覺。還有一張桌子，也是我常用的。那怕是晴天，爐子裏都有沈濁的聲音發出來；如果是大雷大雨，全屋都要震撼發聲，好像要倒似的；晚間尤其可怕，十個窗子忽然會被電光照得通明透亮。

命中註定要永久的懶惰，我便什麼事都不去做。我常常站在窗前，看那天空，鳥雀，以

及列樹的道路，還看看郵差送來的書報，睡覺，這就是我每天所做的事。有時也走出屋外閒遊散步，直到晚上，方纔回來。

有一天我正想回家，忽然迷了路，不認識回來了。太陽已經西沈，夜影橫臥在麥穗上。兩排很高的老杉樹，擠得很密，好像兩堵厚牆，形成一條陰森的小路。我很容易的爬過籬笆，沿着這條小路走，杉針陷在地裏有兩寸深，我常被這些杉針滑倒。天色黑暗，四面靜寂，高高的樹頂上有活潑的金光顫抖着，蛛網上映着虹紋。有一股強烈而且悶人的松脂氣。後來我轉到菩提樹的小路。這裏也是一樣，一切都是又老又孤寂；去年的枯葉，在我的腳下，發出悲哀的嘆息。在微弱的光線裏，影子潛藏在樹間。右面的老果園裏，傳來黃鶯微弱而且討厭的調子，黃鶯一定也老了。後來我走完了菩提樹林，又沿着一所白色的舊屋走，這所舊屋是兩層的樓房，還有一個露台。忽然在我面前開展了一片大空地，一個大池子，旁邊還有一個浴室，幾株綠柳，對岸有一個鄉村，露出一個又高又窄的望樓，落日照着望樓頂上的十字架，放出輝煌的光芒。

這個地方的風景我好像在什麼地方看見過似的，與我很熟習，我呆住了一會兒。

從麥田到空場，有一個白石門，這是舊式的堅固石門，有獅子在上面的。門口站着兩個小姑娘。大一點的那個，身長面白，是個很美麗的姑娘，完全栗色的頭髮，嘴唇有一點赭，神情非常嚴肅，一點也不注意我。還有一個，年紀更輕，不過十七八歲，也是身長面白，大嘴大眼睛，我走過的時候，她驚異的看着我，用英文說了幾句話，好像很疑惑似的。我也覺得這兩個面孔非常熟習。我回得家來，彷彿做了一個有趣的夢。

這事以後不久，有一天早晨我同白樂古正在房屋附近散步，忽然一輛車趕到院子裏來，擦着草響。車子裏面，坐着那天我所看見的兩個姑娘中的一個。這是大的那個。她是來募捐的，因為鄉間有幾家遭了火劫。她眼睛不看着我們，說了許多懇切的話，告訴我們說，西延蘿村燒了許多人家，許多男女老幼，無家可歸。她是救濟會的會員，所以要募捐來幫助那些可憐人。她把募捐簿交給我們簽字，便立刻告辭。

她同白樂古握手，說道：『白樂古，你完全忘記我們了。一定要來呀，如果N先生（她

提起我的名字）願意得一些讚美他的作品的人，肯來下顧我們，我和我母親更當竭誠歡迎。」

我鞠了一躬。

她走了以後，白樂古便告訴我關於她的事。他說，這個姑娘是好人家的，她的名字叫做麗蝶，她的房子自成村落，在池的那邊，名為息珂加村，她與她的母親和妹妹同居。她的父親曾在莫斯科得了一個重要位置，死時是文官的排場。雖然他們有些積蓄，夏天和冬天依舊住在鄉間不走。麗蝶在她自己的鄉間杉士突學校裏當教師，每月薪金二十五盧布。她只用自己的薪金，不用自己家裏的錢，頗以自己賺錢生活為得意。

白樂古說：「一個很有趣味的家庭，幾時我們去看看她們罷。她們一定很歡迎你的。」

有一天是假期，下午我們想到麗蝶，便到息珂加村去看她們。她們——母親和兩個女兒——都在家。母親白羅娜從前是很美麗的，但現在年紀大了，氣喘心急，身體軟弱，她想談談繪畫來款待我。她聽說他要到息珂加村，忽然想起她在莫斯科的展覽會裏，看見

過我兩三張風景畫，現在她便問我這幾張畫的意義。麗蝶同白樂古講話，比同我講話多。她誠懇而且莊嚴的，問他爲什麼不住在杉士突，爲什麼不參加杉士突的會議。

她申明道：『白樂古，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對的。這是不大好的。』

母親也同意道：『麗蝶，真的，你說得不錯。這是不對的。』

麗蝶轉過來向我說：『我們全縣都在巴拉金手裏，他是杉士突的縣長，把縣裏的位置都分給他的姪兒女婿；任意胡行。他是應該反對的。少年人應該團結起來，但是你看，我們這般少年人又怎樣呢？不是一盤散沙麼？白樂古，這是可恥的。』

他們很高興的談着杉士突，妹妹錦雅却沈默着不響。她沒有參加嚴肅的討論。家裏人都把她當作小孩看待。她不住的驚奇的看着我，當我看着照相冊中的照片時，她便向我解釋：『那是叔叔……那是教父，』手指指着照片，講個不休。一面講，一面肩膀擦着我，好像一個小孩似的。我這時便把她的柔嫩的肩，她的辮子，以及她那腰帶繫緊的瘦小身體，仔仔細細的看個清楚。

我們用木槌打球，又打網球，又一同在花園裏散步，散步以後便喝茶，晚餐以前還坐了許久。她們家裏房子雖然不大，也不掛油畫，卻充滿了雍容和穆的趣味。感謝麗蝶和錦雅，一切都似乎年青而且純潔，一切都有清新的氣象。晚餐時，麗蝶又向白樂古談到杉士突，白拉金以及學校圖書館。她是個有力量，有天才的女子，很有自信力，聽她談話很有趣，她一談起來，總是滔滔不絕。高聲大喊的——也許因為她在學校裏講慣了。白樂古也是個好手，他在學校裏也是抬槓抬慣了的，一講話就是冗長的辨駁，顯出聰明能耐來。他做了一個手勢，一不留心，袖子打翻了醬油碟子，檯布上成了一條大河，除了我以外，一個人都沒有看見。

我們回家的時候，天色已經黑了下來，四圍都寂靜無聲。

白樂古嘆息着說：『受過教育的人，打翻了醬油碟子，她都不驚慌。這真是個好家庭！我廢除了少爺派頭，廢除少爺派頭是很不容易的！全靠工作，工作，工作！』

他談了許多話，大意是說，如果一個人要想做模範農夫，一定要努力工作。我卻以為

他是個懶蟲！每逢他正正經經的談一點事情，他總是慢慢的一字一節的說，作工也是一樣，總是懶懶的，時常耽誤了工作。我不大相信他的辦事能力。我交給他幾封信，他放在口袋裏幾個星期，都沒有替我送出去。

他在我旁邊走，囁咕着說：『最感困難的便是，無論你怎樣勤奮的工作，總得不到別人的同情。沒有同情！』

二

我常去拜訪麗蝶的家庭。我總是坐在露台的最低一級上；我很不滿意於我自己，一想到我的生活過得很快，而且沒有趣味，就恨不得把胸撕裂，將那重壓的心取出來。那時我聽見露台上的談話聲，衣裙響聲，以及翻書聲。麗蝶在白天接待病人，送書，常到鄉間去，只拿傘，不戴帽子，晚間高聲的談着杉士突和學校——這些我都看慣了。這個瘦小美麗，面若冰霜的姑娘，她那小小的嘴唇，一談到嚴肅的事情，總是淡淡的向我說：

『這些話你是不高興聽的。』

她不歡喜我。她之所以不歡喜我的緣故，便由於我是一個畫家只畫風景，不畫農民的苦況。她以為我與她不是同道。我記得我有一次在貝加爾湖畔旅行，遇見一個波里亞的姑娘，騎在馬背上，穿了一件襯衣，一條藍色中國帆布的褲子；我問她肯不肯把她的烟管賣給我。我們正在談話的時候。她輕蔑的看着我的歐洲面孔和帽子，不到一會，她就討厭同我談話了；於是她把馬一拍就走了。麗蝶也是一樣的把我當作異鄉人看待。她外面不顯出討厭我的樣子，其實我是感得到的，坐在露台的最低一級，很是煩惱，我說自己不是醫生，替農夫看病，實在是欺騙他們。一個人有了六千畝地，做慈善事業是很容易的。

她的妹妹錦雅卻不管這些，完全過的是懶惰生活，同我一樣。早晨起身以後，立刻拿了一本書，坐在露台上的圈椅裏閱看，坐近椅背，脚不觸地，或是拿了書跑到菩提小徑裏去藏躲起來，或是在麥田旁邊散步。她整天的讀書，專心得很；人家一看她那眼睛疲倦昏迷的樣子，再看她那面色非常慘白，便可以看出她繼續讀書，耗去她許多腦力。我一跑來，

她總是臉上微微一紅，放下書，大眼睛不住的看着我的臉，要很熱心的告訴我一切所遇見的事——例如，僕人房子裏的烟囪失火，有個人在池子裏捉到一尾大魚這一類的事。平時她喜歡穿輕便外衣和深藍的褲子，出去遊玩。我們時常一同出去划船，或者出去散步，採櫻桃做菓子醬。每逢她採摘櫻桃或是搖櫓的時候，她那瘦弱的臂膀，便在透明的袖子裏露了出來。我繪畫的時候，她總站在我身旁觀看，非常高興。

有一天是星期，七月將終了的一天，我清晨九點鐘又到錦雅家裏來。我在花園裏散步，離她家很遠，仔細看那白菌，這種東西是很多的，記住白菌的地位，以便後來好同錦雅來採摘。溫和的風吹拂着。我看見錦雅和她的母親都穿着光亮的星期日的衣服，從禮拜堂回到家裏來，錦雅手裏拿了帽子，頭髮被風吹得微微的飄動。後來我聽見她們在露台上喝茶。

像我這樣疏忽的人，要想爲我永久的懶惰來辯護，在我們鄉間，夏天假日的早晨總是特別迷人的。碧綠的花園，依舊溼着朝露，在陽光下閃耀着，好像充滿了快樂。房屋附近

有木樨草和夾竹桃的香氣，年青的人從禮拜堂裏回來，在花園裏用早餐，全都很快樂，穿着秀麗的衣服，別人一看就知道，這些健康的漂亮人兒一定是整天不做事的，誰都羨慕這種生活。現在，我也有同樣的想念，預備整個夏天，都像這樣無憂無慮的，在花園裏散步。

錦雅拿了一個籃子出來；她那面部的表情，好像預先知道我在花園裏似的。我們採着菌。談着話，她一問到我，總走在我面前，好看我的臉色。

她說：『昨天鄉間出了一件古怪事情，跛婦人皮勒奇害了一年病。無論什麼醫生什麼藥都醫治不好；昨天來了一個老婦人，向她低聲說了幾句話，她的病立刻就好了。』

我說：『那沒有什麼，你不要單只以為老婦人古怪。健康不也古怪麼？生命這東西不也古怪麼？凡不可解的都是古怪的。』

『不可解的事，你怕不怕呢？』

『不怕。凡我所不懂得的現象，我都勇敢地對付，不為所動。我是在現象之上的一個。人應該把自己看得比獅子，老虎，星星要高，比自然界的一切都要高，不管什麼他所不懂』

得的古怪事情，統統不怕。要是害怕，只能算作膽小的老鼠，不能算作人了。」

錦雅相信我是個藝術家，一定知道得很多；我所不知道的，她也能夠猜得很對。她要把永久和美麗的國度裏的奧祕傳授給她——她以爲，這個國度裏的事情，我知道得最清楚。她向我談到上帝，永生和神祕。我是不相信人死後靈魂就要消滅的，便說：『是的，人是永生的。』『是的，永生等待着我們。』她聽我這樣說，就相信了，也沒有要我證明給她聽。

我們向家裏走，她忽然停止了，說道：

『我們的麗蝶是個了不起的人——是不是我非常愛她，她要我死我都願意。但是，請你告訴我，』錦雅的手指觸着我的袖子，『告訴我，爲什麼你總是同她辯論呢？爲什麼你不高興呢？』

『因爲她說得不對。』

錦雅搖了搖頭，眼淚便從她的眼睛裏流下來了。

她說：『這真是不可解呵！』

這時麗蝶剛剛從某處地方回來，手裏拿着鞭子，站在階石上，在陽光裏益顯得瘦小美麗。她正在同病人高聲的說話，接待過兩三個病人以後，便匆匆忙忙的在房間裏走來走去，打開這個櫥門，又打開那個櫥門，就上樓去了。她要忙個許久，纔能下來用午餐。她進來的時候，我們已經把湯喝完了。這些纖細的敘述我都溫和的記得清楚，那一整天，雖然沒有什麼特別事情，我都活靈活現的，記得清清楚楚。午餐以後，錦雅躺在長圈椅上讀書，我還是坐在露台最低一級。我們都靜默着。天空佈滿濃雲，下着細雨。天氣很熱；一點風都沒有，日子好像很長，似乎永遠不會完結。白蘿娜拿着一把扇子，走到露台上來，神情懶懶的。

錦雅吻着她的手說：『呵，母親，你白天睡覺是不大好的。』

她們彼此相愛。只要有一個人走到花園裏，別的一個一定要站在露台上，朝着樹林看，不是喊『喂，錦雅！』便是喊『母親，你在哪裏？』她們的信仰相同，時常一同禱告；她們彼此

之間，那怕是不說話，都能夠互相了解。待人的態度也是一樣的。白蘿娜也同我談熟了，很歡喜我，只要我兩三天不來，便差人來問我的起居是否安適。她也熱情的看着我的速寫，同錦雅一樣，竭誠的談着，她告訴我許多新聞，連家庭的祕密都講給我聽。

她也很愛大女兒。麗蝶却不管愛不愛，只曉得談正經事情；而與生活是分離的，她的母親和妹妹都不明瞭她，好像海軍上將坐在艙房裏，水手都不明瞭海軍上將一樣。

母親常說：『我們的麗蝶是個了不起的人，是不是？』

現在也是下着微雨，我們談到麗蝶。

她的母親低聲說着，膽怯的向四圍看看，好像叛徒一般：『她是個了不起的姑娘。像她這樣的人，你找不出第二個；不過，你要曉得，我有一點不大高興。學校，藥房，書籍——固然都是很好的，又何必專門只幹這些玩意兒呢？她的年紀已經二十三歲了，你曉得的；也該想想她自己的終身大事了。書籍和藥房消磨了她的青春，再也喚不回來……她應該訂婚了。』

錦雅正在讀書，披散着頭髮，聽她母親說完，便擡起頭來說道：

『母親，一切事都在上帝手裏。』她這話好像是爲她自己說的一般。

於是她又埋頭看書。

白樂古穿着繡邊的襯衣和便衣進來。我們打着木球和網球，一直打到天黑，晚餐以後，坐了許久，又談到學校，又談到巴拉金，全縣都由巴拉金一個人操縱着。那晚我從錦雅家裏回來，這樣長長的懶惰日子，一點也不覺討厭，以前悲傷的感到世界上的一切，全都完結，現在忽然打消這個念頭了。

錦雅送我到門口，也許因爲她朝夕與我相共罷，我一不見她，就感到煩悶，她那可愛的家庭對我非常親暱，那年夏天，我第一次鼓起繪畫的勇氣。

我在歸途中，問白樂古道：『請你告訴我，你爲什麼過着這樣寂寞寡味的生活呢？』我的生活雖也寂寞寡味，確是應分的，因爲我是一個藝術家，一個怪人。早年我就不滿意我自己的作品，非常悲痛。我很窮，是個漂泊者——但你却是一個康健的常態的人，是地主，

是貴人。你爲什麼過着這樣乏味的生活呢？你怎麼不會生活呢？比方，你爲什麼不同麗蝶或是錦雅戀愛呢？」

白樂古答道：『你忘記我愛了別的女人麼？』

他說的是劉白芙，與他同住的那個女人。每天我都看見這個女人，又胖又圓，很尊貴的，好像一隻肥鵝，穿着俄國皇家的衣服，帶着細珠，時常拿着洋傘；僕人時常喊她進去用午餐，或是喝茶。三年以前，她會借住一間小屋消夏，顯然就想從此住在白樂古家裏了。她比他大十歲，管得他很嚴，他要出門，總要先得她的許可。她時常哭泣，好像男子的聲音，我常常寫條子給她，說是她如果不走，我就要搬家；於是她就走了。

我們到了家以後，白樂古坐在睡椅上，皺眉默想，我在房間裏踱來踱去，感到一種溫和的情緒，好像我戀愛了似的。我想要談到錦雅。

我說：『麗蝶那樣的熱心學校和醫院，只能夠同杉士突的會員戀愛。像這樣的女子，不但可以走到杉士突，穿着鐵鞋，無論什麼地方都可以去，好像童話裏的姑娘一樣。至於

錦雅呢？那個錦雅，她是如何的甜蜜呵！

白樂古『噫……』了半天，於是議論起老年的毛病來——悲觀主義。他自信的談着，以為我在反對他。好幾百里被火焚過的荒蕪寂寞的草原雖然令人傷感，還沒有枯坐談話，絮絮不休，那樣更加令人憂鬱。

我惱怒道：『這不是悲觀樂觀的問題，只怪一百個人中，倒有九十九個是沒有腦筋的。』

白樂古以為我這句話是對他而發，立刻氣勃哥哥的走了。

三

麗蝶剛剛走進來，一面脫手套，一面對她母親說：『公爵住在麥羅斯約磨弗，他要我向你老人家請安。他告訴我許多有趣的新聞……他想在省議會裏提出，仍以麥羅斯約磨弗為醫藥救濟的中心點，不過他說恐怕希望很少。』她又轉過向來向我說：『對不起』

得很，我老是忘記，你是不高興聽這些話的。」

我覺得很難爲情。

我聳了聳肩說：「我怎麼不高興聽這些話呢？你不曉得我的意見。我老實告訴你，這
個問題我是覺得非常有趣的。」

「真的麼？」

「真的。我以爲，以麥羅斯約磨弗爲醫藥救濟的中心點，完全不需要。」

她聽了我的話，很生氣，對我翻了翻白眼道：

「什麼是需要的呢？風景畫罷？」

「風景畫也不需要。沒有一樣是需要的。」

麗蝶剛把手套脫去，便打開剛由郵差送到的報紙來看。一分鐘後她又和平的說話，顯然她是在抑制着自己。

「上星期安娜死於難產，如果附近有個醫藥救濟的中心，她就不至於死了。我以爲

就是畫家，也應該對於這個問題表示意見的。」

我答道：「我對於這個問題，有一定的意見，我對你老實說罷，」她把報紙遮着臉，好像不願意聽我說話似的，我仍繼續說下去：「我以為，一切什麼學校，藥房，圖書館，醫藥救濟中心等等，在現在情形之下，只是增加農民的束縛。農民已經被大鏈子繫住了，你沒有把鏈子打斷，只是又把新鏈子加上了——這就是我的意見。」

她舉目看了看我，向我譏諷的微笑，我繼續發表我的意見。

「主要點不在於安娜死於難產，而在於一切這些安娜呀，馬芙娜呀，皮勒奇呀，他們要從大清早起工作，一直做到天黑，工作不能勝任，便生起病來，一切他們的生命都爲着他們飢餓多病的孩子們顫抖，很早的就把頭髮急白，到後來死於溝壑。他們的孩子們長大以後，又把這故事重演一遍，像這樣好幾百年的傳下去，幾十億人的生活比禽獸都還不如——繼續的恐怖，只爲了一塊麵包。他們一切的恐怖都由於他們沒有工夫想到靈魂，心象這一類事情。寒冷，飢餓，恐怖，工作的重擔，像雪崩般壓在他們身上，使他們不能從

事精神活動——那就是說，人與獸的分別，人生的意義與價值是什麼。你用醫院和學校去幫助他們，你却沒有解放他們的束縛；反之你把鏈子拉得更緊，給他們新的傷害，增加了他們需要的數目，又要付給杉士突醫藥費和書籍費，於是工作就更苦了。」

麗蝶放下報紙說：『我不同你辯論，這些話我早就聽見過了。我只說一件事：一個人不能遊手好閑。自然我們不會做那救贖人類的大工作，也許我們做了錯事；但我們總算已經竭盡心力去做，我們是對的。一個受過教育的人扶助鄉鄰是他最崇高，最神聖的工作，我們的志願，便是盡力扶助鄉鄰。你不歡喜，我也管不着，反正一件事是不能討得個個人歡喜的。』

她的母親說：『麗蝶，你說得不錯，你說得不錯。』

在麗蝶面前，她總有點膽小，聽麗蝶說話，只是呆呆的看著，惟恐自己的話說得多餘，或是不合時宜。她從來沒有反駁過她，只是常說：『麗蝶，你說得不錯，你說得不錯。』

我說：『教給農民讀書寫字，教義聖詩，以及醫藥救濟中心，既不能減少農民的愚蠢，

也不能減少死亡率，猶之於你那窗內的燈光不能照亮全花園一樣。你一點事都沒有做。只在農民生活中間建設了新的需要，使他們更加要像牛馬一般的工作。」

麗蝶煩惱的說：『唉！天哪！總算做了一點事呀！』從她那音調聽起來，可知她蔑視我的話，以為都是沒有價值的。

我說：『人們一定要免除過度勞作，我們要鬆一鬆他們的軛，讓他們有自由呼吸的時候，無須把他們的一生消磨在煮菜洗衣耕田這些事裏面，另外還可以有些時候來想想他們的靈魂，想想上帝——有些時候來開展他們精神上的容量。人類最高的事業就是精神活動——永久尋求真理和人生的意義。不要他們要像牛馬一般的工作，讓他們感到自由，這時你就可以看出藥房書籍等等是如何的可笑了。一個人如果認識了他的真事業，只能滿意於宗教科學和藝術，不會顧到這些小事情的。』

麗蝶笑道：『免除過度勞作麼？可以辦得到麼？』

『可以的。你自己也可以替他們分勞。如果我們人類，不管城裏人鄉下人，統統工作，

每個人最多一天只做兩三個鐘頭的工作罷了。你想想，我們不管貧富，每天只做三個鐘頭工作，其餘的時間不是都可以自由了麼？再想一想，我們還不必專靠體力，有機器來替代，大家豈不是更加舒服了麼？我們使我們自己和孩子們工作，農民便可以不愁飢餓寒冷，我們也可以用不着時時刻刻心|安|娜|，馬|芙|娜|，皮|勒|奇|這類人的健康了。再想一想，我們不醫治我們自己，也不開藥房，煙廠，蒸溜所——我們自由的時間真是不知有多少呢！我們大家都把閒暇的工夫來研究科學和藝術。就好像農夫工作餘暇，大家聯合起來修路一樣，所以我們也要聯合起來，探求人生的真理和意義，我相信這個真理不久即將發現，人類可以逃避死亡的痛苦，壓迫和恐怖，甚至可以逃避死亡的本身。」

麗蝶說：「你只是駁倒了你自己，你談到科學，而你卻反對初等教育。」

「初等教育讀不出什麼來，只是曉得幾個公共機關的名字，或者認得幾個字——這種教育在魯里克的時候便有了；歌郭里的皮儲希加久已有人讀了，這都是舊式的鄉村教育。最需要的不是初等教育，而是精神容量大發展的自由。現在所需要的不是小學，

卻是大學。」

『你還反對醫藥。』

『藥的用途僅於在研究疾病時參考參考。人們要治的不是病，而是根本。人人都以體力工作，自然就不會有病了。我不相信治病的科學。』我繼續興奮的說：『真的科學和藝術，目的不在現時，更不在個人，而在於永久的和普遍的——尋求上帝，尋求靈魂，尋求人生的真理和意義，至於開藥房和圖書館，不過是成人之惡，更加束縛人生罷了。我們已經有了許多醫生，藥劑師，律師以及能讀能寫的人了，但我們卻很缺乏生物學家，數學家，哲學家以及詩人。我們一切的智慧，一切精神上的能力都空耗於無用之地。科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都勤苦地工作；感謝他們，生活的便利就一天增加一天，我們生理上的需要增加，真理依舊很遠，人們依舊是最貪慾最污穢的動物；一切事情全都傾向於人類的變質，一切適當的生活將要永遠失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藝術家的工作是沒有意義的，他的天才愈高，地位也就愈加不可思議，人家看起來，顯然他的工作是娛樂一個貪慾而且污穢

的動物，維持現存的秩序。我不想工作，我不想工作……什麼事都沒有用！還是地球爆破，大家滅亡罷！

麗蝶對她的妹妹說：『錦雅，到外面去！』顯然她以為我的話是有害於這個年輕姑娘的。

錦雅憂傷的看了看她的母親和姊姊，便走到外面去了。

麗蝶說：『人們自己心裏冷淡於社會事業，卻說了許多好聽的話。反對學校和醫院，那還不比教書治病容易得多麼？』

母親點點頭說道：『麗蝶，你說得不錯，你說得不錯。』

麗蝶說：『你拿不做工作來嚇人，以為你的工作高貴得很呢。我們不必辯論了；永遠不會同意的，你蔑視不完全的藥房和圖書館。我總以為這些事業比你畫風景畫總要好得多。』她又換個音調，轉身對她母親說：『公爵變了，比那次同我們在一起的時候瘦得多。他現已奉命到維契去了。』

她把公爵的事情告訴母親，免得同我說話。她的臉氣得通紅，要想掩飾，故意把頭低到桌子上看報，彷彿她是個近視眼似的。她很不高興我在那裏。我道聲再會，就跑回家來了。

四

門外非常寂靜；池子那邊的村舍已經睡熟了；看不見一點光，只有星光微弱的在池裏反照着。錦雅站在有獅子的門上不動，等待着送我。

我向她說：『鄉間的人都睡熟了。』我想在黑暗裏看清楚她的臉，看出她那悲傷的黑眼睛呆呆的看着我。我又說：『公民和偷馬賊都睡熟了，我們受過教育的人，卻還在這裏彼此討論着，煩惱着。』

這時是感傷的八月之夜——因為已經有了秋的感覺，月亮已經從紫雲後面上升，微弱的月光灑在路上，又灑在路旁黑暗的麥田裏。時時有流星殞落。錦雅沿着大路同我

倚肩而行。不知爲甚，她怕看流星，一看就要吃驚，所以她便不看天空，低着頭走。

潮溼的夜氣侵襲着她，她顫抖着說：『我相信你說得不錯。如果個個人都從事於精神活動，他們一定不久就可以知道一切了。』

『那是自然。我們是高等動物，如果我們真能認識人類天才的全力，只從事於精神生活，歸結我們便能夠變得同神一樣。但這是不能實現的——人類只能一天天的退化，弄到後來，一定會一點天才都不剩。』

錦雅一直送我到看不見大門，她纔停了脚步，同我握一握手。

她只有寬闊的外衣披在身上，冷得發抖，戰慄着說：『再會！請你明天再來。』

我一想到又將孤獨寂寞，心裏很不高興，討厭我自己，不滿意別人；我也怕看那流星了。

我向她說：『我求求你，再談一分鐘罷。』

我愛錦雅。她一定也愛我，因爲我一進來，她就出來迎接我；我一出去，她就專誠的送

我一程；况且她还温柔而且热情的看我呀。她那白脸，细颈，纤腰，她那勤学，她那弱不禁风，娇慵无力的神情，都是多麽的美丽动人呵。至於聪明呢？我疑心她的聪明超过平常人以上。我欢喜她那远大的眼光，与那嚴正漂亮的麗蝶不同，麗蝶是不欢喜我的。錦雅欢喜我，因为我是一个艺术家。我以天才征服了她的心，热烈的愿望专为她一个人的缘故而繪畫。我梦想着她做我的小王后，管理樹林田畝，夜霧朝陽，以及一切美丽的景色。以前我觉得自己在這些景色中間，只感到失望的孤寂和無用。現在我想讓錦雅來替我改換一下生活。

我請求她說：『我求求你，再談一分鐘罷。』

我脫下大衣，披在她顫抖的肩膀上。她恐怕穿了男人家的大衣難看，便大笑起來，把大衣丟掉，我趁此時機，摟抱着她，在她的臉上、肩上和手上，狂吻不已。

她也摟抱着我，低聲曼語，好像恐怕打破了夜的寂靜。『明天我們彼此一定不能隱瞞。我一定要立刻告訴我的母親和姊姊。……這是很可怕的！母親很對？她很歡喜你——』

只是麗蝶，不大歡喜你呢！

她跑了回去。

又回過頭來說聲：『再會！』

我聽她跑了兩分鐘。我不想回家，又不想到別的地方去。我立定脚步，遲疑了一會，回過頭來，看了看她所住的房屋，那甜蜜而且純樸的老屋，好像從上層樓窗窺伺着我，知道了一切。於是我重又回到她家門前，在露臺旁走來走去，一刻又坐在網球場的椅子上，這時天色黑暗，椅子上覆蓋着老榆樹，我從這地方看到她的房屋。樓上的窗子裏，錦雅睡覺的地方，現出一點亮光，變成柔和的綠色——人影遮住了燈光。影子動了起來……我自己充滿了溫柔，平靜和滿足——滿足的是，能夠把自己的心情發洩，有了戀愛。不過同時想到，只離我幾步遠，在一個房間裏住着麗蝶，她不歡喜我，也許還恨我，於是我又有點不舒服了。我還是坐在椅上，心想也許錦雅還要走出來；定着神細聽，彷彿聽到樓上談話的聲音。

大約一點鐘過去了。綠色的燈光滅了，影子也看不見了。月亮高高的懸在屋頂上，照微睡熟了的花園和小徑；使我能夠看清楚屋前的大理花和玫瑰花，都混成一種顏色。天氣漸漸冷了。我走出花園，在路上拾起大衣，慢慢的踱回家來。

次日午後，我又到錦雅家裏來，花園裏的玻璃門大開着。我坐在露臺上，每分鐘都盼望錦雅出來，也許從草地上的花壇後面露出頭來，也許從樹間跑出來，也許我可以聽見她在房間裏說話的聲音。於是我走到會客廳，又走到餐室。一個人都沒有。我從餐室走出去，沿着走廊，走到頭門，又走了回來。這個走廊有好幾個門，走回二門，便聽見麗蝶的聲音。她高聲用勁的說，也許是在教學生默書：『上帝……給……烏鴉，上帝給烏鴉一塊牛奶餅……烏鴉……一塊牛奶餅。』她聽見我的聲音，忽然喊道：『誰在這裏？』

『是我。』

『對不起，此刻我不能出來看你；我正在教德夏的功課。』

『白蘿娜在花園裏麼？』

「不在，她同我的妹妹今天早晨到潘薩省我們的姑母家裏去了。冬天她們也許要到外國去。」停了一會，她又使勁的喊：「上帝給……烏鴉……一塊牛奶餅……」你寫下了麼？」

我走到頭門，無心的看着池子和鄉村，那聲音依舊傳送過來：「一塊牛奶餅，上帝給烏鴉一塊牛奶餅。」

於是我就走出頭門。從空地穿過房屋，走到花園，我還是第一次。順步走到菩提樹的列道……這時一個小孩追上我，給了我一個紙條。

我讀道：「我把一切都告訴了姊姊，她一定要我離開你。我不能不順從她，使她傷心。上帝要給你快樂的。恕我罷。你不知道，我的母親和我哭得多麼傷心呵！」

於是我穿過黑暗的杉樹列道，穿過破籬笆……於是我看見田畝裏的麥，聽見打麥的聲音，於是又看見牛和駑馬。斜坡上堆着一片綠麥。我感到嚴肅的工作，一想起我在麗蝶面前說的志願，就感到慚愧，又同以前一樣，只覺得生活討厭。回家以後，檢點好了行李，

那晚就到彼得堡去了。

從此我不再看見錦雅一家人。不久以前，我到克里米去，在火車裏遇見白樂古。他還是同以前一樣，穿了一件便衣，和一件繡邊的襯衣，我問他的近況，他便稱頌上帝，說他近況還不錯。我們談了起來。他賣了老屋，又買了一所小屋。這小屋是用劉白芙的名義買的。他對於錦雅一家人的近況模糊得很。他說麗蝶依舊住在息珂加村教書；她漸漸聚集起一羣同情於她的人，組織了一個強有力的團體，一向大權在握的巴拉金，直到此時，方纔被她打倒，關於錦雅，他只曉得她不住在家裏，不知道她住在什麼地方。

我漸漸的忘記了老屋，只於有時讀書繪畫，忽然不知怎的，想起窗內的綠色燈光，想起我夜間穿過田畝田家的脚步聲，想起心裏充滿了戀愛，在冷天裏搓着雙手。更有時我寂寞無聊，回想從前的失意，漸漸我覺得她也在想我。——她等待着，我們總會相見的。

錦雅，你在哪裏呢？

蚱 螞

—

在婀爾迦·伊維羅扶娜女士結婚的那天，來了許多她的朋友以及和她相識的人。她一邊向她的丈夫點頭，一邊向賓客們說：『你們看他這個樣子，不是很有點貨色麼？』好像她在那裡辯護她和這樣一個平凡而且沒有特長的人結婚不是沒有理由的。

新郎名叫阿西普·司梯般克·戴莫夫，他是個醫生，論起他的地位來，不過和掛名的顧問差不多。他在兩個醫院裏做事；一個地方是當開員；一個地方是當解剖者。從早晨九點到正午，他是在一個醫院看門診；弄完了這件事，又坐電車到第二個醫院，去解剖身體。他自己工作的機會很少，一年只賺五百個盧布。如此而已。還有什麼好替他吹的呢？至於

他的妻婀爾迦·伊維羅扶娜却不同了，她的朋友沒有一個不是頂刮刮的。大家都點特長，爲人所知，全是很有名的；即使在現在沒有什麼大名，將來總是很有希望的。有一位是戲劇家，他很有天才，聰明而溫和，背誦劇本誰也沒有他馴熟，他教婀爾迦·伊維羅扶娜背誦，還有一位是有趣的歌劇演員，他嘆息着說伊維羅扶娜是自暴自棄——如果她肯向歌劇方面努力，一定能成功，做一個有名的歌者；還有幾位是藝術家，其中首屈一指的便是擅長人物畫，動物畫，和山水畫的油畫家雷波夫司基，面目可喜，頭髮秀美，年二十五歲，他在展覽會裏得了很大的成功，他將最後的一張畫賣了五百盧布——他教伊維羅扶娜練習圖畫，並且預言她將來是很有希望的；還有一位是音樂家，他會奏低音瓊瓊，奏得非常哀婉，他很明白的說，天下的女子都不在他心裏，只有伊維羅扶娜能夠做他的朋友；還有一位是文學家，年紀很輕，但他的短篇小說，雜記和戲劇已經著名了。還有誰呢？還有還有一個魏西萊·維西里克，他是鄉間的紳士，愛美的插畫和圖案畫家，他很歡喜他本國的史詩，並且對於古代俄國的藝術也極摯愛——便以這些材料應用到紙

上瓷器上和煙盤上，創作成各種不同的大作品。在這樣的集會裏——藝術的，自由的，並且是不管一切的；除了害病，誰也不會想起醫生（那怕他是最溫和的人）；在他們看來，所謂戴莫夫簡直就不像人，不如稱作賽得羅夫，或是泰羅所夫還要好些。——在這樣的集會裏，新郎似乎不在範圍之內，一點也不需要，雖說他實實在在是個身高肩闊的人。他的夜服好像是替別人做的。他的鬍鬚好像是店裏的小夥計。但這也是實實在在的，他如果是個文學家或是藝術家，這樣他鬍鬚却又像文豪左拉了。

藝術家稱讚伊維羅扶娜說，她襯起麻色的頭髮和結婚的衣服很像一株美麗的櫻桃樹，在春天盛開着嫩白的花。

伊維羅扶娜握住他的手回答道：『不敢當，你聽我說！這件事是個什麼來由！聽着聽着……戴莫夫和我父親都是同在一個醫院裏。當我父親病的時候，戴莫夫日夜在牀旁伏侍。這樣的犧牲自己！聽着，雷波夫斯基……還有你，文學家，也聽着——這是很有趣的。坐近一點！這樣的犧牲自己，這樣的忠心！我自己在晚間睡不着，便坐在我父親的牀邊，忽

然……我降服了那可憐的青年！我的戴莫夫的愛火一直燒到他頸子上！實在的，事情的
遇合總是很離奇的。在我父親死後我們有時在街上遇見；他有時也來看我，在一個天氣
很好的晚間，忽然——他向我提議了……我哭了一整夜，我自己也覺得非常的愛他。現
在，你們看，我們已經結婚了。你們看，他不是很有點貨色麼？這種東西是強而有力的，好似
獅子一般的！現在他的臉背着我們有四分之三，可惜光不大亮，不然他回過臉時便可以
看見他的前額！雷波夫斯基，他的前額真好看。呵！戴莫夫，我們正在談論你呢！她又轉過
臉來向她的丈夫說：『到這里來！將你誠實的手拿給雷波夫斯基握……對了，做朋友！』
戴莫夫微微的一笑，和雷波夫斯基握手，並且說：

『我很歡喜我的同學也有一個雷波夫斯基。他是你的親戚麼？』

二

伊維蘿扶娜二十二歲，戴莫夫三十一歲。結婚後他們過得很好。伊維蘿扶娜在會客

廳裏掛滿了圖畫，她自己的和她朋友的，有框的和無框的；又在披霞娜和器具的周圍，鋪雜而美麗的安排着中國的小傘，畫架，華麗燦爛的帳帷，短刀，雕像，相片。在飯堂裏她又掛起鮮明色彩的石印畫，合於農人的嗜好，將靱皮鞋和鈎鐮，放在芒鎌和曳乾草架一起，都靠着牆角，將那房間弄得大有本地風光。她又將她自己的臥室弄得像山洞一樣，用黑布遮住天花板和牆，牀頂掛一盞威尼斯燈籠，門旁放一個持戟的雕像。人人都說這一對小夫妻過得很甜蜜。

伊維蘿扶娜每天在十一點鐘起牀，彈披霞娜，如果有陽光，便畫油畫。下午一點坐車到裁縫鋪。她和戴莫夫沒有一個是有錢的，因此她穿起新衣到朋友家裏去，這樣突然變換便給了大家一個深刻的印象。舊的染色布條，不值錢的薄紗圍，絲邊，毛絨布和絲都從裁縫處送回來，不是衣服，只是狂喜的夢罷了。到過了裁縫鋪，伊維蘿扶娜又坐車到女戲劇家的家裏來打聽戲劇界的消息，要廉價券；以後又到藝術家的工作室或是圖畫陳列室；最後又去找一個名人，請他過來玩，或者只是閒談一會。並且她以為是名人的人，也是

同等的看待她，還告訴她說如果她不將機會拋棄，像她這樣的天才興趣和聰明，一定能產出真正偉大的作品來。她唱歌，彈琴，繪畫，雕刻，並且演愛美的戲劇；樣樣皆精；如果讓她只做明亮的燈籠，或是將自己打扮起來，或是替人打領結，結果總是極美麗的，藝術的，並且是動人的。在與名人來往的時候，她的才華不露，並且不顯出她和任何人親熱的態度。只要有一個人有點名氣，甚至於只被人家說起，當天她就去拜訪，發生了友誼，並且請他到她家裏去玩。每一個新相識她都要專請他赴宴。她崇拜名人，很驕傲她能和他們做朋友，並且整夜的做着名人夢。她的飢渴是不會滿足的。老名人離開了並且被遺忘了，新名人便來替代了他們；對於新來的她又漸漸的熟識起來；他們再失去了魔力，她便又去找幾個。

五點鐘時她和她的丈夫在家吃飯。她的丈夫的簡單腦筋，平庸和良善，每每使她狂喜。她從她的椅子上跳起來，抱着他的頭，深深的接吻。

她喊道：『戴莫夫呀，你是一個聰明而且尊貴的人。你只有一件缺陷。你對於藝術沒

有興趣。你反對音樂和圖畫。」

他溫和的答道：「那些我不懂。畢生我只研究科學和醫藥。我沒有閒暇來研究藝術。」

「但那是不好的，戴莫夫！」

「爲什麼不好呢？你朋友不懂得科學或是醫藥，你也沒有責備過他們呀。人各有所好！我不懂山水畫和歌劇，但我的觀察以爲：如果有天才的人終身研究藝術，聰明人花了許多錢來買，那就足以表明藝術是有用的。我不懂藝術，但不懂並不就是反對。」

「把你的手拿給我！讓我來親你誠實的手！」

飯後伊維羅扶娜便坐車到她朋友家去；跟着便到劇場或是音樂會。回家總在半夜。每天都是如此。

每逢星期三她要開個夜會。沒有紙牌，也沒有跳舞。女主人和賓客都在從事藝術。戲劇家背誦歌者唱歌，藝術家在伊維羅扶娜無數的畫冊裏速寫；女主人畫油畫，做雕刻，還唱歌。休息的時間便談論文學，戲劇和藝術。沒有請一個女子，因爲伊維羅扶娜覺得女子，

除去女戲劇家和女裁縫而外，都是討厭而可鄙的。院子裏的鈴聲一響，她驚了一下，得意的說：『一定是他！』意思是說又有一個新名人來了。他們早把戴莫夫忘掉。有幾個方纔想到他，但在十一點半時餐室門忽然打開，戴莫夫顯出和悅的笑，搓手並且說：

『來，先生們，請用晚餐！』

那時大家一擁進了餐室，每次都是一樣的招待：一盤蠔，一節豬腿或是牛蹄，沙丁魚，牛酪餅，鹹魚卵，香蕈，麥酒，和兩玻璃瓶的酒。

伊維羅扶娜狂喜的搖她的手喊道：『我親愛的管家的，你真可佩服！朋友們，看他的前額！戴莫夫呀，抬起頭來給我們看看。看哪！他是彭加利的虎臉，表情又慈善得和鹿子一樣。我的寶貝呀！』

於是賓客們一邊吃，一邊看戴莫夫。不久他們又把他忘記，又談起戲劇，音樂和藝術來。

兩口子過得很快樂。他們的生活滑得像油一般的流過去。但在蜜月的第三個禮拜

忽有黑雲擋住。戴莫夫在醫院裏受了丹毒，他那美麗的黑髮割掉了。伊維羅扶娜坐在他旁邊苦苦的哀哭，但他病一好，她又用一塊白手巾裹住他的頭，把他當作一個阿剌伯的遊牧者來畫了。兩個都快樂。病好了三天後，又有第二件不幸的事發生。

飯時他說：『媽媽，我的運氣真壞！今天我解剖了四次，割去我兩個指頭。到現在我纔覺得。』

伊維羅扶娜大吃一驚。但戴莫夫微笑了，若無其事一般，還說這是他常有的事。

『媽媽，我被我的工作困壞了，忘記了我是在那裏了。』

伊維羅扶娜怕血毒，晚間便禱告上帝。但此後便沒有危險的事了，生活平靜而快樂，毫無驚擾的流過去。現在都快樂，此後便是春天到了——春天已經將近，喚回大地，大家歡躍，快樂無窮。四月五月和六月，在城外有一別墅，可以在那里散步，釣魚，讀書，聽鶯。從六月到秋天，藝術家要到佛伽河去遊歷，伊維羅扶娜以藝術協會會員的資格也去赴會。她已經做了兩身極講究的棉衣。又將顏料，畫筆，畫布和新顏料板一齊放在一個畫箱裏。差

不多每天雷波夫斯基都要來看她畫油畫。當她將所畫的東西拿給他看的時候，他便將手深深的插在口袋裏，緊閉着嘴唇，咕嚕着說：『你看……：你畫的雲太亮了；晚間沒有這樣大的光。前部好像被牛吃了的一樣，這裏應該有點東西，你是知道的……：茅屋好像是要破的樣子……：那一角還要稍微暗一點纔好。但在全部看來這張畫還不壞……：這是我可以稱讚的。』

他說得愈深，伊維羅扶娜懂得愈清楚。

三

在三一節的第二天飯後，戴莫夫買了一些糖果零食，坐火車到鄉間的別墅去。他已經整整的有兩個禮拜沒有看見他的妻子了，他很想和她見面。他到了那里，沒有尋着別墅，在林中迷了路，他覺得又餓又乏，不過一想到不久可以很自由的和他妻子用點心，並且能够睡一個好覺，不覺重又歡喜起來。所以他看了看他攜帶的鹹魚卵牛酪和白魚，非

常高興。

等他找到別墅時，太陽早已落下來了。老僕人說他的女主人不在家，但她不久就要回來的。這個別墅很難看。房子非常的低，滿壁糊滿寫過字的紙，地板不但不平，還有許多洞，一共只有三間房子。一間放了一張牀，還有一間堆着許多東西，畫布呀，畫筆呀，廢紙呀，衣服和帽子呀，有放在椅子上的，有放在窗台上的，東一處西一處，亂七八糟的放着。在三間戴莫夫纔看見三個客人，兩個臉黑，而且有鬚。第三個——顯然是個演劇的——鬚子剃得很光，人很矮。

演劇者疑惑的看了戴莫夫一眼，粗聲粗氣的問道：『你找誰是找伊維羅扶娜麼？』一等，他一會兒就回來。』

戴莫夫便坐下等。有一個黑臉，懶洋洋的看着他，倒了一杯茶給他，說道：

『請喝茶！』

戴莫夫肚子裏本是又飢又餓，但因怕壞了他的胃，便不喝茶。不久足音近了，還聽見

很熟的笑聲；門忽的打開，走進伊維羅扶娜來。她戴了一頂大帽，肩上掛了一隻籃子，在她後面，是快樂而紅頰的雷波夫斯基，手裏拿着一把大傘和一把船板上用的椅子。

伊維羅扶娜歡喜極了，滿臉春風，她叫着說：『戴莫夫，戴莫夫！』她將他的名字重複的喊，將手和頭都放在他的肩上，又說：『原來是你。你怎的，不早點來？怎的？怎的？』

『媽媽，我不能早來！我老是忙着，等我工作做完，又已經趕不上火車了。』

『你來了我真歡喜。我天晚上夢着你呀，我真愛你——幸而你來了！你是我的救主！明天我要赴新的婚禮。』她笑着替她丈夫重打領結。她繼續着說：『車站上有一個年輕的電報生，名叫齊克得雅夫，正要結婚。他長得還漂亮，倒不大蠢。他的臉很能引人。他常常作「模特兒」，裝維南金人，被我們畫。我們都很歡喜他，並且答應了他去參與他的婚禮……他是個窮漢子，孤獨而且羞慚，不答應他是對他不起的。幻想一下看……結婚是在禮拜堂後面，以後大家都到新婦房裏去……你懂得的……那樹林，那鳥歌，那草上的陽光，還有我們自己——雜色的點子在光亮的，綠的背景上……極其新鮮，十分像法

國印象派的畫風呢。但是我要穿什麼衣服呢，戴莫夫我這裏什麼都沒有的，確沒有……沒有衣服，沒有花，沒有手套……你一定要救救我。你到了，意思就是我的運氣來了。親愛的！鑰匙在這里。趕快坐火車回家，將我衣櫥裏的一件玫瑰色的衣服拿來。你知道的；那件衣服漂亮極了。在大抽屜裏——右手邊底下那一個抽屜，——有兩個小匣。面上蓋的畫是破布條子，底下就有花了。將花都拿來。——細心點！我不知道……但我可以挑選好的戴……還替我買雙手套！

戴莫夫說：『好，我明天就拿來！』

伊維羅扶娜驚訝的望着他，問道：『怎麼要等到明天麼？明天就沒有用了。第一趟車是九點鐘開，結婚的時間是十一點。不，親愛的；今晚就去！明天你如果不能回來，可以打發聽差的送來。火車快開了。不要耽擱，快去罷！』

『好！』

『我真對你不起，這樣晚還要你跑路！』說時淚流了。『我爲什麼要答應那電報生

呢？
『真蠢，真蠢！』

戴莫夫趕忙喝了一杯茶，仍是溫和的笑着，回到車站去了。至於鹹魚卵牛酪和白魚，都被演劇者和那兩個黑臉吃掉了。

四

是七月的靜美的月夜。伊維蘿扶娜在佛伽河的船面一會兒看水，一會兒看美麗的河岸。在她身旁站着雷波夫斯基。他說水面上的黑影不是黑影，只是夢幻；那有魔力的河水，神秘的微光，浩渺的天空，灰色的河岸——都足以表示人生是虛空的，只有一種東西，高尚偉大——能使我們忘記自己，忘記死，忘記一切。過去是無價值而且討厭的，將來也是不要緊的；像這樣迷人的夜，這樣一夜的生活不久便成過去，再也不回頭來。爲什麼人還要活着呢？

伊維蘿扶娜先聽着雷波夫斯基的話，以後又聽午夜의 靜默，想到她得了超脫，她是

永生的。河水的青藍寶石色，她從未看過的顏色，天岸黑影，以及充滿在她心裏的不負責的歡喜，全都向她低語，說她要成一個大藝術家，遠遠的，在河以外，在月夜以外，有這樣一個廣大無限的地方，那就是世界上的成功光榮和戀愛。她定睛遙看，彷彿看見一羣人，燈光閃爍；又聽見莊嚴的音樂和歡呼的聲音；她又看見自己穿了一身白衣，圍滿了從各處賓客撒來的花。她相信現在在她身旁的，倚在船欄的，真是一個偉大的藝術家，一個天才。他已經畫成許多美麗新穎，出俗超凡的油畫；只要時期成熟，他立刻便可以飛騰上達，光輝萬古——那很容易從他臉面的表情以及他和世界的關係上看出來。關於黑影夜色和月光，他用他自己的心聲來說，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他統御自然的魔力。他很漂亮而又有天才。他的生活平靜自由，不管世界上的一切，似飛鳥般的遨遊。

伊維羅扶娜戰慄着說：『好冷的天呀！』

雷波夫斯基將她裹在他的大衣裏，悲切的說：

『我覺得我是在你的權力之下了。我是一個被廢的奴隸。今天你怎麼這樣的喜歡』

呀？」

他定睛看着她，他的眼很可怕，以至她不敢望他。

他的臉靠着她的腮，氣喘不定的低語說：『我愛得你瘋了……只向我說一個字，我就可以死……我就可以拋棄藝術……』他訥訥的急切的說：『愛我，愛……』

伊維羅扶娜閉着眼說：『不要那樣說！可怕得很。戴莫夫呢？』

『誰是戴莫夫？說甚戴莫夫？我有什麼關係對於戴莫夫？只有佛伽河，月色，美景，我的愛情，我的狂喜……一點也沒有戴莫夫在……呀，我什麼都不知道……我不管過去，只給我一會兒……一秒鐘！』

伊維羅扶娜的心很快的跳着。她竭力要想起她的丈夫；但她以前的生活，她的結婚，戴莫夫，就連夜會也算上，都覺得是無味的，鄙陋的，沈悶的，無需的，疎遠的……實在，誰是戴莫夫？說甚戴莫夫？她有什麼關係對於戴莫夫？他在自然中是永存的呢？他還是僅僅的夢幻呢？

她閉着眼睛想：「他實是腦筋簡單，優遊卒歲的人，太平凡了。讓他們定我的罪罷，讓他們捕拿我罷，我要享樂一切而死，我要享樂一切而死……我們一定要嘗人生的各種滋味……上帝呵，這是怎樣的痛苦而又甜蜜呵！」

「呀，什麼？你說什麼？」藝術家口吃的說着，擁抱着她。他貪食般的吻她的手，那時她要想抽回手去。『你愛我麼？是麼？是麼？是麼？呀，怎樣的一晚呀！永生的一夜呵！』

她看見他的淚珠瑩潔，不覺低語說：『是的呀，怎樣的一晚呀！』以後她向四圍看了看，將臂緊緊的圍着他，用力在他唇上親吻。

有聲音送過船板：『船到京西瑪了。』

重的腳步聲在他後面送過回聲來。一個侍者從茶食間經過。

伊維蘿扶娜歡喜得笑喊道：『茶房！拿酒來！』

藝術家坐在長櫈上，因驚異而臉灰白了。他以感恩而崇拜的表情看着伊維蘿扶娜。

但一會兒他閉了眼，倦着笑說：

「我倦了。」

他便將頭靠在船欄上。

五

九月二日，天氣溫和，但鬱悶無風。清晨輕霧橫過佛伽河，九點鐘時漸漸落起雨來。很難希望清朗的天氣。早餐時雷波夫斯基告訴伊維羅扶娜油畫是最無好處而且可怕的艺术，又說他不是藝術家，只有僂人纔以為他是天才。那時，他無緣無故的，拿起小刀，將他最得意的油畫都割得粉碎。早餐後，他坐在窗前看河水前進，覺得那是沒有一點生命的——沈悶，死板而且陰森。四圍都奏着悲哀的秋之進行曲。似乎岸上的綠氈，水上的寶石閃光，清朗的藍天——一切自然界的誇飾和陳設，都從佛伽河取去，關在一個箱子裏，直等春天來到。烏鴉飛過河也咒罵自然界說：『赤裸裸，赤，赤，赤！』雷波夫斯基聽見烏鴉叫，便深思他天才的枯竭和損失。他又想到全世界都是多餘的，不能獨立的，愚蠢的，他不應

該將自己緊緊的繫在那婦人身上。總之他是隱隱的在那里含着怒意。

伊維羅扶娜在隔壁牀上拉着美麗的頭髮也在那里想。她彷彿是在自己家裏，先會客廳，以後在臥室，以後又在她丈夫的書房；幻想又帶她到劇場，到裁縫鋪，到她朋友家。現在戴莫夫在做什麼事呢？他想她麼？時季快到是該想到夜會了。戴莫夫呢？親愛的戴莫夫他是怎樣的仁愛，像小孩一般的痛苦在信裏求她回家呵！每月他給她七十五盧布，她寫信告訴他說她借了藝術家一百盧布，他立刻便將那一百盧布寄來。這樣和氣的好人呵！伊維羅扶娜倦於遊歷了，倦極了，很想即刻離開鄉下人，離開佛伽河，離開骯髒的破爛草房，離開無定的飄泊生涯。如果雷波夫斯基沒有答應他的兄弟藝術家在九月二十日走，他們可以立刻分手。分手是最好沒有事！

雷波夫斯基呻吟道：『天哪，太陽還能出來麼？我沒有太陽便不能畫山水了。』

伊維羅扶娜說：『那你何不畫陰天的景色呢？你畫過一張油畫右邊有樹，左邊有牛和鵝的，正是這般景色。將牠續成豈不是好？』

藝術家縐眉道：「什麼？續成那張畫你真以為我像這樣蠢，連這一點都不知道麼？」
伊維羅扶娜嘆道：「我倒不以為你蠢，却以為你對我變了心了！」

「是的那就對了。」

伊維羅扶娜的臉變了色；她跑到火爐前痛哭起來。

「我們只須眼淚來完成那幅畫！不要哭！我有一千個原因應該大哭，但我不哭。」

伊維羅扶娜大哭起來。「一千個原因麼？第一個是因為你討厭我了。是麼？」她漸漸的由大哭變成嗚咽。「我把實話替你說出來罷：你覺得你愛我是不名譽的。你想隱瞞，不讓別人知道，但那沒有用，他們早就知道了。」

藝術家將手蓋着自己的耳朵，懇求着說：「我只要求你一件事，僅僅一件事；不要再打攪我！我不想再問你要什麼了！」

「那麼向我賭咒，你仍愛我！」

雷波夫斯基咬牙道：「痛苦極了！大約我的結果也就是投佛伽河或是神經錯亂了。」

走開些！』

伊維羅扶娜哭着說：『那麼殺我！殺我！殺我！』

她又嗚咽起來，跑回自己房裏。雨點打在茅屋頂上。雷波夫斯基雙手抱着頭，在房裏踱來踱去；後來現出決定的臉色，彷彿要找尋證據的一般，戴上帽，拿起槍，便跑出茅屋外去了。

他走時，伊維羅扶娜仍在牀上嗚咽。起初她想最好是服毒，雷波夫斯基回來便可以看見她已經死了。但一會兒她又轉了一個念頭，想到會客廳和她丈夫的書房；她彷彿靜靜的坐在戴莫夫身旁，享受清福；夜間便聽故事。於是，知識，繁華，名譽的渴慕充滿了她的心。一個農婦走進茅屋，懶懶的預備火爐來做飯。有煤煙味，空氣因煙而變爲藍色。那時走進幾個藝術家，滿鞋爛泥，一臉溼雨；他們看着圖畫，自言自語的說就是天氣陰霾，佛伽河也有牠特別迷人的地方。牆上的破自鳴鐘不住的滴搭過去，半凍的蒼蠅集在爐火前營營的叫；油蟲在長櫬下哼。

雷波夫斯基在日落時回來。他用力脫下帽子在桌子一攢，臉白人倦，滿身泥濘，倒在長櫬上，閉着眼睛。

『我倦了，』他說時揉了揉眉毛，要想睜開眼來。

要想表示對他親愛，並且她的氣已平息，伊維羅扶娜走到他面前，用梳子替他梳美麗的長髮。

他吃了一驚，彷彿有冷東西接觸了他，忙說：『做什麼？』他睜開眼來，又連說：『做什麼？』
麼？求求你，讓我一個人在這里罷！』

他用雙手推開她，他的臉色似乎厭惡而且鬱悶。農婦戰兢兢的端給他一盤菜，伊維羅扶娜看見她將大拇指放在湯裏。凡這髒農婦的饑涎欲滴，雷波夫斯基飲湯時的狼吞虎咽，茅屋的卑陋齷齪，都使她難於忍受。她覺得氣上心頭，冷冷的說：

『我們還是暫別的好，倘成天的吵架，只是多找煩惱。我不願這樣過下去。我今天就走。』

「走，爲甚坐船去？」

「今天是禮拜四——九點半有船。」

「噢是……好罷去。」雷波夫斯基柔和的說，將圍布當作手巾。「你在這里也住厭了，又沒有什麼事。只有一個極自私的人守着你去……我們二十以後再會。」

伊維羅扶娜氣也平了，靜靜的打點衣服。她的臉燃燒着快樂。她自己問自己說：「這能够麼？我還能够在會客廳裏繪畫，在臥室裏睡覺並且在餐室裏用餐麼？」她的心漸漸光明起來，她對於雷波夫斯基的怒氣完全失去。

她說：「雷波夏，我將顏色和畫筆留給你，你可以隨使用……記住，我去後你不要懶惰下來；不要氣，好好的畫畫。雷波夏，你是我的孩子！」

在十點鐘時雷波夫斯基在茅屋裏和她親吻告別，她覺得他不和她在碼頭上親吻是怕別人看見說閒話。不久輪船開到，將她載回去了。

兩天半後她到了家。戴着帽子，披着大衣，心跳得氣喘，穿過會客廳走到餐室，戴莫夫

正捲起襯衫袖，穿着沒有鈕釦的背心，坐在桌前磨刀；在他面前的一塊板上放了一隻沙鳩。伊維羅扶娜走進房，決計想把那件事瞞過去，覺得她很聰明而且有力，一定能够成功。但她一看見他寬闊、仁愛、快樂的笑和他光明、喜悅的眼，立刻覺得欺負這樣一個人是卑微而且不可能的，不可能得像誹謗偷盜和殺人一樣。她又決心當時便將一切的經過告訴他。他和她親吻並且擁抱後，她突的跪在地下，羞得擡不起頭來。

他溫和的問：『怎麼？媽媽，怎麼一回事？你倦了麼？』

她仰面向他看着，滿臉通紅，似乎求饒的樣子。但恐懼和羞恥又不許她說實話。

她說：『不怎麼……我只是……』

他拉起她來，使她坐在桌前，安慰地道：『好好的坐下！我們都在這里，請吃沙鳩！自然，你餓了，可憐的小孩！』

她竭力抑下氣喘來吃沙鳩。戴莫夫狂喜並且微笑的看着她。

六

自然，在孟冬之際，戴莫夫便看出他的妻子的不忠實來。他做出明白了的樣子。不再直線的看她的臉了；她來時也不再露出光明的笑容了；又爲避免和她同處的寂寞起見，另將他的同事科羅司提里夫請來吃飯。科羅司提里夫頭髮很短，一臉的縐紋，鈕釦總是扣一個不扣一個的，又常歡喜摸右面鬚鬚，這在伊維羅扶娜的藝術眼光看來，實在太不像樣子。吃飯時兩個醫生說，隔膜不規則的升高，心有時也不規則的跳動，神經炎便大增，他們又談到戴莫夫解剖時的新發明，有一種病平時人家診斷爲「充血感冒」其實是分分泌腺的毒癰。當然，兩個人說的都是醫藥上的話，伊維羅扶娜只好靜靜的聽着。飯後，科羅司提里夫坐在披霞娜前，戴莫夫嘆息着對他說：

「哎，大哥！請你爲我奏一哀曲。」

那時他聳着肩，攤開手，科羅司提里夫彈得不成調子，用次中音唱：『請君告我，俄國

農民何處不叫苦！』戴莫夫又嘆息起來，低下頭，手托着腮，似乎失去了知覺。

伊維羅扶娜一舉一動都極小心。她每天早晨醒來，心裏極煩躁，想起雷波夫斯基已經不愛他，幸好現在又復舊觀，一切事都成過去。但她喝咖啡時又想到雷波夫斯基將她從她丈夫那里偷了去，現在她竟一無所屬。她又想到她待雷波夫斯基總算不錯。他預備展覽一幅驚人的畫，是山水和人物的混合品，頗似波里諾夫的作風，這張畫使人人狂喜；她自己思忖，他這幅畫全靠她纔能成功。他總該感謝她，並且待她好一些，如果沒有她，他就沒有好材料來畫了。她又想起他最後會她的時候，穿了一件閃光的布衣，繫了新結，倦弱的問她：『我還好看麼？』聰明的雷波夫斯基，藍眼睛，長捲髮，自然很好看——或者可以說他似乎是好看的，並且他待她很有感情。

想了許久，商量了許久，伊維羅扶娜決定穿起衣，匆匆的坐車到雷波夫斯基的家裏來。他很高興，很得意他的佳作；他又是跳，又是裝怪樣，她拿嚴厲的話問，他總是用嬉笑的態度回答。伊維羅扶娜妒忌那幅畫，恨那幅畫，但爲了想得他歡心的原故，只好在畫前站

了五分鐘像人們站在聖物前一般的讚嘆，溫和的說：

『呀，你從來沒有畫過這樣好的畫。你知道不，這幅畫使我大吃一驚呢。』

後來她就求他愛她，不要拋棄她，憐憫她——可憐而且薄命！她親他的手，哭，使他發誓要愛她，又大言如果沒有她，他將潦倒一生，沒有好作品問世。像這樣的將他弄惱了，她又忍着氣坐車到裁縫舖，或是找女戲劇家要免費券。

有一次她知道雷波夫斯基出去了，留下一個條子，發誓說如果不來立刻看她，她就要服毒而死。他害怕起來，趕忙跑去看她，她正在那里吃飯。不管她的丈夫也在那里，他竟厚着臉皮向她說話；她也照樣的回答。他們覺得彼此鉤連着，他們是君王和仇寇；他們的怒氣隱藏着，就連寡言的科羅司提里夫也看出來了。飯後雷波夫斯基匆匆告別而去。

伊維羅扶娜問：『你到那里去？』她站在會客廳裏，狠狠的釘了他一眼。

雷波夫斯基皺了皺眉頭，眨了眨眼睛，隨便講出一個她所認識的女子的名字，故意的逗她發氣。伊維羅扶娜果真又氣又妒，跑回臥室，直挺挺的倒在牀上；更感到屈辱和羞

恥，不禁咬着枕頭，放聲的嗚咽起來。戴莫夫撇下科羅司提里夫，走到臥室裏來，心亂如麻，柔和的問：

『媽媽，不要哭得這樣利害！哭有什麼用呢？我們對於這件事要保守祕密……人家不會知道的……你自己想也知道，事情做過後是收不回來的。』

她愈想愈氣，怎樣也不止不下她那痛苦的妒忌，直想得她頭腦都痛，有了，事情做過後不是收不回來的，她趕忙洗臉搽粉，跑到女友家去。看看雷波夫斯基沒有在那里，又去找第二個，第三個……起初她覺得這樣找人很羞愧，但不一會便安若無事；她到處找尋雷波夫斯基，一個晚上幾乎將她所認識的女友家裏全都走遍；她們也全都明白她是幹什麼來的。

她向雷波夫斯基談起她的丈夫：

『這個人真豪俠，我極佩服。』

這句話她很得意，遇見藝術家是知道她和雷波夫斯基的事的，她故意加重語氣的

重複着說：

『這個人真豪俠，我極佩服。』

總之，她的生活仍和從前一樣。每逢禮拜三她仍是開夜會。演劇者背誦，油畫家作稿，音樂家奏瓊瓊璣，歌者唱歌；仍舊在十一點半以前餐室的門打開，戴莫夫微笑着說：

『來，先生們，請用晚餐！』

伊維蘿扶娜依舊找名人，找着後不滿足，又另找一個。她依舊回家很遲。但戴莫夫却不像以前那樣睡覺，他坐在書房裏做工。三點上牀，八點起牀。

有一次她站在穿衣鏡前打扮。正預備到劇院裏去，戴莫夫穿着夜服，繫着白結，走到臥室裏來。他仍是照樣的溫和的微笑，很欣喜的看他妻子的臉。他的臉色很溫和。

他說：『我方纔正在辯護我的論文。』他坐下搥腿。

伊維蘿扶娜說：『你的論文？』

『是呀，』他笑了。他走向前看他鏡中的愛寵，但她理着美髮，總也不回過臉來。『是

呀，」他又重說一次，『你懂得麼？我作過一篇病理學的論文。如此而已。』

從他臉色很容易看出來，只要伊維羅扶娜幫他快樂，祝他勝利，他立刻可以饒恕一切，並且忘記一切她所做的事。但是「論文」和「病理學」在她看來是毫無意義的，她只愁太遲了趕不上看戲。她什麼也沒有說。

戴莫夫靜靜的坐了幾分鐘，搭訕着笑了笑，就出去了。

七

這天大不吉利。

戴莫夫頭痛得利害；他沒有吃早餐，也不到醫院裏去，只是躺在他書房的睡椅上。一點鐘伊維羅扶娜到雷波夫斯基家，想拿她畫的自然之豐富給他看，問他爲甚昨天不到她家去。她對於自然之豐富並不是很看得起，只是借牠來做找尋藝術家的題目罷了。

她不待通報，徑自入室。她正把套鞋脫下放在廊下時，彷彿聽得急忙的足音，和繚繚

的衣聲。她忙走進工作室，又看見棕色裙，一閃就隱到一幅大畫後去了。那婦人一定藏在那里。就是伊維蘿扶娜自己也常藏在那幅畫後面呢！雷波夫斯基慌張的伸開兩隻手，好像驚詫她的突如其來，強笑道：

『哈，我很歡喜看你。有什麼新聞麼？』

伊維蘿扶娜眼裏充滿了淚。又羞又怒，恨不得立刻和那婦人開談判。她是她的競爭者，一定在畫後惡意的嘻笑她。

她顫抖着說：『我帶來一幅畫……自然之豐富。』

『什麼什麼？一幅畫？』

藝術家拿着畫，對畫看看，機械的走到別室。伊維蘿扶娜服從的跟隨着。

他訥訥的說話，似乎在找韻：『自然之豐富……咕嚕……類數……政府。』

工作室裏又是一陣急忙的足音和繆繆的衣聲。她去了。伊維蘿扶娜想要哭，想要打雷波夫斯基的頭；但眼淚溼透，使她看不清楚，又極羞愧，彷彿她已不是藝術家伊維蘿扶

娜，只是一隻小甲蟲。

雷波夫斯基懶懶的說：『我倦了……』他看了看書，搖頭欲睡。『好倒好，但……這是今天的畫，明天的，去年的，一月以後仍是這樣的畫……你也不覺得倦麼？我如果是你，早就不學油畫，改學音樂或是別的了……你不是圖畫家，却是音樂家。你想像不到我是怎樣的疲倦。喊聽差倒茶，好罷？』

他出去了，伊維蘿扶娜聽見他喊倒茶。爲免告別和解釋，尤其是爲防止她的哭泣起見，她趕忙跑到廊下，穿起套鞋走了。有一次她在街上微微的嘆息。她覺得從此她可以不問雷波夫斯基和油畫，就是在工作室碎心的羞辱也不會再遇見了。一切都成過去！她坐車到裁縫舖，又去找巴勒，他是昨天剛到的，從巴勒處又到樂器舖，總是想怎樣寫一封又冷又硬的信給雷波夫斯基，吐一吐氣。春夏兩季她要和她丈夫到克里米里上去住，從此將終身自由，開始新生活。

回家照常很遲，來不及脫大衣，就坐在會客廳裏，預備寫信。雷波夫斯基說她不是藝

術家；她氣不過，想在信上說他的油畫也不好，一輩子是那一樣老而討厭的東西，他一受了挫折，便難成名了。她還想寫，他的成功多虧她的助力；他如不能成功，那是因為她的助力被那躲在畫後的許多曖昧女子弄癱軟了。

『媽媽！』戴莫夫在書房裏喊，沒有開門。

『什麼事？』

『媽媽，不要進來，走到門口就是。前天我在醫院發喉痧，現在……我覺得難過。快找

科羅司提里夫來。』

伊維蘿扶娜喊她丈夫和男朋友總喊姓；她不歡喜他的名字阿西普，使她想起果歌里的阿西普，但這次她竟喊道：

『阿西普，那不能！』

『找去！我病了，』戴莫夫在門後說；她聽見他走到沙發前重又躺下。『找去，』他發出粗暴的聲音來了。

伊維蘿扶娜嚇得渾身冰冷，心想：『怎樣弄起的？莫非很危險麼？』

她弄得沒有主意，拿起蠟燭，跑到自己房裏，不知怎樣做纔好，無意間在鏡子裏看見她自己。臉白得可怕，短衣長袖，在胸前有黃花，裙子的條紋是奇怪的，她覺得她自己非常可憎而且可厭。忽然她爲戴莫夫感傷起來，他待她有無限的恩情，但他的青春却沒有好度過，和她同居的日子極少。記起他仁愛而懇求的微笑，她就哀哭起來，趕忙抽筆寫給科羅司提里夫一封懇求的信。這時是夜間兩點。

八

第二天早晨八點鐘伊維蘿扶娜因爲一夜未睡，頭有點沈沈的，不暇梳洗，便跑出臥室，看見一個不認識的黑鬚人，自然是醫生，從大廳經過。有一股藥味。科羅司提里夫站在戴莫夫書房外，用右手捻他左邊的髭鬚。

他惡狠狠的看着她說：『恕我不能讓你進來。我恐怕你受傳染。無論如何，也是無用』

的，他發狂了。」

伊維蘿扶娜低聲道：「真的是喉痧麼？」

科羅司提里夫很詫異她所問的話，喃喃的說：「他真是自作自受。你知道他得喉痧的來源麼？禮拜二他替一個小孩治病，將管子伸到小孩喉裏，將小孩的喉痧吸進去了。真蠢……笨伯一個！」

她問：「危險不十分？」

「是的，他們說這是十分危險的症候。我們一定要找須來克來，我們一定……」

先來了一個矮子，紅頭髮，長鼻子，滿口猶太白；以後又來了一個長子，弓着腰，又不整潔，像煞古代教會裏當祭師的；最後來了一個年輕人，身材魁偉，鼻架眼鏡。這些醫生全來看他們的病同事。他們輪流看護，科羅司提里夫做完仍留着不走，走來走去，像影子一般。女僕一會兒替醫生們倒茶，一會兒到藥店買藥，忙得要死，弄得房間也沒有人打掃。全都靜默而且憂鬱。

伊維羅扶娜獨自坐在房裏，想這是上帝懲罰她，因為她欺騙了丈夫。那個沈靜的，不責備人的，神祕的人——似乎是超人的，仁愛溫和，軟弱善良——躺在沙發上獨自受苦，不出喊聲。如果他心亂時將那件事說出來，醫生們一定要猜疑，不僅喉癆是罪人了。他們一定要問科羅司提里夫，他是知道這件事的，一說出來就要惡狠狠的看著她，以她為主犯，而以喉癆為從犯。她不再想佛伽河的月夜，愛情的許諾，農舍的浪漫生活了；她只想到她的變心和自私，彷彿她自己從頭到腳塗滿了黏性的髒東西，怎麼樣洗也洗不掉。

她想起她對於雷波夫斯基無休止的愛，說：『我是怎樣的欺騙他呵！事情該不至於發作罷！』

四點鐘她和科羅司提里夫用餐，他一點也吃不下，只是皺着眉，喝紅酒。她也是一點也吃不下。但她默默的禱告，向上帝發誓，只要戴莫夫復原，她將要重新愛他，做他忠心的妻子。出了一會神，看着科羅司提里夫愁：『真討厭，這樣一個沈悶的人，還有這樣大的脾氣。』彷彿她背叛了丈夫，上帝要打死她。她被死之悲哀壓迫住，感到她的生命已壞，無法

補救的了。

餐後，天已晚。伊維羅扶娜跑到會客廳，看見科羅司提里夫睡在榻上，頭枕着鑲金邊的絲枕頭，鼻息如雷。

醫生們輪流看護，感到秩序的不整齊。奇人睡在會客廳打呼，房間裏的什物亂雜無章，女主人又蓬頭散髮，——沒有一件可以發生點趣味。有一個醫生笑，但這笑也可怕。

伊維羅扶娜第二次走進會客廳時，科羅司提里夫已經醒了。他坐起吸煙。

他慢慢的說：『他得了喉痧……在鼻孔裏……唔，他的心弱……不妙。』

伊維羅扶娜說：『最好去找須來克。』

『他在這裏。他親眼看見喉痧進到他的鼻孔……誰是須來克？講句實話罷，須來克就沒有這樣一個人。他是須來克，我是科羅司提里夫，就是這樣！』

時間如此的長。伊維羅扶娜和衣躺在破牀上假寐。她覺得屋頂和天花板之間裝了一塊巨鐵，只要鐵一移動，她就舒服了。以後她又想起並沒有鐵，只是她丈夫的病。

她失神般想：『自然之豐富，嚕咕，比武……誰是須來克？須來克，格來克，墨來克，克來克。我的朋友們現在那里？他們也知道我們的憂愁麼？上帝呵，救……救我們，須來克，格來克……』

又是一塊鐵，時間如此的長，樓下的鐘打了無數響。門鈴時時在響。醫生來了……僕人託着盤上的空杯進來，說：

『主人，要收拾牀麼？』

她不答話，女僕便走了出去。鐘又響了——佛伽河畔兩天的夢境——又有人來了，這次似乎是生客。伊維蘿拉娜驚了一下，看見科羅司澀里夫走進房來。

她問：『什麼時候了？』

『大約三點鐘』

『什麼？』

『就是那麼，我來告訴你他死了。』

他坐在她牀上哭用袖子拭乾了眼淚。起初伊維蘿扶娜昏了過去；以後醒了過來，畫了個十字。

『他死了，』他剛剛顫抖着說過，又哭了起來。『他死了，因為他犧牲了他自己。真是科學界的大損失！這個人真是難得！真有學問！他替我們開了許多道路！』他緊壓着手。『上帝呀，你找也找不出這樣一個學者，只有末日纔找得出戴莫夫呀，戴莫夫呀，你做了些什麼？上帝呀！』

他絕望的用手遮着臉，不住的搖頭。

他繼續着說，愈說愈氣：『他的道德真好！純潔可愛的靈魂——不是人，是結晶體！他爲醫學服務，更爲醫學而死。白晝像牛一般的工作，自己一個錢不花；晚間還要譯書……這些破布！』

科羅司提里夫惡狠狠的看着伊維蘿扶娜，兩手拿着褥單，發狂的撕破，好像不是她犯罪，却是褥單犯罪。

「他自己一個錢不花……別人也不花他的錢。爲什麼……爲甚？」

餐室裏彷彿有沈着的聲音：「是的，一百個裏找不出一個這樣的人！」

伊維蘿扶娜記起她和戴莫夫的生活，從頭到尾，毫無遺漏。忽的明白她丈夫確是很難得的，比她一切的朋友都好。又想起她的亡父和他的同事都很重視他，方知將來他確是能成爲名人的。牆，天花板，燈，氈子，都引誘般的向她眨眼，好像說：『你把機會錯過了，錯過了！』她哭着衝出房外，經過幾個陌生人坐着的餐室，衝進她丈夫的書房。戴莫夫被褥蓋到胸部，直挺挺的躺在榻上。臉色又瘦又黃，依舊露出微笑。她摸他的胸口，他的前額，他的手。胸口還濕，前額和手都是冰冷的。他半閉的眼不看伊維蘿扶娜，只看着被褥。

她大哭了。『戴莫夫呀！戴莫夫呀！』

她想在他面前認罪；一切還未失去日子仍可快樂而且美麗的過去；他是未來的名人；從今天起她要崇拜他，她要禱告，就是自己隨便受多少苦痛也好，只要……

她哭着搖他的肩，不相信他是死了。『戴莫夫呀！戴莫夫呀！戴莫夫呀！』

但科羅司提里夫在會客廳裏向女僕說話。

『不要傻問了！快到禮拜堂看守人那里去找婦人的地名。她們要洗淨屍身，裝進棺材，做一切應做的事。』

一個姑娘的故事

九年以前，我和代理律師包特，晚間騎着馬從車站取信回來，這時正當割草期間。天氣很好，不過回來的時候，我們聽見一陣雷聲，還看見發怒的黑雲一直向着我們掩了過來。黑雲向着我們走，我們向着黑雲走。

遠遠的看過去，我們的房屋和禮拜堂都變成白色，高高的白楊銀一般的閃耀着。一陣雨氣和新割的草氣。我的同伴精神很好。他不住的笑，談着各種無意識的話。他說如果我們能夠忽然走到中世紀的城堡，有鐘樓，苔草和貓頭鷹，在城堡裏躲雨，結果被雷擊死，一定很有趣味……

於是第一陣風吹過麥田，起了一陣波浪，灰塵在天上團團轉的向四面飛揚。包特一

面笑着，一面打着他的馬。

他喊道：「好極了！妙極了！」

我受了他愉快的感染，想起一會兒我將淋得透溼，被電光擊死，不禁也笑了起來。

受了風的激動，馬便跑得像飛鳥一般的快，使人的心中歡欣鼓舞，也好像生了翅膀一般。這時我們已經到了家，風也停了，大點的雨在草上和屋頂上滴着。在馬廐旁邊，一個人都沒有。

包特親自卸下馬鞍，把馬牽到馬廐裏去。我站在門口等他弄完，一面還看着斜雨；甜蜜而又動人的草香，在此地比在田野裏還要強烈；雲和雨使得天空漆黑，只有一些兒光明。

只聽得很大的一聲雷鳴，好像要天崩地裂似的。包特走了過來，說道：「好大的雷呀！你以為這個雷大不大？」

他站在我身旁，與我一同立在門口，跑馬的餘喘未息，不住的看着我的眼睛。我知道

他是在讚美我。

他說：『娜泰芽呀，我寧願犧牲一切，只要能夠在這兒多站幾分鐘，把你仔細看個一番，我就高興極了。你今天的確非常可愛呢。』

他的眼睛喜悅而又哀懇的看着我，面色灰白。在他的鬍子上還滴下雨點來，那雨點也似乎戀愛了似的看着我。

他說道：『我愛你，我愛你，我一看見你就高興。我知道你不能做我的妻子，不過我不需要什麼，不請求什麼，只知道我愛你。沈默着罷，無須回答我，也不要把這個當作一回事，只須知道我是愛你的，讓我飽看你一頓好了。』

他的狂歡也感動了我；我看着他熱情的臉，聽他的語聲混和着浙瀝的雨聲，好像中了魔術似的，竟使我站在那兒，不能動彈了。

我想繼續不斷的看着他發光的眼睛，聽他說話。

包特說：『你什麼也不說，好極了。就是這樣沈默下去罷。』

我很快樂。我歡喜的笑着，帶着雨跑到屋裏去；他也笑了，一步一跳的，跟在我後面跑。兩個人的身上都打溼了，喘着氣，好像小孩子似的，格登格登的踏上樓梯，往房裏一衝。我的父親和哥哥，從來沒有看見我這樣的歡笑過，驚訝的看了我一看，不禁也笑了。

雨過了，雷也不響了，但雨點依舊在包特的鬍子上浙瀝。他整晚的唱着，吹着，同狗在房間吵着，賽跑着，一直鬧到用晚餐，幾乎把僕人手裏拿的酒瓶都打翻了。在晚餐的時候，他喫得很多，談着無意識的話，說什麼人在冬天喫了黃瓜，口中就有春天的香氣，諸如此類，不一而足。

我到了牀上，點燃了一枝蠟燭，把窗子打開，一種微妙的感覺便來佔據我的心靈。我記得我是自由健康的，有位分，有錢財，還受了別人的戀愛；總之，天哪，我有位分，有錢財，有位分，有錢財！真好！……縮在牀上，花園裏的露氣吹來，使我感到一陣涼意，我想找出究竟我是不是愛包特……還沒有得到結論，便朦朦朧朧的睡熟了。

第二天早晨我看見顫抖的陽光和菩提樹的影子照在我的牀上，昨天的印象，又活

潑的在我的腦中出現。生命對於我似乎是豐富、複雜而且可愛的。我低聲的唱着，趕忙穿上衣服，便跑到花園裏去了……

後來怎麼樣呢？一點也沒有什麼。冬天我們住在城裏，包特時常來看我們。鄉間的朋友只在夏天的鄉間有趣，一到冬天的城市，便完全失去有趣的地方了。你在城裏倒茶給他們，好像他們穿了別人的衣服，又好像他們把茶攪動得太長久。在城裏，包特也談到戀愛，不過便與鄉間大不相同了。在城裏，我們很清楚的明白，在我們中間隔了一道牆：我有位分，有錢財，而他卻是一個窮小子，夠不上做紳士，父親是教堂裏的助祭，而自己卻只是一個代理律師；我們兩個人——我爲了青春，他不知爲了什麼——都感到那個牆很高很厚，他與我們在城中時，常要勉強做出笑容，批評貴族社會，會客室中一有了別人，他就默默的不響了。牆壁本來沒有打不破的道理，不過現代羅曼司裏面的英雄，我以爲太懦弱了，太沒有精神了，又懶惰，又神經過敏，恐怕將來失敗，便不敢下手，個人的生活使他失望，又不敢去進行；他們不會掙扎，只會批評，稱世界爲鄙俗的，忘了他們的批評也漸漸成

爲鄙俗的了。

我受人家戀愛，幸福當在不遠，似乎幸福還時時觸動着我呢；我仍舊隨意生活，不想了解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對於生命希望些什麼，需要些什麼，時間只是不住的前進……人兒帶着戀愛的心經過我的身邊，光明的白天和溫暖的夜間一撇即去，夜鶯唱着歌，稻草散佈着香氣，一切甜蜜的回憶，很快的一撇即過，像霧一般的消逝，沒有一點可以稱讚的地方……這些往事都到什麼地方去了呢？

我的父親死了，我也有一點老了；一切使我喜悅的，安慰我的，給我希望的——雨滴，雷鳴，快樂的心思，戀愛的談話——都只成了空空的回憶，沒有別的。我在面前好像看見了一個廣大的沙漠；平原上沒有一個活人，地平線上黑暗而且可怕……

門鈴響了……原來是包特來了。冬天我看見枯樹，記起在夏天，牠原是蔥綠的，我低語過：

『呵，吾愛！』

我看見春天的伴侶，便感到憂傷和溫暖，也低語着同樣的話。

他久已移住在城內了。他顯得樣子老了一點，衰頹了一點。他久已不談戀愛，不談無意識的話，懶得辦公事，大有從幻夢中覺醒的神氣，做什麼都不起勁，對於人生不想努力，一點也感覺不到興味。現在他坐在爐旁，默默的看着爐火……

我不知從何說起，便問他道：

『你有什麼話要同我講麼？』

他答道：『沒有什麼。』

於是又沈默了。爐內的紅火映照着他那感傷的臉色。

我想到過去，立刻我的肩膀顫抖着，頭垂了下來，苦苦的哭泣起來。我非常爲我自己和他憂傷，熱烈的想念着往事。現在我不再想念位分和錢財了！

我高聲的嗚咽起來，手托着顫，噤咕着說：

『天哪！天哪！我的青春消逝了！』

他坐着不響，不向我說：『不要哭。』他知道我一定要哭的，現在是到了哭的時候了。

我從他的眼睛裏看出他很替我憂傷；我也很替他憂傷，心想像這樣膽小而無成就的人，不能爲我造一個快樂的生活，也不能爲他自己造幸福。

我送他到門口，我想，他穿外衣穿了半天，大約是在想心思。他吻我的手兩次，沒有說一句話，向着我溼溼的臉，看了許久。我相信那時他記起那一天風雨，大雷，我們的笑聲；他想向我說幾句話，也很喜歡說幾句話；終於什麼都沒有說，只是搖了搖頭，同我握了握手。上帝幫助他罷！

我送他出去以後，便走回書房，又坐在火爐前的地毯上；紅炭遮上了灰，漸漸快要熄了。雪風更加發怒的打着窗子，風在煙囪裏發出沈濁的聲音。

女僕走了進來，不住的喚我，她以爲我睡熟了。

不需要

七月的一天晚上，六七點鐘光景，一羣避暑客人——大部分是一家之長——帶着皮包，紙夾以及婦人的帽盒，剛從赫爾珂夫小車站下車，向着消夏別墅走去。看起來他們都像又倦又餓，不大舒服；在他們的眼裏，好像太陽無光，青草不綠。

這一羣人中，有一位賽金，身材高大，微帶駝背，穿了一件不值錢的舊棉衣，破舊的帽子上還有一個帽章，表明他也是社會上的人物。他走得面紅氣喘，眉宇間隱隱帶着憂鬱的神情。

一位穿薑黃色褲子的避暑客人問他：『你先生是每天到消夏別墅裏來麼？』

賽金帶着悲慘的樣子答道：『不是每天，我的妻和兒子是在此間長住的，我每星期

只來兩三次。我沒有閒暇每天到這裏來；再則，費錢也太多。」

穿薑黃褲的人嘆道：「你說的很對；實在太費錢了。從城裏到車站，你不能說是走路，總得坐馬車。還有，車票就要四十二個戈比；你在路上總要買份報看看，甚至於還要喝一杯伏加酒。這還是小花費，不值得提起的，但是，日用可了不得，可以花到兩百盧布。固然，欣賞自然却是值幾個錢——我也不爭辯……牧歌和其餘的一切；不過我們所得的薪水，就連一個小錢都應該打算打算的。你只要浪費半個戈比，就應該整夜的不能熟睡……我的收入是，我親愛的先生——我還不曾請教你的大名——我的收入是將近兩千盧布一年。我是文官，我只吸二等烟。我不枉費一個盧布去買維契汽水，這是醫生開藥方給我來治肝膽積石病用的。」

沈默了一會，賽金道：「討厭得很，我說，先生，暑假是魔鬼和婦人發明的。怨毒使得魔鬼活動，輕浮使得婦人活動。這簡直不是生活；這是作苦工，下地獄。天氣又極熱，使得你氣都透不過來。你跑來跑去，好似喪魂失魄的人，找不着安身之地。在城裏沒有傢俱，沒有僕

人……一切都搬到別墅裏來了！喫東西只好有什麼喫什麼，喝茶沒有人替你燒，洗衣服自己又不會；你到鄉間來，要想欣賞自然，就不能不冒着沙塵，在太陽底下走……唉！你結過婚了麼？

薑黃褲嘆息道：『已經有了……三個小孩了！』

『這真討厭……最奇怪的，我們都還能夠活着。』

終於避暑客人達到他們的目的地。賽金和薑黃褲告了別，獨自向自家的別墅走去。他看見房裏是死一樣的沈寂。他只聽見嗡嗡的蚊子聲，命中註定，該給蜘蛛喫掉的蒼蠅求救聲，此外便什麼也聽不見。窗前垂下了紗幔，隱約映出窗臺上紅色的殘花。在未加油漆的木板上，油畫風的石板畫旁邊，幾個蒼蠅在打瞌睡。過道，廚房以及餐室連鬼影子都找不到。在會客廳裏，賽金看見一個人，是他六歲的兒子皮亞。皮亞正坐在桌前，下唇突出，聚精會神的，把撲克牌裏紅寶石的武士翦了下來。

小孩頭也不回的說：『呵，爸爸，原來是你來了。晚安！』

「晚安……媽媽呢？」

「媽媽麼？她同婀娜爾練習戲劇去了。後天他們就要開演。他們要我也做一個小演員……你也去表演麼？」

「哪……媽媽幾時回來？」

「她說是晚上回來。」

「蘭特亞呢？」

「媽媽帶蘭特亞去幫她化粧，亞苟尼拉跑到林中採菌子去了。爸爸，爲什麼蚊子咬了人，他的肚皮就紅了起來呢？」

「我不知道……因爲他們吸血。這樣說來，難道家裏就沒有一個人麼？」

「沒有，只有我一個人在家。」

賽金坐在安樂椅裏，對着窗子呆望一會。

他問：「誰替我們預備午餐呢？」

『爸爸，他們今天的午餐，一點也沒有預備。媽媽以爲你今天不來，所以便不會吩咐預備午餐。她預備同阿爾伽在練習戲劇的地方用午餐。』

『呵，好；那麼，你喫什麼呢？』

『我還有點牛奶。他們買六個戈比的牛奶給我。爸爸，爲什麼蚊子要吸血呢？』

賽金忽然感到有一樣很重的東西壓在他的肺上，開始在咬他的肺，他很憂傷，不住的發抖，氣噎得說不出話來；他想跳起腳來，他想打爛一樣東西，他想狂喊幾聲，洩一洩氣；但是以後想起醫生曾對他說過，不能發脾氣，所以他就想竭力把憤怒壓止下去，唱了一個歌。

他聽見皮亞問他：『爸爸，你會演戲麼？』

賽金怒道：『不要傻問！一問就沒有個完。你已經六歲了，蠢得就和三歲一樣……傻孩子……比方，你爲什麼好好的，一副撲克牌，把牠剪得稀爛？好大的膽子！』

皮亞回頭不睬的說：『牌也不是你的，是蘭特亞給我的。』

賽金愈加氣了，連聲說：『你說謊，你說謊，好大的膽子！你總是說謊！你這小鬼，我要結結實實的捶你一頓！』

皮亞嚇了一跳，擡起頭來，目不轉睛的看看他父親氣紅了的臉。他那雙亮晶晶的眼睛眨呀眨的，慢慢的有些溼了起來，面部逐漸的改變，抽噎一陣，突然哇的一聲哭了。

皮亞帶哭帶說：『你爲什麼要罵我？你爲什麼惡狠狠的？我又沒有干犯你，我又不頑皮；你叫我做什麼我就做什麼……你還是要發脾氣！你爲什麼要罵我？』

賽金聽他哭得傷心，心裏就軟了。他想：『是的，我爲什麼要拿他來出氣呢？』於是他撫着兒子的肩說：『皮亞，我錯怪了你……你很乖的，你是聽話的，我喜歡你。』

皮亞一面拿袖子揩眼淚，一面嘆息了一聲，坐在原處，又去翦王后了。賽金跑到他自己房裏。他倒在沙發上，伸直了身體，手擱在腦後，陷入了沈思。小孩的眼淚溶化了他的怒氣，逐漸他肺上的重量減輕起來。他除去疲倦和饑餓，什麼都不覺得了。

他聽見門那邊的聲音說：『爸爸，我把我採集的昆蟲給你看好麼？』

『好，拿得來。』

皮亞跑到書房，遞給他爸爸一隻綠色的長盒子。賽金一拿起這盒子，便聽見盒子裏一種失望的鳴聲和爪子在盒邊抓爬的聲音。他打開蓋一看，但見蝴蝶，甲蟲，蚱蜢，蒼蠅，一大堆蟲子都用針插住，安在盒底。除去兩三隻蝴蝶以外，全都還活着，動着。

皮亞驚訝的說：『怎麼蚱蜢還是活的！我昨天早晨捉得來的，牠居然還沒有死！』

『誰教你用針這樣插的？』

『婀爾伽！』

賽金討厭起來，他說：『婀爾伽也應該這樣用針把她自己插了起來！拿開！拿開！殘害動物是可恥的事。』

皮亞走出時，他想：『我的天哪！他怎麼被人家教得這樣可怕！』

賽金想到他兒子的將來，便把一切思想撇開，連疲倦和饑餓都忘記了。那時外面的燈光逐漸微弱……他能聽見避暑客人夜浴歸來的脚步聲。有一個人停在餐室打開了

的窗前喊道：『你要菌子麼？』聽聽沒有人答應，便赤腳緩緩的走進去……終於天色漸暗，紗幔後紅花的輪廓已逐漸模糊，只嗅得着晚間的香氣。這時過道的門大聲的打開，突然有急促的脚步聲，談話聲，歡笑聲……

皮亞嬌聲喊道：『媽媽！』

賽金從書房裏看出去，看見他的妻絲蒂帕羅芙娜，和平時一樣的健康。他又看見爾伽同她一起。爾伽是個無聊的婦人，頭髮很好，可惜臉上的斑點太多了。此外同來的還有兩個不相識的男子，一個是細瘦的青年，一頭捲毛的紅髮；一個是矮小的身材，剛修過面，好像優伶一樣。

『蘭特亞！預備茶！』絲蒂帕羅芙娜說話時裙裾繚繚的響着，『我聽說賽金回來了。賽金，你在哪裏？』賽金！她說時急忙跑到書房，『你真來了。我很歡喜……兩個愛美戲劇家同到我家裏來了……來，來，我替你介紹……這位高的是羅珂邁司諾夫……他歌唱得極好；這位矮的……是史邁克諾夫：他是個真戲劇家……他背誦得極好。呵，我

疲倦極了！方纔我們練習了一次……演得很不錯。我們演的是帶有喇叭的客人和等待他……後天就要正式開演了……」

賽金問：「你爲什麼領他們來呢？」

「我自己也不知道，好人兒！用過茶後我們又要練習戲劇，還要唱一點……我同珂羅邁司諾夫合唱一個二聲曲……呵，呵，我幾乎忘了！乖乖，你差蘭特亞去買點沙丁魚，伏加酒，牛油和別的東西來。我們該請他們用晚餐……呵，我疲倦極了！」

「呸！我沒有錢。」

「好人兒！一定要買的！難爲情得很！你不要坍我的臺！」

半點鐘之後，蘭特亞上街買伏加酒之類去了；賽金喝過茶，喫過麵包，跑到臥室，倒上牀就睡。這時絲蒂蒂帕羅芙娜和她的客人，大聲的說笑，練習起戲劇來。賽金聽了很久，珂羅邁司諾夫用鼻音背誦，史邁克諾夫學着舞臺上的語調……練習完畢，大家又暢談起來，間雜着炯爾伽高聲的大笑。所謂真戲劇家史邁克諾夫講解劇情講解得很流暢，又很熱

心……

跟着就是二聲曲，曲終便是磁器相碰的聲音……賽金精神困頓，彷彿又聽得他們請求史邁克諾夫唱犯罪的婦人，聽完還要他重唱，他只得另外又唱了一個。他嘆氣，打自己的胸，哭泣，放聲大笑……賽金蹣伏着，將頭縮到被褥裏，不願再聽。

一點鐘以後，他聽見絲蒂帕羅芙妮的聲音：『路太遠，天又黑，回去不大方便。你這裏住夜不好麼？珂羅邁司諾夫可以睡在會客廳的沙發上，你，史邁克諾夫，睡在皮亞的牀上好了……我可以把皮亞放在我丈夫的書房裏……真的不要走了！』

終於打了兩點，一切聲音都停歇了，臥室的門打了開來，絲蒂帕羅芙妮進來了。

她低聲說：『賽金，你睡了麼？』

『不會睡熟怎的？』

『乖乖，到書房裏睡沙發去。我預備讓婀娜伽住在這裏，睡在你的牀上。親愛的，出去罷！我本想讓她睡在書房裏的，但她一個人睡有點害怕……起來罷！』

賽金披起浴衣，拿了枕頭，困倦的摸到書房裏去了。……覺得已經到了沙發跟前，便燃了一枝蠟燭，看見皮亞睡在沙發上。這小孩不會睡熟，看見火柴，張大了眼，他問：

「爸爸，蚊子晚上爲什麼不睡覺？」

「因爲……因爲……你和我都是人家所不需要的，……因此我們連睡覺的地方都沒有了。」

「爸爸爲什麼婀爾伽臉上有王點呢？」

「閉嘴！我最討厭人多講話！」

賽金想了一會，穿起了衣，跑到街上，舒一舒氣……他看着灰色的破曉，停滯的白雲，聽着水雞倦意的鳴聲，便夢想明天回城，可以在牀上多睡一些時，以補今日之不足……忽然在轉角處看見一個人。

賽金心想：「一定是個衛兵。」

但走近身邊一看，卻彼此認識了，原來那人就是穿蓑黃褲的避暑客人。

賽金問：『你還不曾睡麼？』

薑黃褲答道：『不會，我睡不熟。我在欣賞自然……你也在這裏，好極了。我的岳母今天夜車到的，你知道的。她把姪女們也帶了來……很好的小姑娘們！我很喜歡見她們，不過……天氣很溼呀！你也在欣賞自然麼？』

賽金搭訕着說：『這個……是的，是的，我也在欣賞自然。你知道附近有飲食店麼？』

薑黃褲舉目向天，深深的沈思了。

不 幸

書記安諾的妻蘇菲，是一個二十五歲的年輕美婦人，正同一個律師意林在樹林中慢慢的走着。意林就在她家附近消夏。這時是下午五點鐘。羽般白的雲在天上聚集着；從雲中可以窺見蔚藍的天色。雲停着不動，好像是被古老松樹的頂端捉住了的一般。天氣沈寂而且熱鬧。

遠遠的，這條樹林中的路被一條低的鐵路堤切斷，有一個哨兵荷着槍在堤上走來走去。在堤外有一個白色的大禮拜堂，聳出六個圓屋頂和一個污穢的屋頂。

蘇菲眼睛看着地，無意的將遮陽傘尖端戳着去年的枯葉，悠悠的說：『我想不到會在這里遇見你。我很歡喜能在此地和你相見。我很想正正經經的同你說幾句話，解決一』

切的事。意林呵，我請求你，你如果真的愛我敬我，那麼，請你不要再追逐我了！你跟隨我好像影子一般，你很不雅的繼續看着我，愛着我，寫給我奇怪的信，並且……並且我不知道這將在何時了局！唉，將來不知鬧到什麼結果呵？

意林不說什麼。蘇菲向前走了幾步繼續的說：

『你變得真快，這只是近兩三星期的事。五年的友誼期間，卻不曾聽見你有一個字提到戀愛呀。意林，我真不明白！』

蘇菲偷偷的看了看她的同伴。他兩眼向上，專心的看着白雲。他露出發怒的面容，好像一個人在痛苦之中，強迫着去聽無意識的話。

安諾太太聳一聳肩，繼續的說：『我真不明白，你怎麼不把自己看一看。你須知道，你做的事是不好的。我已經嫁了；我敬愛我的丈夫……我有了一個女兒……你以為這都不算什麼麼？況且，你是我的老朋友，你該知道我對於家庭生活的態度和我對於結婚神聖的觀念。』

意林很怒的潤了潤喉，嘆息了一聲。

他含糊的說：「結婚神聖……唉，天哪！」

「是的，是的……我愛我的丈夫，我尊敬他；無論如何，我是看重我的家庭和平的。我寧願我自己被殺，不願使安詠和他的女兒不快……意林呵，我請求你，爲了上帝的緣故，平安的離開我罷！讓我們依舊做誠實的好友，和以前一樣，不要再嘆氣了，這於你是不相宜的，一切都完了，不要再多說一個字。讓我們談些別的罷。」

蘇菲又偷看了看意林的臉色。意林依舊仰着向天；他面色灰白，發怒的咬着顫抖的嘴唇。她不明白他爲什麼發怒，但他的蒼白色卻很使她心裏難過。

她親熱的說：「不要氣；我們依舊做朋友罷。好麼？這裡是我的手。」

意林雙手緊緊的握住她那肥白的小手，慢慢的將她的手舉到他的唇邊。

他含糊的說：「我不是小孩子。我愛那婦人，豈是友誼所能了結的！」

「夠了，夠了！一切都完了。我們有了座位了，讓我們坐下罷。」

蘇菲的靈魂充滿了得救的甜蜜感覺；最困難而又最柔嫩的事情已經說過了，痛苦的問題已經解決。現在她能夠自由的呼吸，正視意林的臉。她看着他，感到自己的高貴，他是被她征服的俘虜。她很歡喜，這樣強壯高大的人，帶着發怒的面容和深長的黑鬚——聰明，文雅，人們還說他有天才——很馴服的坐在她的身旁，垂頭喪氣。兩三分鐘，彼此之間沒有說話。

意林開始說：『一切都沒有完。你向我說些書上的格言，「我敬愛我的丈夫……結婚神聖……」你就是不說我也知道，我還能夠多講一點給你聽。我老老實實的告訴你，我所做的事是犯罪的，不道德的。你還再說些什麼呢？人云亦云的話，說起來又有什麼味呢？閒話少講，你應該告訴我怎樣做。』

『我已經告訴過你了——走開。』

『你完全知道的，我已經走過五次了，每次我都由原路回來。五次來回的車票我都留了起來，可以拿給你看。我實在不願離開你！我掙扎，我拚命的掙扎！但這有什麼用呢，我

是沒有骨頭的，懦弱的！我不能和自然奮鬥！你明白麼？我不能離開這里，自然又抓住我，將我拉了回來。鄙陋而且可厭的軟弱呵！

意林面色緋紅，站起身來，在座位旁踱來踱去。

他捏着拳頭，含糊的說：『我簡直和狗一樣，我自己怨恨自己，侮蔑自己！天哪！又好像壞學生一樣，我愛了有夫之婦，寫些蠢笨的信，降低我的人格……咳！』

意林抓着頭皮狂叫，坐了下來。

他繼續悲哀的說：『你是虛偽的！你既不歡喜我這種討厭的行爲，爲什麼又要到這里來呢？誰叫你來的？我的信裏只求你給我一個直接了當的答覆——是或不是；但你卻不直接答覆我，每天跑來，要想無意之間和我相會；既相會了，又要拿書上的格言來教訓我。』

安諾太太吃了一驚，面孔紅了起來。因爲她的心理被意林窺破了。

她喃喃的說：『你似乎是疑心我同你開玩笑。我時常是直接答覆你的……只是今

天我請求你……」

『哼！也有像你這樣請求的！如果你直接的說「走開」，我也就早走了，但你卻從來沒有說過。你從來不會給我痛快的答覆。奇怪的猶疑不決！是的，實在的；無論你是開玩笑或是……』

意林頭倚在拳頭上，話還不會說完。蘇菲將她自己的行爲，從頭到尾的想了一遍。她記得，不但是她的外表，就是內心，也不太高興。意林這種戀愛，但是，她又覺得意林究竟也還有一點點可愛。但又不能確知這種可愛在什麼地方，所以她對着意林的請求，極難措辭回答。沈默着實在有點不大好，她便聳了聳肩說：

『這樣說來，我是該罵的。』

意林嘆息說：『我並不罵你虛僞。我並不是說一提到虛僞就是罵你。你的虛僞是自然的。你如果忽然變成真誠，天下也就要變了。』

蘇菲是不懂哲學的，但她卻願意聽人家談論，她問：

「爲什麼呢？」

「因爲只有野蠻婦人和動物是真誠的。一有了文明，就好比婦人的德性，就自然而然的虛僞起來。」

意林拿手杖搗着沙地。安諾太太聽他講話，很是歡喜，雖然有許多是她不懂的。最使她高興的便是，像她這樣一個平常婦人，居然能夠同有天才的人談到「智慧」的事情；還有，她看着他那灰白，發怒的臉，也是使她高興的。她雖是有許多話是聽不懂的，但在他的話中，卻發見他那有魅力的勇敢，近代人大都是這樣不假思索，便將大問題下了最後的決斷。

她忽然感到她是在稱讚他，不免又喫了一驚。

她很快的說，「請你恕我，我不懂，你怎麼又說起虛僞來了呢？再把我的請求重說一遍：請你做我誠實的好友，不要再纏着我了！我誠懇的請求你！」

意林嘆息說：「很好，我可以再試試看。我願意盡我的能力去做……但弄到什麼結

果我卻不知道了。或者我放一粒彈丸打中我的腦袋；或者糊裏糊塗的喝酒。我一定得到不好的結局！一切事都有個限制——同自然奮鬥，也是一樣。告訴我，一個人怎能同瘋狂奮鬥呢？你如果飲了酒，又怎能同爛醉奮鬥呢？你的印象生牢在我的靈魂裏，晝夜以至永遠，都顯在我的眼前，好像此刻的古松一般，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想呢？來，告訴我，怎樣喫苦，我纔能免去這般可憎的失意情形呢？我的一切思想，願望和夢想已經不是我自己的，都被鬼奪了去。我愛你，我很愛你，以致出了軌道；我拋棄了一切工作，一切朋友；我忘記了我的上帝！在我一生，從來不會像這樣熱烈的愛過人家。』

蘇菲想不到他們談話又談到這件事上來，離開了意林，恐怖的望着他的臉。眼淚到了他的眼裏，他的唇顫抖着，他的臉上現出懇求，饑餓的神情。

他的眼接觸着她恐懼的大眼。他含糊的說：『我愛你！你生得太美麗了！我現在痛苦得很，但我發誓，我將畢生坐在这里，看着你的眼睛。安靜一下，我請求你！』

蘇菲感到異常困惱，要想趕快說幾句話止住他。她決定說，『我要走了，』但她剛剛想

要起身，意林已經跪在她的面前……他抱住了她的膝蓋，看着她的臉，熱烈的說着話。她又是恐懼，又是煩惱，簡直不會聽他說些什麼話。現在不知爲甚，在這種危險的時候，她的腿被壓得很舒服，感到一種洗溫水浴的感覺，她覺得這種感覺是不正當的，竭力要想制止。她要想發怒，卻發不出來，她完全被軟弱，呆木和空虛佔領了，好像一個喝醉了酒的人，非常糊塗；只在她的靈魂深處，有一點點東西惡毒的辱罵她：『你爲什麼不走呢？難道就任牠去麼？是麼？』

意林握住她的手好像水蛭一樣。她不明白怎麼她自己不將手縮回去。又怎麼她和意林一樣，也是慌張的左右觀看，恐防有人窺探。白雲和古松站着不動，嚴厲的看着他們。哨兵好像柱子一樣，直挺挺的站在堤上，似乎在偷看他們。

蘇菲想：『讓他看去。』

她終於用失望的聲音說：『你聽呀！……將來怎麼樣呢？結局如何呢？』

他搖着手低聲說：『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他們聽見火車粗燥而不調諧的叫聲。這種從散文的日常世界裏發出來的冷而不適的聲音使得蘇菲驚了起來。

她很快的起身說：『我不能再留在這裡了……這應該是我在家裏的時候。火車來了！……安諾也由這車裏來了！他要用晚餐了。』

蘇菲紅着臉走向堤岸。火車頭慢慢的走過，以後便是車輛。蘇菲以爲是客車，其實卻是貨車。貨車向前進，經過白禮拜堂的背景，連成一條長線，彷彿人們的日常生活，一般的沒有盡頭。

但是火車終於過去了，最後的一輛車，有衛兵和電光的，也隱到樹後去了。蘇菲很快的轉過身來，也不看意林，很快的沿着林中的道路走了回去。她重獲得了她的自我。面孔羞得通紅，不是受了意林的屈辱——卻是她自己太懦怯了，太無恥了，像她這樣一個高貴的人，卻允許一個人抱着她的膝，而這個人又不是她的丈夫——她現在只有一個思想：趕快回到別墅，回到她自己家裏去。律師不會跟她來。在一條狹路轉角的地方，她很快

的看了看他，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他膝上的沙，向他搖手，叫他不要跟了來。

蘇菲到了家，站在房間裏，五分鐘不會移動，首先看一看窗，以後又看一看書桌。

她責罵着她自己說：『你這低等動物！你這低等動物！』

她怨恨着自己，將以前一切的事都詳盡無遺的回憶起來——她想起，雖然她現在一個勁兒的反抗意林的戀愛，她總好像願意了解他的心；還有，在她腳下時，她感到無窮的快樂。她回想起一切，一點也不寬恕自己，她羞愧得很，極想打自己幾個耳光。

『可憐的安諾，』她自己說到安諾時，想竭力表出溫柔的深情來。『我可憐的女兒菲亞，你不知道我怎樣一個母親呵！我親愛的丈夫和女兒，饒恕我！我非常……非常的愛你們！』

她急於要想證明，她依舊是個賢妻良母，這種擾亂不會破壞他們的『結婚神聖』。她便跑到廚房罵廚子，怎麼還不替安諾放好檯布。她想像着丈夫饑餓疲倦的神情，便大聲的憐惜他，親自動手替他放好檯布，這是她從來不會這樣做過的。後來她又尋着了她的

女兒菲亞，很親熱的抱她；這女孩在她看來，又冷又重，但她不願這樣想，她只向小女孩說，她爸爸是怎樣的仁慈，尊貴。

但當安諾回家時，她總做不出歡迎他的神氣。她要想強笑爲歡，無論如何都做不出來。她只剩下憤怒。她坐在窗前，感到失望和煩惱。一個人在困難的時候，要想駕馭感覺和思想，可見是不很容易的。後來蘇菲說她心裏有一陣糾纏，難於解開，好像一羣麻雀很快的飛過，難於計數。她看見了丈夫並不高興，她不歡喜他用餐的樣子，她心裏忽然下了一個結論，她開始恨起丈夫來了。

安諾又倦又餓，不等湯端上來，就將臘腸狼吞虎嚥下去，他大聲的嚼着，鼓動着兩腮。
蘇菲想：『天哪！我敬愛他，但是……他爲什麼喫臘腸喫得這樣討厭呢？』

她的思想同她的感覺一樣，雜亂無章。她同一切軟弱的人一樣，對於討厭的念頭，一切置之不理。但她愈想不用心思，意林呀，膝上的沙呀，白雲呀，火車呀，一切都很活潑的現在她的幻象面前。

她自尋煩惱的想：『今天下午，我爲什麼要到那里，好像傻子一樣呢？我難道真是這樣軟弱，連自己都信不過麼？』

恐懼擴大爲危險。這時安諸已經用過最後一盤，她便決定將一切事告訴丈夫，逃出危險。

她的丈夫脫去外衣和靴子預備小睡片刻，她便向他說：『安諸，我有一件要緊事向你說。』

『什麼事？』

『我們搬家罷！』

『唔……我們搬到那里去呢？天氣這樣熱，回城未免太早了。』

『不是；不過是旅行，以及類此的事……』

書記伸了伸懶腰重覆的說：『旅行……我也曾做這個夢，但我們那里去找旅費呢？職務又託誰代理呢？』

想了一會，他又說：

『自然，你是厭倦了。你要是高興，你就自己一個人去旅行罷。』

蘇菲也很贊成，但她立刻又想起意林一定會趁此機會，和她同車……想到這裏，看了看她的丈夫，雖已喫飽，卻依舊很疲倦。爲了某種緣故，她的眼睛釘着他的腳。——小得同婦人的腳一般，穿着條紋襪；每一隻襪的尖端有一根線露了出來。

在百葉窗後有一隻大腹蜂，頭撞着玻璃窗，營營的叫着。蘇菲看着襪子上的線，聽着蜂鳴。想着她將如何動身……意林要坐在她的對面，晝夜不離，兩眼直釘着她，憤恨自己過於懦弱，精神上受了許多痛苦，面色灰白。他要自稱爲不道德的小學生，要責備她，要搔自己的頭髮，但當黑夜襲來的時候，搭客都睡熟了或是下了站，他又要趁這機會，跪在她面前，抱住她的膝，如同在樹林中座位上的一樣……

她自己已經沈溺於白日之夢。

她說：『聽我說。我不能獨自一個人去。你應該陪我去。』

安諒嘆道：『蘇菲呵，你真胡鬧！你也要放聰明一點，不要做那做不到的事。』

蘇菲心想：『你如果知道我們的事，追都要追得來的。』

她不管一切，決定要走，覺得她已出了危險。漸漸她的腦筋清楚起來；她的精神振作起來，她又將前前後後的事想了一遍。她無論怎樣夢想，總覺得非走不可。那時她的丈夫正在小睡，夜色漸漸的來了。她坐在會客室裏彈鋼琴。音樂的聲音，使她愉快；她想到她是一個聰明人，戰勝了一切困難，尤其使她愉快。她鎮定的心告訴她自己，別的婦人也有像她這種情形的，一定會倉皇失措，而她卻能措置裕如，出了危險！她很爲她自己的德行誇耀，甚至於在穿衣鏡前很得意的看了自己兩三次。

天黑了，客人們來了。人們坐在餐室裏打紙牌；婦人們留在會客室裏和露臺上。最後到的一個是意林。他的氣色很不好，晦暗，多病，他坐在睡椅的角上，整夜的不移動。平常他是愛講話的，興高采烈的，今天他卻沈默着，皺着眉毛。人家問他的話，他只微微動着上脣，勉強的微笑，回答的話總是不快的。他也不想竭力說幾句笑話，但他的笑話總是生硬的。在

蘇菲看來，他快要得神經病了。只是現在，她坐在鋼琴前面，方纔第一次完全認識了這個不快樂的人，是真心的愛她，他的心受了創傷，不能得着安慰。爲了她的緣故，他捨了青春的大好時光，棄了母親姊妹，跟她到消夏別墅裏來，花了許多錢，尤其可憐的是，精神上受了許多痛苦。天真是過於虐待他了。

她完全認識了他的心，這時她的心痛了，如果在那時，她跑到他身邊，說一聲『不』，她的話是有力的，他一定會服從她。但她不跑到他身邊，也不說話——實在的，她不會想到要反抗他。她再也沒有像那晚這樣熱情的了。她知道意林心裏不快樂，他坐在睡椅上好像坐在熱炭上一樣；她很替他擔心，同時她覺得，有一個人在她面前，癡狂的愛她，靈魂裏便充滿了自己的勝利和威權。她感到她的青春，她的美麗，和她難攻的德行，在那晚都放縱起來。她獻着媚，不斷的笑着，唱歌時顯出一種特別的感覺和趣味。每一件事情都使她高興。她想起樹林中的談話，哨兵的窺伺，非常覺得有味。她的賓客，意林的笑話，甚至意林頸巾上的別針，她也覺得有味。這個別針從前她不會注意到，針上有一條紅蛇，眼睛是用

寶石做的；這條蛇感動了她，她恨不得在蛇身上接一個吻。

蘇菲發狂的唱着，毫無顧忌，彷彿喝醉了酒一樣。她選那些悲哀的歌，關於失望，往事，暮年一類的來唱，似乎是在嘲笑別人的憂傷。她唱：『暮年是漸漸的來了，來了……』暮年於她又有什麼關係呢？

她一邊笑着唱着，一邊不時的在想，『我好像做錯了什麼事似的。』

直到十二點，客人們方纔散去。意林是最後告辭的人。蘇菲依舊毫無顧忌的直送到露臺的最末階砌。她想告訴他，她要同她丈夫出遠門，趁便窺探他的面色。

月亮躲在雲後，蘇菲仍可以從微薄的光裏看見風吹動他的外衣和露臺頂的天幕。她也可以看見意林灰白的面色和那勉強作出來的笑容。

他不論她說話，含糊的說：『蘇菲……蘇菲……我可愛的婦人！我親愛的！我甜蜜的！』

他含着淚，湧出許多寵愛她的話，愈說愈親熱，甚至於稱她爲『你』，好像她是他的妻子一樣。他忽然出其不意的一手抱住她的腰，一手握住她的臂。

他吻着她的頸背，低聲說：『吾愛我的寶貝！真心待我罷！立刻到我這裡來罷！』

她摔開他的手，擡起頭來，要想痛罵他，但她却發不出脾氣來，一切她那自誇的德行和貞操，只能使她說那同普通女子遇着這樣情形所說的話一樣：

『你瘋了罷！』

意林繼續說：『來，讓我們走罷。我現在覺得，和在樹林中一樣，你是同我一樣的難堪。蘇菲！你是同我處於同樣的情形！你是愛我的，却故意要做出不愛我的樣子……』

他看她要走進，趕忙捉住她那線帶飾邊的袖口說：

『即使今天你不解決，明天也是要解決的！何必這樣枉費時間呢？我親愛的蘇菲呵！既已判決了，難道能逃得出定罪麼？你爲什麼要欺騙你自己呢？』

蘇菲用力將袖口扯了出來，趕忙跑進門裏去了。回到會客廳裏，她機械的關起鋼琴，長久的看着音樂架，坐了下來。她的腦筋昏亂得很。她只感到軟弱，呆木和疲倦。她的心告訴她，那晚她做的事太傻，好像一個狂妄的女郎——方纔她在露臺上被他擁抱，她的胸

和臂現在還感到不舒服。會客室裏沒有一個人；只有一隻燭在燃着。安諾太太坐在鋼琴前的圓凳上，一動也不動，好像在等待什麼似的。趁着黑夜人倦的時候，一種難於壓制的願望突然向她攻擊。這種願望好像三四十尺長的王蛇一樣，盤住了她的腿和她的靈魂，每分鐘，每分鐘的利害起來，並不使她恐嚇，却是赤裸裸站在她的前面，不能除去。

她坐着不動，足足有半點鐘，總想念着意林，於是她疲倦的立起身來，走到寢室。安諾已經睡在牀上了。她坐在打開了的窗前，只好隨自己的願望去。現在她的心裏沒有糾纏了，只向着一直線進行。她要想反抗，但她立刻又馴服了……她知道敵人是異常利害而且殘忍的。必須有力量和堅忍，纔能同敵人抵抗，她的誕生，她的教育，她的生活都足以同敵人戰鬥的。

她責備自己軟弱：『沒有道德的人！低等動物！這樣做你就高興了！』

她恨自己太軟弱，盡量的痛罵自己。例如，她說自己從來不曾講過道德，那天內心的爭鬪，簡直非常滑稽……

她想：『就算我曾經奮鬪過，這是一種什麼奮鬪呢？一個賣身的婦人在未賣身以前也會奮鬪過，但她終於賣了身。我也是和她差不多的！好像牛奶一樣，我只有一天就打翻了！只有一天！』

她證明她自己受了誘惑，不是意林誘惑她，是她自己的情感誘惑她。……懶的婦人，同許多別的婦人一樣，只知道在夏天耽於快樂！

窗外送進粗燥的次中音歌聲來：『好像一隻羽毛未豐的鳥，她的母親被殺死了。』
蘇菲心想：『我如果要逃走，這是時候了！』她的心忽然跳得很利害。

她幾乎叫了起來：『安諸！聽呵！我們走了！好麼？』

『是的，我早已告訴你了：你獨自一個人走罷。』

她說：『請你聽我講，你如果不跟我去，你就永遠不能同我見面了。我相信我已經和別人……變愛了。』

安諸問：『同誰？』

蘇菲大聲說『同誰戀愛，於你都是一樣。』

安諾坐下來，一雙腳伸出牀外，很驚異的看着他的妻灰黯的面色。

他說：『你是在做夢罷！』

他雖不相信她，依舊是吃了一驚。想了一會，向他的妻問了幾句不重要的話，他便議論起一個人對於家庭應盡的責任來……他不停的說了十分鐘，又上了牀。他的道學話不生一點效力。世界上有許多見解，有一大半是沒有經驗的人胡亂想出來的！

時候雖已很遲，避暑客人依舊在外面走着。蘇菲穿起斗篷，站了一會，想了一會……她依舊不慌不忙的向她睡熟了的丈夫說：

『你睡熟了麼？我散步去……你可以同我一起去麼？』

那是她最後的希望。她看得不着回答，便走出了門……風很大。她不管風和黑暗，只是向前進……有一種權力逼迫她前進，好像她如果停止不進，這權力便要推她。

她機械的，含糊的說『低等動物！不道德的人！』

她呼吸迫促，滿面羞慚，簡直不曉得腳是不是她自己的，但推她前進的權力，却比羞慚，道德或是恐懼還要緊張。

活財產

一

格羅和士基擁抱着麗沙，將她那粉紅指甲的手指，一個一個的挨次狂吻，使她在睡榻上，蓋着不值錢的天鵝絨麗沙一隻腳蹺起放在別一隻腳上，交叉着手，背着頭頸，躺了下來。

格羅和士基坐在椅上，靠在她身旁，彎下腰來。他簡直爲她顛倒了。

在他眼裏看來，她被那落日的光輝映照著，那是怎樣的美麗呵！

在窗前可以看見落日的全景，金黃的顏色，輕輕的着了一點紫。

整個的會客廳，連麗沙也在內，沐浴在落日的光輝裏，這光輝並不傷眼，不久便蓋滿

了黃金……

格羅和士基太歡喜了，要想說句讚美的話都說不出來。麗沙美麗得很，幾乎要使人不信天下會有這樣美麗的人。真的，她那小貓般的臉，棕黑色的眼，高的鼻子都帶着少女美，她那稀少的頭髮黑得像烟煤一般，而且鬋曲，她那樣子很溫雅的，身材恰當，輕浮得好似電氣鱈魚一般。總之……無論如何，總覺得不大合我口味。格羅和士基是被婦女拋棄的人，他一生得戀失戀，不下數十百次，自然以為她很美了。他愛她，本來盲目的愛到處能夠找到理想的美的。

他直射着她的眼睛說：『我說，我的寶貝，我有話向你說。戀愛是不能不確定的……不確定的關係，你知道的，昨天我已經向你說過了，麗沙……我們今天要把昨天發生的問題解決一下，來，我們來商量一下……我們要怎樣辦呢？』

麗沙打了個呵欠，眉頭一蹙，把頭後的右臂伸了出來。

她隨着格羅和士基輕輕地重複了一句：『我們要怎樣辦呢？』

「對呀，我們要怎樣辦呢？來，商量一下，聰明的小東西：我愛你，在戀愛生活中的人是不喜歡分享的。他是一個比利己更甚的人。我和你丈夫分享，實在使我受不住。我一想到他也愛你，我心裏恨不得把他撕成碎片。其次，你愛我……完全的自由是戀愛主要的條件……你自由了麼？不覺得有一個人緊壓着你的靈魂，使你不得安寧麼？一個你所不愛的人，很自然的，很近情的，你恨……那是第二個理由。第三……第三是什麼呢？是……我們欺騙了他，那……是……應該的。麗沙，真理是最要緊的。我們快點把這件事解決了罷！」

「那麼，我們要怎樣辦呢？」

「你可以猜得出……我想，我們應該把我們的關係「告知」他，然後與他脫離，去過自由的生活。這兩件事越是快點做越好……例如，就是今晚……也該到結束的時候了。戀愛像做賊一般，大約你也討厭罷！」

「告知告知樊亞麼？」

「是呀！」

「不行！格羅和士基，昨天我向你說過了，那是不行的。」

「爲什麼？」

「他要煩惱的。他要吵鬧了，又要做出許多不快的事來……你還不知道他的脾氣麼？上帝不許的！須告訴他。怎麼想起的呵！」

格羅和士基將手擱在眉上，長長的嘆了一聲。

他說：「是的，他恐怕不僅僅是煩惱呢。我擄掠了他的快樂。他愛你麼？」

「他愛我的。很愛。」

「又是一個糾纏！簡直叫人不曉得該從那里下手了。還是瞞着他好，告訴他便是殺他……仁慈點罷。但是，怎麼辦呢？」

格羅和士基沈思了。他灰白的臉愁容不展。

麗沙說：「我們永遠像現在這樣的度過去罷。倘若他願意知道我們的事，讓他自己

去發現去。」

「但是你知道那……是罪過的，再說……事實是你已經屬於我了，沒有人配說你不屬於我而屬於任何他人！你是我的！不能讓一個人把你奪了去……我爲他憂傷——麗沙，上帝知道我是怎樣的爲他憂傷啊！看見他傷了我！但是……總之這是沒有救了。你不愛他，是不是你同他憂愁的過活又有什麼意思呢？我們總要把這件事辦好！我們把這件事同他辦好，你就可以歸爲我了。你是我的妻，不是他的。隨他做他歡喜做的事罷。他總該有一點煩惱的……他不是起始的，也就不能做結束的……你願意逃麼？趕快！告訴我！你願意逃麼？」

麗沙從睡榻上起身，看着格羅和士基說：

「逃？」

「是的……到我宅第裏去……再到克里米……我們可以寫信告訴他……我們晚間就走。一點半有火車。好麼？好麼？」

麗沙抓了抓鼻梁，遲疑了一會。

她說：『很好，』說時眼淚流下來了。

一陣陣紅暈上了她的腮，她的眼睛睜大起來，淚滴下她的小貓臉……

格羅和士基慌得喊道：『怎麼？麗沙，什麼事來？你哭什麼？真是女孩子氣。來，怎麼愛人！』

小婦人！

麗沙舉起手，抱着格羅和士基的頸子。一陣陣嗚咽的哭聲。

麗沙喃喃的說：『我爲他憂傷……呵，我很爲他憂傷！』

『爲誰憂傷？』

『樊——樊亞……』

『你以爲我不憂傷麼？但是怎麼好呢？我們使他受痛苦……他要不快樂，要咀咒我』

們……但是，我們彼此相愛，這是不是我們的過錯呢？』

格羅和士基剛剛說到末一字，趕忙推開麗沙，跳了起來，好似被刺了一針。很快的坐

在安樂椅上。麗沙也放下手，很快的——一分鐘內——坐在長椅上。

他們倆臉紅得非常，垂下眼簾，不住的咳嗽。

一個寬肩膀，高身材，年約三十的人，穿着秘書的制服，走進會客廳來。他進來時沒有人注意。他進門碰着椅子響了一下，纔使一對戀人驚覺，四圍張看。他就是丈夫。

他們四圍張看，已經遲了。

他已經看見格羅和士基的手臂抱着麗沙的腰，他已經看見麗沙抱着格羅和士基白而高貴的頸子。

麗沙和格羅和士基同時在想：『他看見我們了！』他們不知怎麼纔好，只覺得手重得擡不起來，眼睛也不敢亂動。

丈夫不禁愕然，血紅的臉變成灰白了！

一陣苦悶的，稀奇的，靈魂衝突的沈默延長了三分鐘。呀，那三分鐘呀！格羅和士基到如今還記得。

第一個打破沈默的是丈夫，他慢慢的移動，走到格羅和士基身前，無意識的歪着臉孔，好像是微笑，伸出手來給他握。格羅和士基握任發汗的軟手，遍身戰慄起來，好似拳頭捏了一把冷霧。

他含糊的說：『晚安！』

『你好？』丈夫發出一種微弱到聽不見的聲音，於是坐在格羅和士基對面，仰了仰頸後的衣領。

又是一陣苦悶的沈默……但那樣的沈默不至太愚蠢……很困難的第一步已經過去了。

現在只要兩人中的一個跑去找火柴，或是做一件類此的小事。兩人都非常想走開。他們靜靜的坐着，誰也不看誰，摸着鬍鬚，搜盡枯腸要想一個逃避可怕地位的方法。兩人都出汗。兩人都感到難堪的苦惱，兩人都充滿了嫉恨。他們都想爭鬪……但是如何爭鬪呢，又誰先出手呢？她不在這里就好了！

樊亞說：『我昨天在大會堂裏看見你。』

『是的，我在那里……跳舞會……你跳舞了麼？』

『噯……是的……同那……同年輕的綠谷芙絲姜……她跳得很疲勞……她跳得很吃力。她是個大話匣子。』(稍停)『她說話再也沒有困倦的時候。』

『是的……跳舞得很慢。我也看見了你……』

格羅和士基偶爾看了樊亞一眼……他捉住了受欺騙的丈夫的活動眼睛，不能忍受。他很快的立起身來，很快的捏住樊亞的手，握了握，拿起帽子，走到門前，覺到他自己的背。他覺得有好幾千隻眼睛釘着他的背。這種感覺正如同優伶被觀眾叱罵，走下臺來，或是年輕的豪華子弟腦後着了一下打，被警察捉了去是一樣的。

格羅和士基的脚步聲剛剛聽不見，廳堂的門響了一聲，樊亞就跳了起來，在會客廳走了兩三轉，即便緩步到他的妻面前。她那小貓臉蹙了起來，眼睛眨呀眨的，好像在等待鞭子抽她。她的丈夫走到她面前，帶着灰色的面孔，臂頭和肩搖動。走近她衣裳旁邊用他

的膝蓋碰她的膝蓋。

他哀哭的聲音說：『你這個不要臉的禽獸，倘若再把他引到這里來，我就要……不許他進門……我要殺你。你明白麼？——哼……沒價值的東西，你也發抖呵！——賤的婦人！』

樊亞抓住她的臂膀，一把一推，好像拋橡皮球一般的，把她推到窗前……

『壞東西，下賤婦人！你這無廉恥的東西！』

她撲到窗前，用手抓住了帳幔，不然便要跌了下來。

她的丈夫眼睛閃閃發光，走到她面前，蹀着腳罵道：『不許還嘴！』

她果然不還嘴，眼睛看着天花板，孩子般的哭泣，她的面部表情，彷彿一個女孩子希望受罰一般。

『你原來愛做這宗事情。呃？想跟豪華公子逃跑！好你在聖壇前盟下的誓約呢？你的身分呢？你是良妻賢母呀。不許還嘴！』

他打她美麗而且柔嫩的肩。

「不許還嘴，你這不要臉的禽獸。我還有利害的手段要給你嘗嘗！那個痞子要是再敢來，我若看見了你——聽着——再和那下流來往，你不要想活命！我要打死你，就是到西伯利亞去充軍也不怕！我還要打死他！我決不後悔！你滾罷，我不願再見你了！」

樊亞用袖子揩眼睛和眉毛，在會客廳踱來踱去，麗沙嗚咽得更高了，聳着肩膀和她的高鼻子，撫弄着帳幔的穗子。

她的丈夫罵：「你瘋了，你愚蠢的頭腦裝滿了無意識！除了怪想沒有別的！麗沙，小女孩，這是我所不許的！你最好安分一些！我不歡喜這件事！你要是願意做豬，那麼……你去！做去罷，在我房裏沒有地方可以容納你的！捲起行李走你的，只要……你是一個妻子，因此你該忘記這些豪華公子，腦筋裏不要存這種思念！這是蠢極了的事！不要讓這件事再發生第二次！你該保守你自己的貞操！愛你的丈夫！你已經給了你的丈夫，因此你一定要愛他。真的一個還不够麼？走開去，等……唉，苦惱呀！」

樊亞停了一會；又罵道：「走開去，我告訴你，到育兒室去！你總是哭，這是你自己的錯，你去哭去罷！真討厭！去年你跟陶際科來往，今年你又跟了這個小鬼了。上帝赦免我們……」

「噯，你該曉得你的責任。你是妻子！你是母親！去年不快樂，今年又要不快樂了……哇！」

樊亞長嘆了一聲，空氣裏充滿了車釐酒的氣味。他方纔喫酒回來，微微的有點醉意。

「你知道你的責任麼？你那里會知道……你一定要教過，你的母親是個遊蕩的人，你……你就會哭！好哭去罷……」

樊亞跑到妻子面前，把她握帳幔的手拿了下來。

「不要站在窗前，人家看見你哭，不好……下次不要這樣了。你再這樣，會得到悲慘的結果。你以為我歡喜做傻子麼？你和禽獸在一起，是把我當作傻子了呢……來，够了，不用哭了……你是……下次……我自然……麗沙……不要哭……」

樊亞嘆息了一聲，一股酒氣，抱着麗沙。

「你年紀輕，又蠢，不懂事……我不在家……他們便來揩油。你該放聰明一點，慎重

一點。他們要欺騙你。我就要受不了了……我自然什麼事都做得出來的那麼，你的死期便到了。我……我什麼事都做得出來，如果你欺騙了我，我的好女孩子。我可以打得你半死……還要……把你推出大門外，隨你跟小滑頭跑去。」

樊亞用柔軟的大手來替叛逆婦麗沙揩眼淚。他待他二十歲的妻子好像小孩一樣。『來，够了，不用哭了……我饒恕你。只是……上帝不許再發生這樣的事！我饒恕你第五次，但我不能饒恕你第六次，上帝是聖潔的。上帝不會饒恕像你這宗事的。』

樊亞低下頭來，發光的唇吻着麗沙的前額。但這接吻不會繼續下去。廳室的門，聚餐室的門，客室的門，會客廳的門全都大聲響了起來，格羅和士基一陣旋風般的捲進了會客廳。他面色灰白，遍身發抖。他把臂一揮，用力把他手裏值錢的帽子撕碎。他將大衣張了開來，好像掛在釘子上的一般。他滿身包裹着狂熱。樊亞看見了他，趕忙從他妻子身邊離開，靠着窗子，做出眺望的樣子，將背朝着他。格羅和士基飛到他面前來，搖着手臂，深深的呼吸，眼睛也不看人，起始顫抖着說：

「樊亞呀！我們彼此不要再演滑稽戲了！我們彼此已經欺騙得很長久了！實在夠受了我簡直受不住。你隨便怎樣都可以，我却不能！這是嫉恨和卑鄙，這是背叛！你懂得這是背叛麼？」

格羅和士基連急帶喘的說着。

「這不是我的初意。你是一個誠實人。我愛她！我愛她勝過愛世上的一切！你已經明白，但……我說這些話是我的責任！」

樊亞奇怪了：『我將怎樣向他說呢？』

「我們一定要有個結局。這齣滑稽戲不能再拉長了！這件事也該決定一下了！」

格羅和士基抽了一口氣，繼續的說：

「我沒有她就不能生活；她之於我也是一樣。你是一個受過教育的人，你該知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的家庭生活是不會圓滿的。這個女子不是你的，所以……總之，我請求你從寬大的……人類的立腳點……來觀察這件事。樊亞！你一定知道我愛她——愛她

甚於愛我自己，甚於愛世界上的一切，在愛裏掙扎是出乎我的權力之外的！

「她呢？」樊亞悲慘而稍帶暗識的說。

「問她來呀，問她！她同一個她所不愛的人同居，和你同居……是痛苦的！」

「她呢？」樊亞重複的說，這時不帶暗識了。

「她……她愛我！樊亞呀，我和她彼此相愛！殺了我們罷，輕視我們罷，窘迫我們罷，你高興怎樣就怎樣罷，但我們不能再把這件事隱瞞你了。我們現在面對面的站着——你可以用人類最嚴酷的手段對待我們……你這失却幸福的人！」

樊亞臉紅得好似煮熟的螃蟹，一隻眼向麗沙一瞟。他起始眨眼睛。他的手指，他的嘴唇，和他的眼簾都痙攣起來。可憐的人呀！他哭泣的妻子的眼睛告訴他，格羅和士基是對的，這是一件嚴酷的事，倘若他……

他喃喃的說：「好！倘若你……在這些天……你時常……」

格羅和士基尖銳的高聲說：「上帝在上，我們了解你。你以為我們沒有意識，沒有感

覺麼？上帝在上，我知道我使你感到的是什麼苦悶了！但是我懇求你，寬容一些！我們不該受譴責。戀愛不是罪惡。無論怎樣的意志都不能反抗這戀愛……樊亞，將她給我！放她和我同走！你所受的犧牲，我都可以報償。你可以取去我的生命，只要你肯給我麗沙。你要我怎樣，我就怎樣……來，告訴我，我可以替你做一件什麼事呢？爲補償你失去的快樂，我可以使你另得一種快樂。樊亞，我能夠的；你要怎樣我就怎樣。我不能使你不快樂，這時我明白你了！

樊亞擺了擺手，好像說：『爲了上帝的緣故，走罷！』他的眼睛漸漸潤濕起來——立刻他們要看見他像小孩一樣的哭起來。

『樊亞，我明白你。我要給你別的快乐，至今你還不會知道的快樂。你歡喜什麼？我有錢，我的父親是個有勢力的人……你要錢麼？好，你要多少？』

樊亞的心立刻跳了起來……他兩隻手緊緊的握着窗幔。

『五萬好不好？樊亞，我請求你……這並不是賄賂，也不是條約……我只想犧牲我

的一部分來賠償你不得已的損失。十萬好不好？我願意的十萬！』

天哪！兩把重鎚開始打擊不快樂的樊亞發汗的顫顫。俄國的雪車帶着叮叮的鈴聲開始在他耳朵裏奔逐……

格羅和士基繼續的說：『承受了我的犧牲罷，我請求你！你將取去我良心的重擔：

……我懇求你！』

天哪！一輛綺麗的寶車，在那被五月雨打濕過的路上走，經過樊亞淚眼所眺望的窗前。馬都很好，馴善且有精神。車裏戴草帽的很多，帶着滿足的容貌，手裏拿着長釣魚竿和魚袋……一個戴白帽的學生手裏拿着一桿槍。他們坐車到鄉下去捉魚，打鳥，散步，飲茶。他們趕車到幸福地方去，那地方樊亞兒時——赤足，日炙，村執事快樂的兒子——曾經奔逐於牧場，樹林與河岸。呵，五月是如何的惡毒地引誘着呵！他們真快樂極了，脫去厚制服，坐在車子裏，飛一般的跑到鄉間，去聽鷓鴣叫。去嗅稻花香。樊亞心痛起來，一陣甜蜜的刺激使得他發抖。十萬！他長年的當着祕書，坐在辦公室裏，或是坐在破爛的小書房裏，實

在無味。因了那輛寶車，他便彷彿看見了一切他所企望的幻景呈現在他眼前……一條河，深深的，有魚；一座富麗的別墅，有高臺，大樓，風神 Aeolus 的豎琴和小銀鈴（他聽過德國傳說裏說起風神的豎琴）一碧無雲的天空和透明純潔的香氣，又使他迴想到兒時之困苦……飢餓，赤足，五點鐘起床，九點鐘睡；終日無所事事，不是捉魚，便是和農夫談話。倘他有了錢，兒時的困苦和生活的無聊便都可以免去了……何等的快樂呵！

『樊亞，不要苦我，十萬好不好？』

『唔……十五萬！』樊亞輕聲的說，聲音彷彿低叫的公牛。他說過後，低下頭來，很是羞愧，等待回答……

格羅和士基說：『好，我贊成。樊亞，我感謝你……一分鐘……請你等一分鐘……』

格羅和士基跳了起來，戴上帽子，猶豫了一下，立即跑出會客廳。

樊亞手握着窗幔比前更緊了……他羞愧極了……在他靈魂裏有一個污穢，愚蠢的感覺，但是，從別一方面看，在他顛顛裏又集滿了光明的希望！他將成爲富人了！

麗沙對於這事並無可得的利益，疾奔出半開的門，遍身戰慄，恐怕他要到她窗前來，將她丟出去。她跑進育兒室，倒在保姆牀上，彎腰睡下。她發寒戰，好像患了寒熱病。

樊亞獨自在那里。他感到氣窒，打開了窗子。空氣吹到他臉上和頸上，是何等的芬芳呵！橫倚在寶車的椅褥上，吸着這種香氣，一定更加有趣……再遠一些，出城，村莊和消夏別墅的空氣，一定比這里更香……樊亞微微的笑，完全被香氣襲住了，使他夢想到站在別墅的露台上觀看景色。他做了好一會夢……太陽落了，他仍在那里夢想，他要想把麗沙的影像除去，但麗沙的影像偏偏要追逐到他的幻夢裏來。

格羅和士基回來了，在他耳邊低聲說：『樊亞，我帶來了！我帶來了——拿着……這一捲是四萬……這張二萬元的銀行支票你後天可以到維倫替羅去拿……這是一張兌換券……這又是一張銀行支票……其餘的三萬在一兩天……我就打發用人送來。』

格羅和士基臉紅而且激動，腿不住的抖，將許多捲鈔票和幾張銀行支票放在樊亞

面前這一堆很大，各種的顯色和花樣都有。樊亞長了這麼大，還沒有見過這樣一堆鈔票和支票。他張開肥手指，也不看格羅和士基，恨不得全身鑽到紙捲裏去……

格羅和士基把票子鋪在桌上，不停的在房裏轉，尋找他用錢買來的情婦。

樊亞抓了一把票子放在口袋裏，其餘的都放在抽屜裏，喝了半杯開水，便衝到街上去了。

他發狂一般的喊：『車子！』

那晚十一點半他坐車到了巴黎旅館門口。他很響的走上樓梯，敲格羅和士基房間的門。格羅和士基說一聲：『進來！』他打開門一看，只見格羅和士基正在那里檢點行李，麗沙坐在桌旁試戴手釧。他們一見是他，都嚇了一跳。他們以爲他反悔了，帶了錢來取麗沙的。但樊亞不是爲麗沙來的。他羞愧的穿着新衣，站在門口，做出阿諛的樣子，恭恭敬敬的鞠躬。新衣確是很講究的。人家幾乎要不認得樊亞了。他的身材本來高，除了制服外又從來不會穿過別的衣服，現在忽然穿起好衣服來，格外顯眼。樣子又時新，料子又是法國

的新牌。鞋上的貝殼扣子閃閃的發光。他穿了新衣，很是羞愧，右手遮着錶鏈，那錶鏈是他一點鐘前花了三百盧布買來的。

他說：『我來商量一件事。我不能將米學佳也給你。』

『什麼米學佳？』格羅和士基問。

『我的兒子。』

格羅和士基和麗沙彼此面面相覷。麗沙的眼睛張大起來，腮紅了，唇發抖了……

她說：『很好。』

她想到米學佳溫暖的小搖籃。將小孩從溫暖的小搖籃移到旅館裏的冷睡椅上是
一件殘忍的事，於是她允許了。

她說：『等一會我要去看一看他。』

樊亞鞠躬，走出，穿了闊氣的衣服，旋轉着值錢的手杖，下了樓梯……

他對車夫說：『回家，我明天早晨五點鐘要起身……你一定要來；如果我睡熟了，你

「要喊醒我。我要出城去。」

二

是美麗的八月之夜。太陽隱在遠山後，沈落在西方的地平線上，顯出金的背景點染着紫色。在花園裏，蔭影已散，但金光依舊在樹梢嬉弄……天氣很和暖……雨方纔落過一陣。使這新鮮，透明，芬芳的空氣格外新鮮了。

我不是在敘述聖彼得堡或是墨斯科的八月，那些地方是多霧，多雨，黑暗，陰冷的。上帝也不允許我也不是在敘述我們北方殘酷的八月。我要求讀者隨着我的筆尖移動到克里米去，到那海岸，離費呵多沙不多遠的地方，那里有一座別墅住着我們的主人翁之一。這是一座美麗，清潔的別墅，環繞着花牀和剪過的小樹。一百步外有一座果園，寓主常在這裡散步……格羅和士基花了高價租到這所別墅，要一千盧布一年，我相信……別墅不值這個租價，但却很美……房子很高，牆很壯觀。欄杆極其玲瓏，彷彿嫩而易碎的樣

子，漆着淡藍的顏色。房裏掛着窗幔，照片，帷帳，彷彿一個迷人的，嫩弱的中國女子。

就在上面所述的這一晚，格羅和士基和麗沙正坐在這座別墅的露臺上。格羅和士基正讀着 *Novoye Vremya*，拿着一個綠色有耳的杯子在喝牛乳。一隻曲管裏面盛着雪爾則水（德國的一種礦水——譯者註）放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格羅和士基疑心他自己患了「加答兒」肺臟病。因了醫生狄粹夫的忠告，減去了多量的葡萄，牛乳和雪爾則水。麗沙坐在一把軟和的安樂椅上，離桌稍遠。她斜憑着欄杆，手支着頤，正在眺望對過的露臺……太陽正在對過別墅的窗前嬉弄，發光的玻璃反射出閃目的光來……那邊別墅也有花園，也有樹木，旁邊可以略略看見海浪，海水深藍，煙波浩淼，時有白帆來往……這是很可愛的！格羅和士基正在讀一本沒有作家姓名的著作，每看了十幾行，他的藍眼睛總要看一看麗沙的背……他的兩眼依舊閃耀着同樣的熱情之愛……他快活到了極點，幾乎忘了他自己所疑心的「加答兒」肺臟病……麗沙知道他在看她的背影，想到米學佳燦爛的將來，她覺得很舒服，也很靜逸……

她這時無心看海，也無心看對過別墅窗上反映的閃光，最引起她注意的就是對過別墅門前一輛一輛的貨車接連不斷的拖了來。

貨車裏裝滿了傢俱和各種家用的東西。麗沙看見別墅的格子門和大玻璃門開了，人們忙着搬運傢具，吵吵鬧鬧，聲音甚是嘈雜。大圈椅，一把遮蓋黑覆盆子色天鵝絨的睡椅，廳堂的桌子，會客廳的桌子，餐室的桌子，一個大牀，一個小孩的搖籃都從玻璃門擡了進去；還有一樣東西，用布包着，也擡了進去。麗沙想，這一定是大鋼琴，她的心動了。

她許久沒有聽見鋼琴聲了，她是很喜歡彈鋼琴的。他們的別墅裏一種樂器也沒有，格羅和士基和她只是心靈中的音樂家，再沒有別的了。在鋼琴後又擡進一大堆箱子包裹，一邊擡，一邊說着：『當心，當心！』那些是穿衣鏡和磁器。又有一輛莊麗的馬車停在門口，兩匹白馬拖着車子，看來好像天鵝一樣。

『哎哎，多麼闊氣呀，』麗沙心裏想。她記起格羅和士基是不大歡喜騎馬的，只花去一百盧布，買給她一匹老馬。拿她的馬來和天鵝般的馬一比，她的馬簡直成了臭蟲了。格

羅和士基恐怕馬跑得太快，纔給麗沙買一匹蹩腳的馬的。

麗沙看見一羣人吵吵鬧鬧的在搬東西，不禁輕輕的說了：『多麼有錢呀！』

太陽隱在山後了，空氣起始失去了乾燥和清澄，傢具仍在那里搬運。後來天很黑了，格羅和士基放下書不看了，麗沙仍是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對過別墅搬運東西。

格羅和士基說：『我們點燈罷？』

他恐怕天黑喫牛乳把蒼蠅喫了進去。

『麗沙，我們點燈罷？我的安琪兒，我們要坐在黑暗地方麼？』

麗沙也不答應。她的心正注意在對過別墅那輛四輪馬車上……那匹駕馬車的牝馬多麼愛人呵。中樣身材，又不大，又好看……一個貴人戴着高禮帽坐在車子裏；一個兩三歲的小孩，顯然是男孩子，坐在貴人的膝上搖着小手……他搖着小手，高興的喊叫。

麗沙突然失聲喊叫，從坐位上起來，向前一跌。

『什麼事？』格羅和士基問。

「沒有什麼……我只是……我在幻想……」

那個戴高禮帽寬肩的貴人從馬車裏跳了下來，把小孩也抱了下來，跳跳跟跟的走進到玻璃門。房門嘈雜的打開，他隱到別墅黑暗的地方去了。

兩個伶俐的僕人跑到四輪馬車的馬面前，很小心的把馬牽到門裏去。立刻對過的別墅就點起燈來，盤子，刀，叉的響聲遠遠的都可以聽得見。戴高禮帽的貴人正在喫晚飯，從盤子接連不斷的響聲，可以知道他喫的時候很長。麗沙彷彿嗅到了鷄湯和燒鴨的味兒。晚餐後不調諧的鋼琴聲從對過別墅裏吹送過來。這大約是戴高帽的貴人爲要使小孩快樂，故意讓小孩沒有節奏的彈着。

格羅和士基跑到麗沙面前，將手圍着她的腰。

他說：「多好的天氣！天氣真好！你覺得麼？我很歡喜，麗沙，我實在很歡喜。我太快樂了，我恐怕要樂極生悲。快樂過了頭，每每容易變成悲哀，麗沙，你知道不，無論我怎樣快樂，我總不能完全的……平靜……有一個意念總是苦惱着我……苦惱得我很利害，要除也

除不去，我日裏夜裏都不得平靜……」

「什麼意念？」

「吾愛，一個可怕的意念。我一想到你的丈夫，我就痛苦了。以前我總是沈默着不說。我恐怕擾亂了你平靜的內心，但我實在忍不住了。他在那里？他的境遇怎樣？他拿了錢去怎樣花的？可怕得很！每天晚上我看見他的臉，帶着疲勞，忍受，祈求的樣子……唉，我的安琪兒——他能不能因為受了我的錢就忘懷於你呢？他非常的愛你，是不是？」

「非常愛的！」

「是了。你看他現在一定要借酒澆愁，做了酒鬼。不然，也應……唉，我真替他憂傷！我如何的憂傷呵！你看，我們寫封信去給他，好罷？我們要安慰他……幾句，你知道的。」

格羅和士基長嘆了一聲，搖了搖頭，望安樂椅上一倒，這時他痛苦極了。他把頭放在拳頭上，好像在做遊戲。從他的臉色看來，這種遊戲是痛苦的。

麗沙說：「我要上牀去睡了。時候到了。」

麗沙跑到她自己房間，脫了衣服，鑽到被窩裏。她時常十點鐘上牀，十點鐘起牀。她是
很愛舒服的。

不一會，她就在夢神 *Morpheus* 的臂中了。整夜她做着迷離的夢……她夢到傳奇
小說，天方夜譚……一切夢裏的英雄都是戴高禮帽的貴人，就是那晚使她失聲喊叫的
那個貴人。

戴高禮帽的貴人把她從格羅和士基那里搶了去，他唱歌，打格羅和士基和她，在窗
下鞭撻小孩，向她求愛，帶她坐在四輪馬車裏……呵，夢一般閉着眼睛睡一晚，一個人有
時可以度過十年多的快樂……那晚麗沙得了許多經驗，做了許多快樂的事，就連挨打
也覺得舒服。

六七點鐘時醒來，她披上衣服，略理了理頭髮，連尖頭的韃韃拖鞋都不穿，激動感情
的跑到露臺上。一隻手遮着眼睛，以避陽光，一隻手還在拉着衣裳，她向對過的別墅注視。
她的臉現了喜色……這不是他是誰？

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上，有一張桌子放在玻璃門前面。一副茶具亮而發光，前面有一個銀茶缸。樊亞正坐在桌前，他手裏拿一隻銀柄的杯子，正在那里喝茶。他喝得異常有味，嘴唇啞啞的響，聲音直達到麗沙的耳朵裏來。他穿了一件黑花櫻色長袍。許多襪子拖到地上。麗沙畢生第一次看見她丈夫穿這樣講究的長袍。

米學佳坐在他的一個膝上，不讓他喝茶。他跳上跳下的要想抓他爸爸發光的嘴唇。每啜三四口父親總要彎下身來，在他兒子頭上接吻。一隻灰色的貓，舉起尾巴，身子抵着一隻桌腳磨擦，咪咪的叫着，要想喫東西。麗沙躲在露臺的帳幔後，眼睛釘着她以前的家裏人；她的臉發出快樂的光。

她低聲喊：『米遐』（米學佳的暱稱——譯者註）米遐！米遐，你真在這裡麼？可愛的人！他是如何的愛樊亞呵！天哪！』

米學佳用匙替她父親攪動着茶，麗沙看見了，不禁微笑了。心裏想：『樊亞是如何的愛米遐呵！我的可愛的人們！』

麗沙的心刺住了，她的頭旋轉着快樂。她倒在圈椅上坐下來繼續看他們。

她在空中和米學佳接吻，心裏却很奇怪：『他們怎麼會來的？誰叫他們到這裏來的？天哪！這一切的財富都是屬於他們的麼？那兩匹天鵝般的白馬，引進門裏去的，也是屬於樊亞的麼？』

樊亞喝完了茶，跑到房裏去了。十分鐘後，他已經站在門口，麗沙很驚訝的……他七年前還是個窮光蛋，把家抄翻了，也只有二十個戈比，現在却穿得這樣闊氣。他戴了一頂寬邊草帽，穿了一雙極光亮的鞋子，着了一件極漂亮的背心……幾千個圓圈，大的小的，在他錶鏈上閃耀。他右手很嚴肅的拿着手套和手杖。

他很高貴的動着手，吩咐僕人把馬牽了出來。

他很高貴的進了四輪馬車，告訴僕人，要他們把米學佳抱來給他，把打魚的東西也拿給他。放米學佳在身邊，把左臂圍着他，拉着馬韉繩，就動身了。

米學佳喊：『走——呀！』

麗沙忘其所以，竟在他們後面搖起手巾來送別。她如果照一照鏡子，一定要驚訝她自己那又紅暈，又歡笑，同時淚濕了她的臉。她很憂愁，她沒有在她快樂的孩子的身邊，爲了某種緣故不能立刻在他臉上狂吻。

爲了某種緣故……你一切微小的溫柔都失掉了！

麗沙跑到格羅和士基寢室，推着他睡熟的身子，要想喊醒他。『格里遐！（格羅和士基的暱稱——譯者註）格里遐起來，他們來了！吾愛！』

格羅和士基醒了，忙問：『誰來了？』

『我們的人……樊亞和米遐，他們來了，他們在對過別墅裏……我曾窺看過，他們在喝茶……米遐也……我們的米遐長得真像天仙一般，你一看就要稱讚天哪！』

『看誰怎麼你……誰來了？到那裏來？』

『樊亞和米遐……我曾經窺看對過別墅，他們坐在那里喝茶。米遐現在能够自己喝茶了……昨天你沒有看見他們搬進來麼？這是他們到了！』

格羅和士基搓着前額，臉色白了。

他問：『到了你的丈夫？』

『是呀。』

『來作甚？』

『大約他到這裏來住。他們不曉得我們住在這裏。如果他們知道，一定要來看我們的。但他們只是喝他們的茶，並沒有注意到他們是我們的鄰居。』

『現在他在那里？天哪，你不要說瘋話！他在那里？』

『他和米遐坐在四輪馬車裏釣魚去了。你看見昨天的馬廐？那就是他們的馬……』

樊亞的……樊亞坐了馬車出去了。格里遐，你知道麼？我們要米遐和我們同住……好不好？他是這樣一個美麗的孩子！這樣一個秀氣的孩子！』

麗沙不歇的講下去，格羅和士基沈思了。

格羅和士基痛苦的回憶着，停了一會說：『這是一個想不到的會聚。誰料到我們能

在這里會聚呢？……既已如……也就如此好了。好像是命中註定，我想他會着我們，他一定要感到可怕的難堪。」

「我們要米遐和我們同住麼？」

「是的，我們要……和他相遇是很可怕的……我要對他說些什麼話呢？我能說些什麼呢？這件事於他難堪，於我也難堪……我們還是不見面的好。要是有什麼事，一定要商量的話，讓僕人傳達好了……麗沙，我的頭痛。我的臂和腿也痛，我週身都痛。我的頭髮燒麼？」

麗沙摸了摸他的前額，果然是很熱的。

「我整夜做着惡夢……我今天起不來了。我要睡在牀上……我要喫金鷄納霜。小婦人呀，早餐吩咐僕人送到牀面前來了。」

格羅和士基喫過金鷄納霜，在床上整整的睡了一天。他喝了一口熱水，哀哀的哭泣，換了被單和枕頭布，他還在哭泣，覺得房裏的東西，沒有一樣不引起他傷心的。

他幻想到他受了涼，他的身體支持不住了。麗沙時常從露臺上跑到他房裏來，繼續的把她所見的對過別墅的佈置告訴他。喫午飯時她想放上點芥粉。讀者呵，如果對過別墅不能使女主人公滿意，這將使她如何的失望呵！麗沙整天的看着對過的別墅，快樂的喘着氣。

十點鐘樊亞和米學佳打魚回來了。喫了早餐。兩點鐘用午餐，四點鐘又坐着車子出去了，白馬像閃電一般的載着他們奔馳。七點鐘許多客人來看他們——都是男客。他們在露臺上打紙牌，共有兩桌，一直打到半夜。有一個客鋼琴彈得最好。客人們喫，喝，賭錢，說笑，極盡歡樂。樊亞高聲大笑，用力說着亞美尼亞 (Armenian) 古代的史事，以至於別墅四周都能聽得見。這是很快樂的，米學佳也一直坐到半夜。

麗沙想：『米遐很快樂，他不哭，他連他媽媽都不想！他把我忘了！』

於是麗沙的靈魂感到深深的痛苦。她整夜的哭泣。她的小心上有了斑點，她憂傷，她想和米學佳談話，她想和他接吻。……第二天早晨起床時，淚猶未乾，頭很痛。格羅和士基

以爲她是爲他自己的病哭泣。

他向她說：『吾愛，不要哭，我今天病好了，我的胸有點痛，但沒有什麼要緊。』

他們正在喝茶，對過別墅裏食物已經擺好了。樊亞看着他的盤子，沒有看見什麼，只見一塊鵝肉，油只是往下滴。

格羅和士基斜視了樊亞一眼。說：『我很歡喜，他的生活還不錯，但願適當的環境能減去一點他的憂鬱。麗沙，躲藏一點！他們要看見你了……我現在不想和他們說話……願上帝與他同在！何必攪擾他的平靜呢？』

但午餐不能平靜的過去。正當午餐時，那格羅和士基所懼怕的「可怕的難堪」終於發生了。格羅和士基最歡喜喫的一盤鷓鴣肉剛剛放在桌子上，麗沙便心意擾亂起來，格羅和士基正拿圍巾在揩面。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上他們看見了樊亞。他站在那里，臂倚着欄杆，逼直的注視着他們，眼睛幾乎要從腦殼裏走了出來。

格羅和士基低聲說：『進去，麗沙，進去！我說的我們要在裏邊用午餐麼！你偏不聽，你

看，你看，真……」

樊亞不住的注視，忽然喊了起來。格羅和士基看見他顯出驚訝的樣子……

樊亞喊道：『是你麼？你你也在這裏？』

格羅和士基手按着胸，彷彿說：『我的胸痛，不能喊得這樣遠。』麗沙的心裏很難過，一切東西都在她眼前旋轉起來。樊亞從露臺上跑了下來，跑過了大路，幾分鐘還不到，就已站在格羅和士基和麗沙用餐的露臺上了。可惜了鷓鴣肉！

他把大手插在口袋裏，臉緋紅的問：『你好麼？你在這裏？你也在這裏？』

『是的，我們也在這裏……』

『你怎麼到這裏來的？』

『你呢？』

『我麼？我的好友，說來話很長啦！噯噯，不要客氣——請用午餐！你知道的，我一向住在……奧若爾省。我租了一所房子。一所壯麗的房子！噯噯，請用午餐！我是五月底起租的，

現在我不住在那里了。……那里冷得很，並且——醫生又忠告我，到克里米來住。……」

格羅和士基問：『你病了麼？』

『是的……總好像……有東西咳嗽流出，在這個地方。』

說到『在這個地方』樊亞將他張開的手從頸子上摸到胃的中部。

『你也到這里來了……是的……很有趣。你來了好久？』

『七月來的。』

『你麗沙，你好麼？很安適麼？』

『很安適，』麗沙答時，心痛了。

『你失去米學佳，他却把我纏壞了。噢！他同我一同來的……我要喊李接福送他到

你這里來。很有趣。好，再會！我就要走……我昨天認識特了爾，海美左夫王子，一個快樂的

人，雖然他是亞美尼亞種。今天他舉行一個球會；我們要去打球去……再會！馬車在等着

我呢……』

樊亞點了點頭，說聲再會，就跑回家去了。

格羅和士基看見他去了，深深的嘆了一口氣道：『不快樂的人！』

麗沙問：『爲什麼他不快樂？』

『看見了你，不能稱你是他的。』

麗沙心裏想：『傻子！蠢人！』

天沒有晚，麗沙已經抱着米學佳在接吻了。起初小孩鬧着不肯，後來把他糖果喫，也就微笑的願意了。

格羅和士基和麗沙三天沒有看見樊亞。不曉得他到什麼地方去，只有晚間在家。第四天他又在用午餐的時候來看他們。他進來，和他們倆搖手，坐在桌前。他的臉色很嚴肅的……

他說：『我有話和你說。你念念看』他交給格羅和士基一封信。

『你念念看！高聲的念！』

格羅和士基讀如下文：

『我永不忘記，安慰我心的愛兒樊亞！你恭敬而且可愛的信收到了。你的信上說，請你年老的父親到溫和的克里米去，呼吸新鮮空氣，並且瞻覽異地景物。我一定要請假到你那里來，但不能很長久。我的同事，紀內熙老先生是個好人，我不能讓他太寂寞了。我很歡喜，你不會忘記你的父母……你以你的感情娛悅父親，以你的禱告紀念母親，這是很好的。望你到費呵多沙去接我。費呵多沙是個什麼樣子——像那一個地方能看看這城也是很有趣的。你的教母，就是替你施洗的教母，也叫費呵多沙。你說上帝給你福祉，使你得到二十萬盧布。我很滿意。但你現在職務很小，我不贊成你不做事；就是富人也應該做事的。我為你祝福，現在直到永遠。伊拉和安濟諾夫問候你。你該給他們每人十盧布——他們境况很不好。

愛你的父親，

修道士包特。」

格羅和士基高聲的念這封信；他和麗沙都不明白是什麼意思，眼睛看着樊亞。

樊亞遲疑的說：『你們不明白麼？麗沙，我的意思是叫你不要讓我父親看見，好在他幾天就要走的。我已經寫信給他，說是你病了，現已往高加索醫治。如果你和他見面……你自己想想看……這是很不好的……唔……』

麗沙說：『好，就這樣罷。』

格羅和士基心想：『這件事我們能够辦得到的。他既能犧牲，爲什麼我們不能呢？』

『請躲藏一些……他要看見你，又有麻煩了……我的父親是個很嚴厲的人。他要
在七個教堂裏咒罵我。麗沙，千萬不要出門。他住不長久的。不要害怕。』

包特不讓他們久等。有一天天氣很好，樊亞跑來，神秘地低聲說：

『他來了！他現在睡覺，請你留心！』

於是麗沙幽閉在四堵牆裏了。她連院子裏也不去，露臺上也不去。她只能隱身窗幔後觀看天色。她真不幸，偏偏樊亞的父親整天都在外邊，甚至露宿在露臺上。父親包特本

是一個小教區的修道士，穿了一件櫻色的長袍，戴了一頂捲邊的高帽，慢慢的繞着別墅走，戴着老花眼鏡，希奇的注視着『異地景物』。樊亞在小鈕釦上戴着 Stanislav（勳章之一種——譯者註）跟隨着他。他平時是不愛戴勳章的，但在自己人面前總愛顯顯的。在他們的社會裏他常常戴着 Stanislav。

麗沙|忍受得幾乎要死。格羅和士基也受够了。他只好孤單單的獨自一個人走。他差不多哭出眼淚來，但是……只好服從他的命運。還有更壞的事情呢，樊亞|每天早晨跑到他家來，將老人包|特的起居注背給他們聽。他對於這些起居注也受够了。

他報告他們：『他睡得很好。昨天他發怒了，因為我沒有鹽黃瓜……他遷怒於米學佳；他打米學佳的頭。』

終於，兩星期後，父親包|特末次繞着別墅，居然走了，格羅和士基頓時心裏輕鬆許多。他高興得很，滿意得很。於是麗沙和格羅和士基又回到原來的愉快生活了。格羅和士基重又祝福他的命運。但他不能時常這樣的快樂。一個比父親包|特還要壞的事情臨到了。

樊亞每天跑來看他們。樊亞，說明白點，是個頭等人物，也是個可怕的人。他在午餐時來和他們一同用午餐，一坐就是半天。那還不要緊。他們還要在用午餐時喫伏加酒，這是格羅和士基頂討厭的。他要喝五杯酒，用午餐時談話談個不歇。那也還不要緊……他還要一直坐到夜間兩點，不讓他們睡覺，更壞的，他不應該說話的時候，也要說話。到了晚間兩點，他喝伏加酒和香檳酒喝得太多了，他便抱着米學佳在臂膀裏，當着格羅和士基和麗沙的面，哭着向米學佳說：

「米遐，我兒，我是誰？我……是一個痞子。我把你母親賣了，把她賣了十五萬，上帝呵，請你懲罰我吧！米遐，乳臭的小豬，你母親在那里？失了？走了？賣去當奴隸了。我真是個痞子呀。」

這些眼淚和這些話打進格羅和士基靈魂的深處。格羅和士基要膽怯的看着麗沙灰白的臉，絞着雙手。

他要膽怯的說：『樊亞，去睡罷。』

『我就走……米學佳，來……上帝來審判我們……我一想到我的妻做了奴隸，我就睡不熟……但這不是格羅和士基的錯……貨是我的，錢是他的……拿錢換貨，一點也不錯。』

白天樊亞也不能安穩的讓格羅和士基過日子。格羅和士基所非常恐怖的，就是他在麗沙身邊。他同她去釣魚，講故事給她聽，偕着她散步，有時格羅和士基有病，還同她坐着車子出去玩，不知到什麼地方去，整夜的不回來！

格羅和士基咬着唇想：『這是暴虐的，不人道的。』

格羅和士基歡喜繼續不斷的和麗沙接吻，他沒有那些蜜一般的吻簡直不能生活，當着樊亞的面接吻實在難爲情。這真是苦惱。苦命的人兒感到被棄了。但不久命運又憐他。樊亞忽然一個禮拜沒有回來。客人約了他同到一個地方去了……米學佳也帶去了。

有一個晴明的早晨，格羅和士基散步回家，一臉的喜色。

他搓着手向麗沙說：「他來了。我好歡喜，他來了！哈——哈——哈！」

「你爲什麼笑？」

「他帶了好幾個女人來。」

「什麼女人？」

「我不知道……他有了女人是一件好事……一件頂頂好的事，真的……他依舊像個少年人的樣子。到這裡來！你看！」

格羅和士基引麗沙到露臺上，指着對面的別墅。他們都大笑起來。這是很好玩的。樊亞站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上微笑。兩個黑髮的女子和米學佳站在露臺下面。女子們正在歡笑，高聲的說着法國語。

格羅和士基說：『法國女子。在我們這邊的那個長得還不錯。輕佻的女郎，但那不要緊。輕佻的也有好的……但她們實在太輕佻了。』

有趣的是，樊亞在露臺上俯下身來，伸着長臂，圍着一個法國女子的肩，將她舉在空中，放在露臺上，嘻嘻的笑個不住。把兩個女子都舉上去了以後，又把米學佳也舉了上來。女子上去以後，又跑下來，這樣繼續的做。

格羅和士基看到這種情景，低聲說：『好力氣，嚇！』這種工作繼續了六次。這兩個女子很可愛，將她們的衣服吹起，她們也不以為意。當女子們到了露臺，把腿蹺到欄杆上的時候，格羅和士基羞愧的低下了眼簾。但麗沙只是望着笑，她的意思怎樣呢？她以為這並不是男子自己的行為不正，實在是女子們不好。

晚間樊亞跑來，煩惱的說，他現在要管家務了。

他說：『你一定要以為她們是誰是誰。她們實在是法國人。她們尖聲的喊叫，喝酒……我們全都知道。法國人生來就是這樣的，簡直不可救藥……王子』樊亞又說：『差不多無代價的給了我……他說：「帶去，帶去……」將來我一定要把你介紹給王子。一個有學問的人！他不停的寫，寫……你知道她們的名字麼？一個叫芬麗，一個叫衣撒白勒……』

……卽此便是歐洲，哈——哈——哈……西方再會！

樊亞平靜無事的別了格羅和士基與麗沙，又去忠心報効他的女子們去了。整天談笑聲和杯盤聲從對過別墅裏發了出來……電燈一直燃到深夜不熄。格羅和士基又幸福起來……終於在長期的煩惱後，他又感到快樂和平靜了。樊亞有兩個女子，還不及他有一個女子的快樂。但是可嘆，命運真沒有良心。命運彷彿同格羅和士基，麗沙，樊亞，米學佳開玩笑……格羅和士基又失去平靜了。

十天以後，有一天早晨，他醒得很遲，跑到露臺上一看，把他嚇了一跳，非常憤怒。在對過別墅的露臺下站着法國女子，在她們中間的是麗沙。她一面談話，一面時時看着自己的別墅，好像在看那個暴君醒了沒有。（格羅和士基看見這種情形，自己這樣解釋。）樊亞站在露臺上，把袖子捲了起來，舉衣撒白勒到空中，以後是芬麗，以後是麗沙。他舉起麗沙的時候，格羅和士基覺得他是在擁抱她……麗沙也蹺起一隻腿上了欄杆……唉，這些女子全是女面獅身的斯芬克斯，全都是的！

麗沙從她丈夫的別墅裏回家，蹣着脚尖走進寢室，彷彿沒有這麼一回事的一樣。格羅和士基面色灰白，帶點消耗熱症的紅暈躺在那里，彷彿一個人快斷氣的一般。

看見麗沙，他就從床上跳了起來，在寢室裏踱來踱去。

他高聲的數說道：『你歡喜這樣做，是不是好呀！多謝你呀！太太，這是叛逆！這是不道

德！讓我來告訴你！』

麗沙面色灰白，自然哭出了眼淚。女子們覺得這件事是對的，又是罵又是眼淚；倘若良心上覺得是錯的，那就只有眼淚，沒有罵。

『跟這些壞種在一起！這……這……這……是比一切非禮的行爲還要壞的！你知道她們是些什麼人？她們是秘密女子！下流貨！你是一個尊貴的婦人，怎麼也跟她們在一起，況且他……他……他要什麼？他還想要什麼？我真不懂！我已經給了他我的一半財產了——我給他很多錢！這事你也知道的！我自己所沒有的也給了他……我幾乎一切都給了他……而他！你親熱的稱呼他，我也算了。他阻止了我和你散步接吻的機會，我也算

了……一切我都可干休，惟有這件事不得干休……一定要拚個你死我活！不是他走，便是我走！我不能再像這樣並立的生活下去！你自己能夠明白……不是他便是我……夠了……杯邊已經滿了。我已經忍受了許久了。我立刻去和他講話——這一分鐘總之，他是什麼東西？他配在誰面前擺架子？哼！不配……他不要把自己太看高了……」

格羅和士基說了許多帶刺的利害話，但並不『立刻去』他膽小而且忸怩……三天以後他纔到樊亞那里去。

他走到樊亞的房裏，嚇得口都合不攏來。他想不到樊亞會有這樣闊氣！天鵝絨的帳幔，極貴的椅子……地氈也極講究，使人踏上去都要感到慚愧。格羅和士基看見過許多同時代的富人，但他從來沒有見過這樣的富人……他看見這些東西，感到混亂的煩惱，不知怎的，他走進會客廳，會得震恐起來——盤子四散在鋼琴上，還剩了些麵包屑，一個杯子放在一把椅子上，桌子底下有一隻籃子，裏面有一塊破布……果殼散堆在窗子上。格羅和士基走進時，看見樊亞不像平時修飾得整齊……面孔紅紅的，頭髮也沒有梳，穿

着便服，自言自語，在房裏踱來踱去，顯而易見很是激動感情的。米學佳坐在會客廳的睡椅上，哭得刺耳。使空氣也震動着哭聲。

樊亞看見格羅和士基進來，便說：『格羅和士基，難爲情得很，房裏這樣亂……房裏這樣亂……請坐請坐！我簡直過的亞當夏娃原人的生活了，請不要見笑……真亂得不成樣子！我不懂我自己怎麼還住得下，我真不懂叫僕人做，僕人又懶得做。天氣不好，樣樣東西都貴……不許哭。』樊亞立刻跑到米學佳面前喊了起來：『不許哭，我告訴你！小畜生，還不閉嘴麼？』

樊亞拉着米學佳的耳朵。

格羅和士基帶着哭聲說：『樊亞，你是叛逆！你怎麼待小孩這樣待法？那真是……』

『好，我是讓他不要哭……不要哭呀——我替你揩眼淚！』

『可愛的米遐，不要哭……父親不會再打你。樊亞，不要打他，他還是個嬰孩呢……』

『你……你不要小馬？我要送你一匹小馬……你真是狠心呀……』

格羅和士基停了一停，然後說：

「樊亞，你的女子們好麼？」

「不要提起。我已經無禮的把她們趕出去了……小孩要長大起來……父親應該做個模範……我要是獨自一人就好辦了……再者，我留她們又有什麼用嗎……這真是趣劇！我和她們講俄國話，她們回答我法國話。她們什麼都不懂——樣樣都要教。」

「樊亞，我有事到你這里來的，我們且談一談……唔……這也不是什麼特別的事。情……三言兩句可了……真的，我想要你一件事。」

「什麼事？」

「樊亞，你能離開這里麼？我們很高興你在這里；我們很願意，但是有點不方便，你知道麼……你要明白我。這樣是很難堪的……你我都很難堪……我們應該分開……這是很要緊的。恕我這樣說，但是……你也該自己想想，自然，像這種樣子，住在對門，使人回想……這是……不是回想實在使人難堪……」

「是的……本是這樣，我自己也想過了。很好，我不久就要走。」

「我們將十分的感謝你……樊亞，相信我，我們要時時想到你待我們的好處。你的犧牲我應……」

「是的……我只有一件事不好辦。這些東西你叫我怎麼帶去呢？我說，你把傢具買了去罷！你以為如何？不貴，八千……一萬……傢具呀，馬車呀，鋼琴呀……」

「好的……我就給你一萬……」

「好極了！我明天就走。我要到莫斯科去。這裡不能住。樣樣東西都貴，用錢像用水一樣……還沒有出門，就花了一千！我不能再像這樣過下去了，我要把小孩撫養成……感謝上帝，你願意買我的傢具……這樣身邊可以有點錢，不然我真要破產了……」

格羅和士基起身，離開樊亞，高興的回到家中。晚間他送給樊亞一萬盧布。

第二天清早樊亞和米學佳已經到了費阿多沙了。

數月倏已過去，春天又來了。和春天同來的，是晴和的天氣。生活是無悶無恨，大地看起來格外美麗了……溫暖的風從海邊吹來，從空曠的鄉間吹來……地上滿生春草，樹上新葉也顯出一片綠色。自然的新生命在那里躍動，並已穿上新衣。

我們以爲，既然自然界的一切更新，年輕而且新鮮，當然新希望和新要求也能在人心裏起些波浪……但這却很難使人的生活更新……

格羅和士基仍住在那個別墅裏……他的希望和要求小而精確，依舊集中在麗沙身上，僅集中在她身上，別無他望！仍和以前一樣，他的眼睛老是望着她，一邊流眄，一邊就陷入了沈思：『我是如何的快樂呵！』這個可憐人的確覺得非常快樂。麗沙仍和以前一樣，坐在露臺上，不知何故，煩悶的眼總喜歡望望對過別墅和繞着別墅的樹林，從樹林裏望過去，可以略窺到深藍的海……仍和以前一樣，她白天大部分消磨在沈默裏，時時

落淚，每每使得格羅和士基也辛酸起來。她應該慶祝她自己有了一種新感覺。蟲子在咬嚼她的生活力……那蟲子便是苦惱……她非常失意，苦念她的兒子，苦念她舊時愉快的生活。她過去的生活並不特別愉快，但仍覺比現在愉快些。想起以前，她和她丈夫常到戲院裏去玩呀，赴宴會呀，訪朋友呀，多麼有趣。現在同格羅和士基在一起，靜寂虛空得似死人一般……再者，這裏只有他一個人，又是煩惱，又是繼續的接着嘔心的吻，就好像一個老祖父，又是哭，又是歡喜一樣。

這真是困惱！這裏沒有寒紀耶齊同她作波蘭舞。又沒有尼可來齊，省會新聞主筆的兒子，唱歌給她聽，背詩給她聽。這裏又沒有一張桌子給她放點心待客。這裏又沒有老保姆紀來西摩夫那常常在她面前嘮叨。說她糖喫多了……一個也沒有！除了睡覺，鬱悶以外，沒有別的。格羅和士基却很歡喜這種寂寞，但……他却歡喜錯了。他爲了自私，將愛情很快的用完了。五月初，氣候似乎也在入了戀愛之網，微喘着快樂。便在這時，格羅和士基失去了一切：他所愛的女子以及……

那年樊亞又到克里米來了。他不住在對過別墅，只是無聊的走着，帶着米，過一城又是一城。他終日吃，喝，睡，賭，消磨時光。他不想打魚，也不狂喊，也不愛法國女子了。自然他被法國女子騙了些錢去。他，人漸漸的瘦了，已經不像以前那麼微笑，現在歡喜穿帆布衣服了。樊亞時時到格羅和士基的別墅裏來。他帶糖，水菓，甜食給麗沙，似乎是想消除她的悒鬱。格羅和士基對於這事倒也不在意，特別由於他坐的時候很短，並且也不常來，況且他想，米學佳總不該剝奪見母的權利。樊亞來時，打開送的東西，說了幾句話就走。而這幾句話又是對格羅和士基說的，不是對麗沙說的……他對於麗沙只有靜默，這使格羅和士基很放心；但他應該記得俄國的一句俗話：『不怕狗咬，單怕狗不吵……』一句很利害的俗話，但在實生活有時却還用得着。

有一天格羅和士基正在花園裏散步，忽然聽見兩個人談話的聲音，一個是男子聲音，一個是女子聲音，一個是樊亞口氣，一個是麗沙口氣。格羅和士基在旁竊聽，氣得面如死灰，輕輕的走向說話人面前。他便隱身在紫丁花後仔細偷聽。他的臂和腿都僵了。一陣

冷汗落到眉毛上來。他抓了幾株紫丁花，恐防跌倒。一切都完了！

樊亞的臂圍着麗沙的腰向她說：

「吾愛！我們將怎麼辦呢？這似乎是上帝的意思……我是一個痞子……我賣了你。我受了 Herod 金錢的誘惑，〔Herod (B.C. 432—425) 是希臘的歷史家。據說政府會以二萬五千金酬他。此地借以爲喻。——譯者註〕如今只剩了苦惱，就是有許多金錢又有什麼用呢？除了憂傷和誇富以外沒有別的！沒有平靜，沒有快樂，沒有住處——這就好像一個肥胖的廢人，雖是很肥，却一步也動不得……你知道安渚夏卡已經做了祕書長了麼？安渚夏卡，那個蠢傢伙！我辭了職，他……天哪！我失去了你，我失去了我的快樂。我是一個痞子，我是一個下種，將來受末日審判，你想我將如何懼怕呵！」

麗沙哀哭道：『樊亞，我們走罷。我悶得很……我悶得要死。』

『我們辦不到。錢已經拿過了……』

『那麼還他就是。』

『這倒不錯。只是……唉……我全都花了。我的小姑娘，我們只有屈服，上帝在懲罰我們。我爲了我貪財；你爲了你輕浮。我們是該受苦的……我們還是死了的乾淨。』

樊亞的宗教感情逐漸增加，舉目向天祈禱。

『但我不能再住在這裏了：我失意得很。』

『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想。我也失意呀。你以爲我沒有你能够快樂麼？我是慢性自殺！我的胸漸漸出了毛病了……你是我法律上的妻，我的肉……一塊整肉……現在你却在我家裏受苦！我在遠地跑來……尋你。』

樊亞俯身向麗沙低語，其實聲音很高，幾碼外都可以聽得見：

『麗沙，我晚間到你這裏來……不要急……我就住在附近費呵多沙……我要常住在你近處，直等到我把事情辦好……不久我就可以把錢湊集起來，一個小錢也不少！』

樊亞停止了說話，現在該麗沙說了……天哪，女子真殘暴極了！她哭着訴着，把她愛

人的缺點，她自己的痛苦，全都列舉出來。格羅和士基在旁竊聽，覺得他自己是個惡人，是個匪徒，是個謀殺者。

麗沙的結論是：『他使我失意……』

樊亞同麗沙接吻告別，走到花園門前，格羅和士基早已立在那里等他。

格羅和士基說話好像死人似的，『樊亞，你們的話我全都聽見了。你實在應該這樣，但我也不能罵你……你也愛她。但你應該知道她是我的。我的。我沒有她就不能夠生活！難道你連這點也不懂麼？就算你愛她，你失意……我不是已經給了你錢補償你的犧牲麼？爲了上帝的緣故，走罷！爲了上帝的緣故，走罷！永遠離開這裡罷！我請求你，不然你就殺了我……』

樊亞沈著的說：『我沒有地方去。』

『哼，你一切都浪費……你真是個神經病者……齊里戈夫省我有點房產，你到那里去罷。你如願意那所房子我可以送給你。那是一塊小地，很好……說實話，很好的！』

樊亞露齒笑了。他忽然覺得他自己坐在九霄雲裏。

『我願意送給你。……今天我就寫信給我管地的人，給他一封保證書，說是你已將那塊地買了去。你對人家說，也不妨說是買來的。……我請你，走罷。』

『很好，我就走。我懂得了。』

『我們去找中人去。……立刻去。』格羅和士基高興得了不得，立刻去喊馬車。

這天晚上，麗沙坐在常和樊亞私會的地方，格羅和士基跑到她身邊來。他坐在她旁邊，握着她的手。

略為沈默了一會，他問：『麗沙，你悶得很麼？你憂傷麼？我們何不出去玩玩呢？何必老是坐在家裏呢？我們去散散步，快活快活，找幾個朋友……好不好？』

『我不想出去。』麗沙說時，灰白的臉轉向樊亞常來的一條路上。

格羅和士基略略一想，知道她的心事，她是在等樊亞。

他說：『麗沙，我們回去罷，這里濕得很。』

『你去罷，我就來。』

格羅和士基心裏又想。

他問道：『你是等他麼？』眉毛一皺，他的心好像紅火鉗夾了一下的樣子。

『是的……我有雙襪子，想叫他帶給米遐……』

『他不來了。』

『你怎麼知道？』

『他已經走了……』

麗沙眼睛睜得大大的……

『他已經走了，到齊里戈夫省去了。我已將我的房子給了他。』

麗沙頓時面色更加灰白，捉着格羅和士基的臂，恐防跌倒。

『我看見他坐了三點鐘的輪船走的。』

麗沙立刻摸着她的頭，身子搖了一搖，倒在坐位上，遍身發起抖來。

她哀哭道：『樊亞，樊亞！我要到樊亞那里去呀……愛人呀！』

她的歇私的里亞病發作了……

從那晚起，直到七月，避暑的客人常看見兩個影子在公園裏走。影子從早到晚地飄浮，使得避暑的客人感到陰慘……在麗沙的影子後一定跟着格羅和士基的影子……我所以稱他們爲影子的，就是由於他們都失去了他們的常態。他們生得又瘦削又憔悴，又畏縮，不像個人，只像個影子……兩個人都好像故事中所說，成了賣蟲藥的猶太人的跳蚤。

七月初，麗沙逃了，留下一個字條，說是去看『她的兒子』。幾天就回來……幾天就回來！她是趁格羅和士基睡熟時，在晚間逃跑的……格羅和士基讀了信以後，繞着別墅，整整的走了一個禮拜，他好像瘋了，也不喫，也不喝。八月他得了寒熱病，九月他就出了遠門，他現在也愛喝酒了……他希望在酒裏得到安慰……他將一切幸福都浪費了，但是，這個可憐的人，他終不能忘記那小貓臉的可愛女子……人不快快樂樂的死，也不憂憂

愁愁的死。格羅和士基頭髮都愁白了，但他沒有死：他一直活到今天……他從遠處跑來，要想偷看一下麗沙……樊亞張臂歡迎他，讓他永遠住在他家裏。他住在樊亞那里，直到今天還住在那里。

今年我碰巧到樊亞那里去。我看見男主人和女主人正在那里喫晚飯……樊亞看見我來，非常高興，他把好東西都讓給我喫……他長得矮了點，臉有點虛胖，雖然是很紅，看起來似乎養得很好……他還沒有掉頭髮。麗沙也長肥了些，肥胖於她是不相宜的。她的臉不像小貓了，唉，可惜！只像個海豹。他的頸向上長，向外長，向兩旁長。他們的生活過的是頭等的。他們的東西很多。房裏的僕人和食物簡直像流水一樣……

我們喫完晚飯，便閒談起來。我忘記了麗沙不會彈鋼琴，我便要求她彈奏一曲。

樊亞說：『她不會彈琴，她不是樂工……好伊凡，叫格羅和士基來！他是幹什麼的？』

樊亞轉身又向我說：『我們的樂工就要來了；他會彈吉他。我們把鋼琴留給米學佳——』

我們要他教米學佳……」

五分鐘後，格羅和士基走到房間裏來——睡容滿臉，髮亂不梳，鬚長不薙……他走進來，向我鞠躬，坐在一旁。

樊亞向他說：『你看，誰睡得這樣早？你真是個懶豬！你總歡喜睡，歡喜睡……睡昏了！喂，給我們彈一曲動人的……』

格羅和士基調了調吉他，觸着弦，開始唱起來：

『昨天我期待我的愛人……』

我聽着歌聲，望着樊亞泰然的容貌，心裏想：『可惡的畜生！我彷彿聽見了哭聲……』

格羅和士基唱完了，向我們一鞠躬就出去了。

他出去後，樊亞說：『你想，我有什麼辦法？我真的被他攪擾壞了！白天他總是亂想心思……晚間他就哀哭……他睡覺，但在睡夢中還要嘆氣，哀哭……這是一種病……你想，我還有什麼辦法？我簡直想不出法子來！他不讓我們睡……我怕他有神經病，人都以

爲我待他不好……究竟那一樁待錯了他？他同我們一同喫喝……只是我們不給他錢。要是給了他錢，他又拿去買酒，或是化掉……那又要麻煩我了！上帝恕我，他是一個罪人呀！

他們留我們在那里過夜。第二天早晨醒來，聽得隔室樊亞在罵人……

『禱告，禱告，會把你腦袋都磕破了！誰叫你自己把事情做錯了的！木頭，想想看！聰明一點！你怎麼不說話呀？』

『我……我……錯了，』一種求饒的低聲說。

這聲音像是格羅和士基的。

格羅和士基送我到車站。

沿路他低聲對我說：『他是個暴君，他是個和氣人，但却是個暴君！他簡直一點良心也沒有……他苦了我！要不是爲了那個女子，我早就走了。我捨不得離開她。雖是捱罵，總比離開她好受些。』

格羅和士基長嘆了一聲，又說：

『她有個小孩……你看見過麼？那真是我的兒子……我的……她立刻會知道她的錯誤，又要來愛我的。她也受不了他……』

『你是個窮小子……』我忍不住向格羅和士基說了。

『是的，我的心軟弱得很……那是實在的。我生來就是個弱者。你知道我是怎麼生出來的麼？我的繼父殘忍的壓迫一個小書記——他待他真是殘忍極了！他要把他毒死……我的母親心腸很軟。她是平民，是女工……她是很愛那小書記的……所以我便生出來了……一個受虐待的書記之子。我怎麼能有堅強的意志呢？我從那里去得這堅強的意志呢？第二次鐘響了，車快開了……再會？請再到我們這里來玩，請你不要把我告訴你的話對他說呀。』

我和格羅和士基握手道了別，就走進到車廂裏去了。他在車前鞠躬，轉身跑到水櫃邊——我想他是口渴了！

污 泥

一

一個青年穿了一身雪白的戎裝，在馬鞍上莊嚴的顫動着，走到一家酒店的院子裏。這酒店現在是由羅西亭的後嗣掌管着。太陽無心的看着這年青中尉的帽章微笑，又看着樺樹的白樹幹，還看到院子裏亂丟着的碎玻璃。夏天的一切都顯出光明而且有生氣，最美麗的是那嫩弱的綠葉歡樂的跳舞，向着晴朗的藍天眨眼睛。就連煤煙滿積的磚屋和那氣味難聞的酒店都沒有把這好的印象破壞。中尉很愉快的從馬上跳下來。立刻就有人過來，把馬牽了去。他摸着自己美麗的黑鬚，走到門口。他看見階沿舖着溫和輕軟的舊氈，最高一級一個不大年青的女僕倨傲的走了下來。中尉一句話都不說，把片子遞

給了她。

女僕拿着片子穿過幾個房間，看見片子上寫的是「蘇國基」。一分鐘後她又走出來向中尉說，她的女主人不能出來看他，她有點不舒服。蘇國基仰望着天花板，抿緊了嘴唇。他說：『真把我急壞了！』他又懇切的向女僕說：『去對蘇珊娜講；我急於同她說幾句要緊話。只講一分鐘。千萬要請她答應。』

女僕聳了聳右肩，懶懶的又跑進去了。

停了一會，她跑了出來，嘆息一聲說：『好罷！請進罷。』

中尉跟着她走過五六間華麗的大房間，穿過一個走廊，這纔到了一間四方的高大房間，一眼就看見許多鮮花，還有那茉莉的濃香，刺激得人怪難過的。花都繞在四圍的格子牆上，遮着窗子。從天花板上懸掛下來，繞滿了角隅，簡直成了花房了，不像住家的房子。金絲雀，金翅雀都在綠葉叢中叫着，飛着，翅翼撲着窗上的玻璃。

中尉聽見一個女性的聲音說：『對不起得很，我在這種地方接待你。昨天我有點頭

痛病，恐怕復發。你有什麼事麼？」她雖是勉強說着俄國話，「而」音說得不大對，依舊說得很動聽的。

正對着門口，他看見一把老人用的大矮椅子，椅子上坐着一個女子，穿着講究的中國長衫，頭上包裹着，靠在枕頭上，羊毛的肩巾遮住了她的臉。只露出又長又尖的鷹鼻和一隻烏溜溜的大眼睛。她那寬大的衣服遮住了她的全身，但從她美麗的手，聲音，鼻子和眼睛看來，大約是二十六七歲光景。

中尉的靴距響着，說道：「恕我冒昧……我來介紹我自己罷，我的名字叫做蘇國基。我的表哥谷路珂是你的鄰居，他要我到這裏來……」

徐珊瑚插嘴道：「我知道！我知道谷路珂請坐罷；我不歡喜談正經的大事。」

中尉的靴距又響着，他坐了下來繼續說：「我的表哥要我來請求你一件事情，你的亡父去年冬天向我的表哥買燕麥，還欠一些小款，沒有清償。期限是在下星期，但我的表哥請求你特別原諒——最好是今天就付。」

中尉說話的時候，偷眼向四圍看了一看。

他想到：『我究竟是不是在她的寢室裏呢？』

在房間的一角，葉簇濃密高大，粉紅的帳子，好像出殯的羅帳，帳子下面有一張床，還沒有鋪好，褥單和被褥都混亂的放着。近旁兩個圈椅上放了兩堆綳縮的女衣。褲子，綳花邊的袖子和裙子都拖在地毯上，還有白紗帶，香煙頭，包糖果的紙……在牀底下各種拖鞋排成一行，有尖頭的，也有方頭的。中尉覺得茉莉的香氣不是從花裏發出來的，卻是從牀和拖鞋發出來的。

徐珊瑚問道：『共總欠多少呢？』

『兩千三百。』

那猶太女子又露出一隻烏溜溜的眼睛，說道：『呵哈！你說這是小款麼！今天付或是下星期付，好在都是一樣。自我父親死後，近兩月來不知還了多少賬……這樣一大堆傻事情，簡直把我的頭都弄昏了。真不錯！我要出遠門，他們偏要拉着我幹這些傻事。』她又

半閉着眼睛囁咕着說：「酒呀，燕麥呀，賬單呀，百分率呀，或者如我那書記長所說一別分率」呀……討厭極了！昨天我趕走了一個練習生，因為他拿這些事來向我說。我對他講：「滾你的罷！你們這一般人我都不高興看。」他吻過我的手就走了。我對你說你的表哥不能再等兩三個月麼？」

中尉笑道：「爲難得很！我的表哥就是等一年也沒有什麼要緊，不能等的是我自己呀！你曉得。我爲了自己纔肯來跋涉一遭，這是我應該告訴你的。不管怎樣我一定要弄一點錢，不幸我的表哥用得連一個盧布都不剩。我不得不騎着馬亂跑，收集欠款。方纔我向一個佃戶討錢，現在輪到你了；我還要往別的地方去討錢，必須湊滿五千盧布，急等着要用！」

「什麼話！年紀青青的人要錢幹什麼用開玩笑。你是荒於酒色呢？還是賭博輸了錢呢？還是要結婚呢？」

中尉的靴距響着，欠了欠身，笑道：「你猜對了！真的我要結婚呢。」

徐璣娜仔細的打量中尉一下，把面孔一歪，嘆了一口氣。

她一面尋找手帕，一面說道：『我真不懂，爲什麼一個人要結婚！人生短促，正宜及時行樂，放蕩逍遙，又何苦把鏈子套在自己的頭上呢！』

『各人有各人處世的方法……』

『是的，是的，自然；各人有各人的處世方法……可是，我說，你真的要娶一個貧寒女子麼？你戀愛發了狂麼？爲什麼你一定要五千呢？四千不行麼？三千不行麼？』

中尉心裏想：『她的嘴真利害！』隨即答道：『我有我的困難。在法律上軍官非過二十八歲不許結婚；如要結婚，必須辭職，否則便應交出五千盧布的保證金。』

『呵，現在我明白了。你聽我說。方纔你說，各人有各人處世的方法……也許你的未婚妻是個了不起的女子，不過……不過我總不明白，大丈夫怎麼能跟女子住在一起。這件事我一輩子都不會明白。謝謝上帝，我活了二十七年，從來不曾看見過一個受得了的女人。她們都是些感情的風騷女子，不道德，說謊……只有女廚子和女僕我還看得起，所

謂太太小姐，我簡直不願她們沾身。感謝上帝，她們恨我，幸而沒有來打攪我！如果要起錢來，總是差遣她的丈夫，從來不會自己親身來過，並非驕傲——只是膽怯。她怕我做臉色給她看。我知道她們爲什麼恨我！我做的事都是她們所想做而不敢做的。她們怎能不恨我呢？大約你已經聽到許多毀謗我的話了罷……」

「我初來乍到，什麼都不曉得。」

「哼，哼……你說謊罷！你表哥的妻子肯讓你來麼？她讓一個年紀青青的男子到一個可怕的女子面前來，怎能不加以警告呢？哈哈……請問，你的表哥還好麼？他長得很漂亮……我在大衆裏看見過他好幾次。你爲什麼這樣的看着我呢？我常到禮拜堂裏去的！我們都信仰一個上帝。一個受過教育的人，只重學問，不重外貌……你說是不是呢？」

中尉微笑道：「是的，那是自然……」

「是的，學問，不過你一點也不像你的表哥。你也很漂亮，不過你的表哥更漂亮。怎麼會不一樣呢！」

「這是很自然的；他不是我的親哥哥，只是我的表哥。」

「自然！你今天就要錢麼？爲什麼今天一定要呢？」

「我只請了幾天假。」

徐珊瑚嘆道：「真拿你沒有辦法！好罷。我給你錢就是，我知道你將來一定要罵我的。你結了婚以後，一定要同你的妻子爭吵，說道：『如果那個醜陋的猶太女人不拿錢給我，也許我現在無拘無束，能夠像小鳥一般的自由呢！』你的未婚妻縹緲麼？」

「縹緲的……」

「唔……別樣長處還好，只是縹緲，等於沒有一樣。女人雖美，她那愚蠢，總是瞞不過男人家的。」

中尉笑道：「那是根本上不同！你自己是個女子，怎麼又是極端的女性厭惡者呢？」

徐珊瑚笑道：「我自己雖是女子，這並不是我情願做女子的，上帝要把我型成一個女子，是不是你有鬚鬚要埋怨，我倒不大埋怨。選擇瓊瑛璘的人，總不能以盒子美麗與否

爲標準。我很愛我自己，有人說我是女子，我就恨起我自己來。你在外面等一等，我要換衣服了。在會客室裏等我罷。」

中尉走了出來，首先呼出一口氣，除去茉莉的濃香，這個香氣梗住他的喉嚨，使他頭昏。

他向四圍一看，想道：「這個女子真奇怪！她說話好流利，只是……太多，太隨便了。她一定有神經病。」

現在他所站的會客室，佈置得很華麗，假裝出奢侈和時新的樣子。桌上放着深黃銅的盤子，浮雕出尼斯和萊茵河的景色來，還放着舊式的燭臺，日本的神像，不管怎樣趨向於奢侈和時新，總覺得缺少趣味，尤其是鍍金的飛簷，華麗的牆紙，紫色的檯布，尋常的圖畫顯得俗不可耐。房子裏東西太多，要想使其有藝術趣味，一定要丟掉許多。顯然器具都不是一次買下來的，只是在拍賣場裏揀選來的，也有在廉價的機會買來的。

誰也不知道中尉的趣味是什麼，但是他看出全房間一個特點，就是沒有女性美。我

們都知道，會佈置房間的女子，能夠把房間佈置得溫暖舒適，極有詩意。但這個房間却極寒冷，使人如入待車室，俱樂部以及戲館裏的休息所。

房間裏除去一幅畫以外，沒有一樣猶太東西。中尉向四面一看，聳了聳肩，想到他那奇怪的新朋友，她那灑脫的樣子以及談話的神情。這時門開了，門口就站着那個猶太女子，她已經換了一件黑色長衣，滿頭都戴着珠鏈。現在中尉不但看見鼻子和眼睛，還看見瘦瘦的白臉蛋兒，頭髮黑而且彎，好似羊毛一般。他並不感到她怎麼美，但也不覺得她醜。他有一個偏見，不是俄國人就不喜歡。白臉蛋雖使人彷彿感到茉莉的香郁，與黑髮濃眉，究竟不大調和。她的鼻子和耳朵都非常白，彷彿是屍首，又好像是透明的蜜蠟做成的。她笑的時候，露出白牙齒來，他也不喜歡。

他想到『貧血病的衰弱……她大約衰弱得和火雞一樣呢。』

她很快的走在他前面，一面走，一面扯着樹上的黃葉，說道『我在這裏跟我來！』

她又說：『我馬上就交錢給你，你如果高興，我還要請你吃一頓點心。兩千三百盧布！』

有了錢你一定吃得下去。我的房間你喜歡麼？女太太們都說我的房間有大蒜氣。這種話真不知是從哪裏來的。我沒有大蒜，連地窖裏都沒有。有一天一個醫生來看我，他嗅着了大蒜氣，我請他拿帽子來接受這種氣味，傳播各處。其實不是大蒜氣，只是藥氣。我的父親麻痺了一年半，弄得全屋都有藥味。一年半！父親死了，我很傷心，不過又很歡喜——他受舌實在受得夠了！』

她引導軍官走過兩個與會客室差不多的房間，又經過大的接待室，一直走到她的書房，有一個寫字檯，上面放滿了玩具。寫字檯附近的地毯上亂放着幾本書，有打開的，有合攏的。從書房的一個小門看過去，可以看見點心桌子已經撤好了。

徐珊瑚依舊說着話，從口袋裏拿出一把鑰匙來，打開一個大碗櫥，櫥裏有彎曲的斜蓋。蓋子掀開以後，碗櫥發出清晰的調子，使中尉想像到風神的豎琴。徐珊瑚又拿出一把鑰匙，開別的鎖。

她拿出一個摩洛哥的皮夾，說道：『這裏我有地道和祕密的門。這是很有趣的碗櫥，

是不是？在這皮夾裏，我藏着一部分幸運。你不會勒死我的，對不對？

徐珊瑚眼睛望着中尉，善意的笑着。中尉也笑了。

他看着鑰匙在她的兩指之間閃耀，想道：『她還有趣。』

她取出皮夾的鑰匙，說道：『就是這個。現在，我的債主，你把借約拿出來罷。金錢真是傻事情！錢是極卑鄙的，但女子卻很歡喜牠。你知道的，我連骨髓都是猶太女子。我很愛西謨人和北美人。但我又很討厭我自己。閃族人會混入這種情感。他們做守財奴，不知貯錢有什麼用處。一個人應該愉快的生活，但他們卻生怕多用一個小錢。在這一點上，我不像西謨人，卻像驃騎兵了。我不喜歡把錢藏在一個地方藏許久。我覺得自己不大像猶太女子。我的俄國話恐怕說得不大對罷？』

中尉含糊的說：『我說什麼好呢？你的俄國話說得很好，只是說到「而」字時，舌頭有點打滾。』

徐珊瑚大笑，把小鑰匙放在皮夾的鎖縫裏。中尉從口袋裏拿出一小捲借約，連賬簿

一同放在桌子上。

徐珊瑚快樂的，看着中尉，繼續說：『猶太人學俄國話可真不容易，比方「飛速」這個音，猶太人總是讀着「飛篤」「飛篤」，但我卻能讀得很準確：「飛速！飛速！飛速！」』

兩個人都笑了。

蘇國基心裏想：『她真有趣！』

徐珊瑚把皮夾放在椅子上，搶前一步，走到中尉面前，把她自己的臉貼着他的臉，繼續愉快的說：

『除了猶太人，我最愛的就是俄國人和法國人。我在學校裏不會學會什麼，也不懂得歷史，但我覺得世界的幸運是在這兩國掌握之中。我遊歷過許多地方……曾在馬特尼特住了六個月……各處的人我都看過，結論是誰也趕不上俄國人和法國人。就拿語言來做比方。德國話好像馬嘶一般；至於英國話，真是再笨也沒有。意大利話說得慢一點還好。意大利話一說得快，就好像我們猶太人說夢話一般。天哪！再沒有比意大利話更討』

厭的了……哈哈！

徐珊瑚眼睛骨碌碌的轉，歡然大笑，傳染到中尉，中尉看了看她，不禁也大笑起來。她弄着中尉的鈕釦，繼續說：

『自然你不喜歡猶太人……他們與別國一樣，有許多不好的地方。我並不爭辯。不是猶太人該罵呢？猶太人並不該罵，該罵的是猶太女子！她們心地狹隘，貪心不足。非常討厭，毫無詩趣……你不會同猶太女子來往過，所以你不知道她們是如何的迷人！』徐珊瑚隨意的說出這最後的一句話。忽然停頓了，似乎怕自己的話說得太直爽了，面色頓時不舒服起來。她的眼睛定定的看着中尉，連眨都不眨，張開了嘴，露出緊閉的牙齒。她的面孔，喉嚨甚至胸脯，都似乎顫抖着討厭的貓一般的表情。她的眼睛依舊注視着中尉，很快的側過身體，像貓一般的迅速，從檯子上把一樣東西拿了去。這些都是幾秒鐘的事。中尉看着她的動作，看見她五個手指圍縐了借約，白紙一閃，就在她捏緊的拳頭裏了。這種從善意的大笑到罪惡的突然變遷，使他大吃一驚，面色灰白，倒退了幾步……

她的眼睛，依舊害怕而且偵察的，看着他，拳頭連忙往口袋裏一放。她的拳頭，緊攥的，在口袋裏動着，好像魚在網中，找不到出路似的。再一會借約就要跑到她的內衣裏去了，這時中尉微弱的喊了一聲，出乎本能的，抓住捏緊拳頭的臂膊。她更露出牙齒，用全力掙扎着，把手滑了出去。蘇國基又把右臂緊緊的抱着她的腰，左臂抵她住的胸，她又掙扎了許久。中尉恐怕傷害了她，只是不諱她動，去捏她那拿借約的拳頭。但她好像鱈魚一般的扭動着嬌柔的身體，用肘打他的胸，抓他，弄得他沒法，只好不顧禮貌，接觸她的全身，預備要傷害她了。

他非常驚訝，想道：『奇怪！真真奇怪！』他簡直不相信自己的感覺，覺得比茉莉的濃香還要難受。

他們倆在房間裏翻來覆去，跌到器具上，連氣都透不過來。徐珊瑚掙扎得嬌慵無力，她紅着臉，閉着眼睛，忘了自己，又把她自己的臉貼在中尉的臉上，於是就有甜蜜的味道留在他的唇上。後來他捉住她那捏緊的拳頭……用力扳開，借約已經不在裏面，只得放

手。兩個人都面紅髮亂，彼此相覷，不住的喘氣。那討厭的貓一般的表情在猶太女子的臉上，又變成善意的微笑。她又高聲大笑，旋轉着一隻脚，走到點心已經擺好了的房間裏去。中尉慢拖拖的跟在她後面移動着脚步。她坐在桌前，依舊面紅氣喘，倒了半杯葡萄酒。

中尉先開口道：『你大約是開玩笑罷？』

她塞一塊麵包在嘴裏，答道：『一點也不。』

『噯……你難道想嘗嘗我的手段麼？』

『聽你的便罷。請坐下來吃點心！』

『不過……這是不誠實的！』

『也許請你不要在我面前傳道；各人有各人的處世的方法。』

『你到底還我不還我？』

『自然不還！你如果是個不幸的窮人，衣食不周，那麼又是一種說法。現在你卻是想』

要結婚呀！』

「你知道，這並不是我的錢，是我表哥的！」

「你表哥要錢有什麼用呢？買時新衣服給他的妻子穿麼？我可不管你的表嫂有沒有衣服穿。」

中尉忘了他是與一個不相識的女子在一個奇怪的房子裏，也不再想到禮儀了。他在房間裏大步的走來走去，皺着眉毛，失神的用手指彈着自己的背心。那猶太女子輕視自己，在他的眼前做出不誠實的行爲，使他勇敢了許多，舒適了許多。

他囁咕着說：「我要你試試我的本領！不得借約，一定不走！」

徐珊瑚笑道：「很好很好。你如果好好的住在這裏，也可以使我快樂一些。」

中尉看着徐珊瑚傲慢的笑臉，大嚼的嘴唇，掀動的胸脯，更加勇敢起來，大膽起來。這時他想起表哥所說的猶太女子的浪漫事情，隨意放蕩，愈想愈有滋味，早忘了借約，膽子愈加大了。他衝動的坐在那猶太女子旁邊，吃起點心來，早把借約忘記到九霄雲外……

徐珊瑚笑着問道：「你喝酒麼？你不得借約，一定不走麼？可憐的人！你想拿借約，不知

要同我住多少天多少晚呢！你的未婚妻不會說閒話麼？」

二

五個鐘頭過去了。中尉的表哥谷路珂穿着睡衣和拖鞋，在鄉下房子裏躑躅來踱去，神情焦急，時時探首窗外。他是一個高大強壯的人，面容豪俠，鬚鬚深黑；猶太女子說的是實話，他的確長得很漂亮，像他這樣年紀，別人早已身體發胖，頭髮禿落，但他却依舊精神很好。他又有俄國智識階級好的德性：溫和慈善，對於藝術和科學都懂得一點，爲人豪俠，只是生性怠惰，不求長進，是他的缺點。他最愛吃好的，喝好的，愛打牌，又是女子和駿馬的鑒賞家，對於別的事都冷淡而且懶惰，好像封了口似的。要想把他從昏睡中喚醒，必須用非常的刺激。他一受了刺激，立刻忘記了世界上的一切，專心一致的動着；於是憤然大怒，談着決鬪呀，寫七頁請求書上獻給公使呀，在城裏騎着馬狂一般的飛跑呀，當着大衆的面稱人家爲「壞蛋」呀，跟人家打官司呀，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他看着窗外，不住的問他的妻道：「蘇國基怎麼還不回來呢？該用午餐了呀！」再等一個鐘頭，只好坐下來用午餐了。晚餐一到，谷路珂靜聽着門聲和脚步聲，不住的聳着肩膀。

他說：「奇怪！那個浮滑少年一定是在酒店裏過夜了。」

谷路珂用過晚餐，上牀睡覺，斷定酒店裏留蘇國基過夜，他自己也是過來人呢。蘇國基直到第二天早晨纔回來，非常恐懼而且害羞。

他很神祕的向他的表哥說：「我要單獨的與你說話。」

他們走到書房裏來。中尉關上了門，踱來踱去，踱了許久，方纔開口說話。

他說：「有一件事，親愛的表哥，我簡直不知道怎樣告訴你纔好。說來恐怕你不相信……」

於是他低着頭，面紅紅的，戰慄着把借約被劫的事說了一番。谷路珂兩腳分開的站着，垂頭靜聽，不住的皺眉。

他問道：『你是開玩笑麼？』

『誰跟你開玩笑？這不是開玩笑的事呀！』

谷路珂放下了手，面孔通紅，噤咕着說：『我真不懂！在你這方面是完全……不道德的。在你的眼前是蕩婦，犯下罪惡，你還要跟她親吻！』

中尉可憐的眨着眼睛，低聲說：『我自己也不明白怎麼會變成這樣，我也真的不懂！遇見這樣的怪物還是這有生以來第一次！她的美麗，她的靈魂都不能打動我，你知道的，就只有那……傲慢和譏刺……』

『傲慢，譏刺……那是污濁的！如果你想要傲慢和譏刺，何不從污泥裏拾起一隻母豬，把她生吞了呢。那總要便宜一點，用不着兩千三百盧布罷！』

中尉皺着眉說：『你不必這樣神氣，我賠還你兩千三百好了！』

『我知道你要還的，倒不是錢的問題！我所氣的是你這樣的軟弱……這樣的齷齪！訂了婚的人有了未婚妻！還幹出這種事來！』

中尉面紅紅的說：『不要說了……我也很討厭我自己呢！我恨不得鑽到地洞裏去。我向姑母借五千盧布，心裏著實不安呵……』

谷路珂還是一樣的噤咕下去，非常憤怒，後來他的心裏平靜了許多，便坐在睡椅上，取笑他的表弟。

他侮蔑的譏刺中尉道：『你們這些年青軍官真會做新郎呀。』

忽然他跳了起來，好像什麼東西刺了他一針似的，蹣着腳在書房裏跑來跑去。

他捏緊拳頭說道：『不行，我不能把這事輕輕放過。一定要把借約取回來，一定！我要她曉得我不是好惹的！人家不打女人，我要把她的根根骨頭都打斷……我要把她搗成糖醬！我不是中尉！你不能拿傲慢和譏刺來打動我！這個女妖精！』他又喊道：『米西嘉！叫他們趕快把我的四輪馬車套好！』

谷路珂連忙穿上外衣，不顧那煩惱的中尉，搖一搖手，便坐在馬車裏，到徐珊瑚那裏去了。中尉看了窗外許久，眼看着沙塵滾滾，谷路珂的車子漸漸遠去，這纔伸了伸懶腰，打

了一個呵欠，回到自己的房間裏去。十五分鐘以後，他就很酣的睡熟了。

六點鐘的時候，僕人把中尉喚醒，請他去用晚餐。

他表哥的妻子在餐室裏接待中尉道：『你的表哥真奇怪！怎麼要我們等他用晚餐呢？』

中尉打了一個呵欠，說道：『你是說怎麼他還沒有回來麼？……他大約到了酒店就鬧昏了頭罷。』

直到用過晚餐，谷路珂還是沒有回來。他的妻和蘇國基揣想他在酒店裏打牌，夜深不能回家，只得在酒店裏歇宿。其實完全不是這麼一回事。

第二天早晨谷路珂回家，也不向誰問好，一句話都不說，就衝到書房裏來。

中尉睜大了眼睛望着他，低聲說：『怎麼樣？』

谷路珂搖了搖手，鼻子裏哼了一聲。

『怎麼一回事？你爲什麼發笑？』

谷路珂倒在睡椅上，頭靠着枕頭，笑得個不亦樂乎，連眼淚都笑了出來，倒把中尉看得呆了。一分鐘後，谷路珂立起身來，說道：

「把門關起來……好，我告訴你，她是女——女性！」

「你把借約討回來了麼？」

谷路珂搖搖手，又高聲大笑起來。

他繼續說：「她是女性！認識了她就是罪過！她是穿着女褲的惡鬼。我去了；怒氣沖沖的好像復仇的約芙，你知道的，連我自己都有點怕我自己的兇蠻。我皺緊眉毛，發着脾氣，甚至捏緊拳頭要打人……我說：「喂，我可不跟你開玩笑！」其勢洶洶，還拿法律和官府來恐嚇她。起初她落淚哭泣，說她是跟你鬧着玩的，甚至領我到碗櫥預備把錢還給我。那時她便說歐洲的將來是在法俄兩國人手裏，罵着女人……同你一樣，我也聽得入了迷，真是笨驢一隻……她不住的稱讚我的美麗，拍着我的肩膀，試試我究竟有多麼強壯，以後……你也明白，用不着我多說，我直到現在纔離開她！哈哈！她那熱情可真受不了！」

中尉笑道：「你真可以！一個結過婚的人！很受人尊敬的……虧你好意思說，羞不羞？還討厭不討厭？你也着了迷了……」

「着了迷！全俄羅斯你都找不出這樣一個臉子來！我畢生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的婦人，雖說我所見過的婦人也不算少。你說得不錯，她用傲慢和譏刺來打動我。最動人的，便是她突然變成惡魔，顏色變得極快……唉！至於那借約——哼！就算是遺失了罷。我們兩個都是罪人，有罪應該共同擔當。二千三百盧布，你只賠我一半好了。喂，我的妻子問起，你只說是我住在佃戶家裏好了，千萬千萬！」

谷路珂和中尉倒在枕頭上，笑個不住。他們擡起頭來，彼此看了一眼，又倒在枕頭上大笑起來。

谷路珂嘲笑道：「訂了婚的人！堂堂中尉！」

蘇國基也還報道：「結了婚的人！很受人尊敬的！一家之長！」

用晚餐的時候，他們打着暗號說話，彼此眨眼睛，時常笑得連菜都噴了出來，弄得旁

人莫名其妙。晚餐後，他們更加高興，假扮做土耳其人，彼此以槍追逐，同小孩們玩着兵操。晚間他們辯論了許久。中尉以爲兩個人既已有了熱烈的愛情，再要妻子的嫁奩，真是卑鄙齷齪。谷路珂拳頭打着桌子，聲稱丈夫不許妻子有積蓄是非常荒謬的，既自私而且專制。兩個人都紅漲了臉，高聲大叫，彼此不能互相了解，喝了許多酒，後來終於拉起睡衣角，各自回房睡覺。他們不久便很酣的睡熟了。

依舊這樣懶惰而且無憂的生活下去。影子臥在地上，雷聲隆隆，風聲怒吼，彷彿天空也在哭泣，但隨便什麼，都不能擾亂這些人習慣的平靜。他們不再提起徐珊瑚和借約。兩人都害羞，不敢把這件事高聲的講出來。不過他們都把這事記在心裏，一想起來就覺得有趣，彷彿奇怪的趣劇，想不到竟會遇着這樣的事，就是老年回想起來，也是很有趣的。

谷路珂在會過猶太女子六七天以後，一天早晨在書房裏寫一封問候信給他的姑母。蘇國基在寫字臺旁邊默默的踱來踱去。前晚中尉不會入睡，很憂傷的醒着，現在心裏非常難過。他踱來踱去，想到假期已滿，想到他的未婚妻等待着，想到鄉間生活不大過

得慣。他站在窗前，看着綠樹，看了許久，一枝一枝的煙捲吸了三枝，忽然轉身向他的表哥說道：

『表哥，我請你今天替我預備馬……』

谷路珂偵察的看了他一看，依舊皺着眉毛繼續寫字。

中尉問道：『可以麼？』

谷路珂又看了看他，慢慢的拉出抽屜，拿出一厚疊鈔票，給他的表弟。

他說：『這是五千……雖然不是我的錢，上帝祝福你，橫豎是一樣的。我勸你立刻乘着驛車就走。』

中尉也看了看谷路珂，笑了起來。

他臉紅紅的說：『你看出了我的心事。我想到她那裏去。昨晚洗衣婦給我那該死的外衣，就是我在所穿的這一身，有茉莉的香味，是的……我一定要走了。』

『你一定要走的。』

『是的。我的假期已過了。今天真的要走了！不論住多少長久，最後總是要走的……我走了！』

那天下午驛車喊了來，中尉回谷路珂告別而去，他們祝他一路平安，回到軍營。

又過了一個星期。天氣非常熱悶。清晨谷路珂無目的地在屋子裏轉，看看窗外的景色，翻翻照片簿，然而都是看厭了的。他走到妻子兒女面前，便扳起面孔噙着。那天不知怎的，他覺得孩子們很討厭，妻子也不會料理家務，以致入不敷出。總之，他一切都看不慣，感到煩悶。

午餐以後，谷路珂覺得菜和湯的味道不好，便吩咐僕人駕好四輪馬車。他慢慢出了院子。走了一程，便停住了。

他看着鉛色的天空，想道：『那個惡鬼……我到不到……她那裏去呢？』

谷路珂笑了，彷彿那天他問到自己這個問題，還是第一次。立刻煩悶沒有了，懶懶的眼睛裏閃出快樂的光輝。他鞭打着馬……

在路上他幻想到猶太女子看見他來，一定要吃了一驚，他要笑着同她談話，回家時精神就可以好了……

『一個人在一個月內總要尋一次快樂。總要做點不尋常的事，把停滯的機關搖動起來，醉酒也好……徐珊瑚也好。沒有這個是不行的。』

他趕到酒店的院子裏，天已經黑了。酒店裏發出歡笑和歌聲來：

「比電光還要亮，比火焰還要燙……」

唱得有力而且酣暢，是男子的低音唱的。

谷路珂想道：『啊哈！她有了客人了。』

他知道她有客人，很不高興。

他的手指放在門鈴上，心裏想道：『我要不要回去呢？』但他還是按了門鈴，上了走熟的樓梯。他從門口看那大的接待室。那裏有五個人——不是地主，就是軍官，他都認識的。有一個高而且瘦的紳士，坐在鋼琴面前唱歌，用他那細長的手指彈着音鍵。別的人都

聽得很高興。谷路珂自己在穿衣鏡前照了又照，正要走進去，徐珊瑚就衝到門口來，非常高興，還是穿着那身黑衣。……她看見了谷路珂，愕然了一會，便又回復原狀，欣喜的笑着。她握着他的手說：『原來是你，真是想不到呢！』

谷路珂雙手抱住她的腰，微笑道：『又看見你了！歐洲的幸運是不是還在法俄兩國人的手裏呢？』

猶太女子輕輕的鬆去了他的手，笑道：『我很高興，到接待室裏來罷，大家都是朋友……我去喊他們倒茶來。你是谷路珂，是不是請進罷，我立刻就來……』

她很匆促的吻了他一下就走，同以前一樣，又留下茉莉的餘香，怪難受的。谷路珂昂着頭走到接待室裏。他本來同他們是認識的，但現在却不同他們點頭；他們也不睬他，彷彿他們所會的地方不大高尚似的，默默的已經同意，彼此還是裝作不認識的好。

谷路珂從接待室走到客廳，又從客廳走到另一個客廳；一路看見三四個客人，又都是認識的。他們喝酒把臉喝得紅紅的，非常愉快。谷路珂偷偷的看了看他們，很是奇怪，他

們也是一家之長，知道困苦艱難，怎麼會以下流的事爲高興呢？他聳了聳肩，微笑着向前走。

他想到：「這種地方，正經人過不慣，酒鬼是極喜歡的。我記得我做正經人的時候，是不到女伶和吉卜希人那裏去的：酒能夠使人溫和，服從罪惡……」

忽然他呆住了，兩隻手抓牢了門。在徐珊瑚書房裏的桌子前坐着中尉蘇國基。他在跟一個肥胖軟弱的猶太人低聲的商量一件事情，看見他的表哥進來，便面紅紅的，裝出看照片冊的神情。

尊貴的感覺激動谷路珂的心，血液直衝到他的腦子裏來。他驚訝異常，羞愧而且憤怒，一聲不響的走到桌子面前。蘇國基的頭更加低了下去，臉上顯出痛苦而又羞愧的樣子。

他勉強舉起眼睛來微笑，一個字一個字的說：「表哥，原來是你！我到此地來告別，你看……明天我一定要走了。」

谷路珂想道：『我向他說什麼好呢？怎麼說呢？我自己也到這裏來，怎能責備他呢？』
他潤了潤喉。一句話都不說，慢慢的走出去了。

「留她在人間罷，不要讓她到天上去……」

接待室裏唱着低音。一會兒以後，谷路珂的四輪馬車又在灰塵的道上顛簸了。

香檳酒

——一個旅客的自述

我這故事要說一件小事，那時我正在西南鐵路一個小站上當站長。我過站長生活究竟是快樂還是沉悶，你只要看看十五里周圍便可知道，那地方沒有一個居民，沒有一個婦人，更沒有雅潔的旅館；那時我還年輕力壯，做事輕率，且帶幾分傻氣。我的煩悶之所以發生，每每由於車窗前的女搭客和那猶太人用曼陀羅花製的藥酒。有時車窗前一個婦人的頭在我眼前撇過，我一定要站得好似石像一般，兩眼緊緊的釘着她，連氣也不喘一喘，一直看到車子差不多變成看不見的黑點；我或是喝那可厭的藥酒，一直喝他個麻醉，這樣便可把日子糊糊塗塗的度過。我是個北方人，看見那里的草原，便使我感到這是

寂寞的韃靼人的墓地。夏天那草原顯出莊嚴的平靜，割草人的單調的歌聲，照澈人心的透明的月色，使我自然而然的傷感起來；冬天那草原又顯出冷峻的潔，白冷的周圍，長的夜間，狼的嗥聲都緊壓住我好似一個夢魘。只有幾個人住在小車站裏：我的妻和我，一個害癩癩症的雙電報生，以及三個看守人。我的幫手是一個少年人，他害了肺病，時常進城去醫治，一去就是幾個月，他把事務交我代辦，自然他的薪俸也就入了我的腰包。我沒有小孩，又沒有糕餅可以引誘客來拜訪我，我只有去訪這條路線的別的職員，這也不常，一個月不過一次。

我想起我的妻。我看新年快到了。我們坐在桌前，懶懶的喫着東西，聽隔室雙電報生單調的打着他的機器。我已經喝了五杯藥酒，將沉重的頭支在我的拳頭上，想到我不可避免的強抑的煩悶，我的妻坐在我旁邊，眼睛不離開我。她之看我與別人不同，她在世界上除她丈夫以外沒有別的東西。她發狂一般的愛我，奴隸一般的愛我，不但愛我的面孔，或是我的靈魂，還愛我的罪惡，我的脾氣，我的煩悶，甚至於我的暴虐，當我醉到憤恨時，我

沒有地方發氣，就拿她來做氣罐子。

不管怎樣煩悶，我們還是預備看看新年的來到，格外的歡喜，忍耐的等到中夜。事情是如此的，我們收藏得有兩瓶香檳酒，是真貨，瓶上還帖着可靠的商標；這個寶貝是我前年秋天和 D 車站長賭東道贏來的，那時我正和他喝施洗酒。我現在要打個比方。有時上數學課，天氣很鬱悶，一隻蝴蝶飛進課堂裏來；小學生搖動着頭，很有興致的看蝴蝶，好像他們所看的不是蝴蝶，是一件新奇的東西；我們也正是這種情形，兩瓶普通的香檳，跑到我們這窮車站上來，便足以鼓起我們的興趣了。我們靜靜的坐着，一會兒看看自鳴鐘，一會兒看看香檳酒。

時針指到十二點五分，我才慢慢的打開瓶塞。我不記得當時我是否被酒瓶所吸引，也不記得瓶子是不是溼的，我所記得的只是碰的一聲，瓶塞飛到天花板，瓶子從我手上滑了下來，跌到地上。還好，只瀉出一杯酒的樣子。我趕忙捏住瓶子，用拇指緊緊壓着冒氣的瓶口。

我一面倒滿兩杯酒，一面對我的妻說：『願新年帶給你快樂。喝罷！』

我的妻拿起酒杯，驚懼的眼睛定定的看着我。她的面色灰白而且可怕。

她問：『是你把瓶子滑到地上的麼？』

『是的。怎麼？』

『這是不好的。』她放下杯子，臉色更灰白了。『這是凶兆。今年不幸將要臨到我們頭上了。』

我嘆道：『你怎麼會蠢到這般田地。你是個聰明人，也會說出這種無知無識的話來。喝罷！』

『但願這是無知無識的話才好，但是……：一定會不幸發生你看罷！』

她一滴酒也不喝，將酒杯移開，默默的想起心事來。我說了一些迷信應該破除的話，喝了半瓶酒，在房間裏踱來踱去，然後走出外面。

外面是沈靜的霜夜，顯出嚴冷的美。月亮和傍着月亮的兩片飛散纖毛般的白雲正

掛在車站上，一動也不動，似乎膠住在那裏，又似乎在期待情人。雲和月發出一道微弱而且透明的白光軟軟的接觸白茫茫的郊原，彷彿恐怕有傷她的禮貌，照澈了一切的一切——雪堆，車道……是寂靜時候。

我沿着車道走。

我仰頭看着繁星燦爛的天，心裏想：『蠢婦人！即使那凶兆真的會有應驗，又有什麼壞事會臨到我們呢？我們現在所受的不幸已經很大，再也不會比這個更壞的了。魚已經被人家捉了去，用油煎了，放好醬油了，還會有什麼更壞的事呢？』

一株遮滿嚴霜的白楊，在蔚藍的黑暗裏，看起來好似一個巨人穿着孝服。白楊慘淡而且沮喪的看着我。和我一樣，牠也認識了什麼叫着寂寞了。我站了許久，看了牠許久。

我繼續的默想：『我的青春無聲無臭的拋棄了，好像一個沒用的煙捲頭。當我是嬰孩的時候，我的父母就去世了，我被高等學校裏驅逐出來，我生於高貴的家族，但我既沒有受過學校教育，又沒有受過家庭教育，除了只知道機械的做事以外，什麼學問也沒有。』

我沒有安身之地，沒有親戚朋友，沒有我所歡喜做的工作。我做什麼事都不相宜，把平生本領都顯完了，也不值什麼，只配塞在這個小車站裏；我什麼也不懂，一生只懂得煩惱和失敗。我難道還會遇見別的更壞的事麼？」

遠遠的看見紅光。一列火車向我奔來。假寐的草原似在靜聽着車聲。我苦苦的想，好像想出聲音來，電線的哀訴和車聲的激進是在表達我的心意。

『我難道還會遇見別的更壞的事麼？我妻之死？那也算不得什麼。老實說，我不愛我的妻。我娶她時我還是個不幸的小孩；現在我年輕力壯，她却一天比一天的老而且蠢，從頭到腳塞滿了傳統思想。像她這樣的盲愛，腹中空無所有，就是有光亮的眼睛又有什麼好呢？我和她住在一起，但我不愛她。將來會遇見什麼？正如俗話所說，我浪費青春，好似聞了一撮鼻煙。婦人只是流星般的在車窗前在我眼前撇過。我不曾有過戀愛，我也不會有戀愛。我的剛毅，我的勇敢，我的感覺力，都快消滅了……一切拋在泥中，一切在草原裏的財產都不值一個大。』

火車大吼一聲，衝過我面前。藉着車站上的綠光，我看見火車停了下來，停了一分鐘，又轟隆轟隆的走了。我走了一里半路，便向回路走。憂思仍舊屢次跟隨着我。這時我更加鬱悶起來。你知道的，失意人每要求正常的滿足，有時爲了鬱悶，竟和蕩婦有了勾當，拿痛苦來當享樂。我腦中所想的，一半正當，一半不正當，我更孩子般的大膽，偏要問：『我難道還會有別的更壞的事麼？』

我問我自己：『這是一件什麼不幸的事呢？我想一切的苦我都受過。我害過病，我失過錢，我被上司罵過，餓也受過，瘋狼也跑到車站來過。還有什麼？我受過辱，我也辱過人。我沒有罪，這是實在的，我想不到我會犯罪——我更不怕犯罪。』

兩片小雲移開了月，站得稍遠，似在竊竊私語，不讓月亮知道，一陣微風，奔跑般的馳過草原，帶着微細的遠遠的車聲。

我的妻在門口遇見我。她的眼欣喜的笑着，她的臉和悅的發光。

她低聲說：『有一件新聞要報告你！趕快到房裏穿新衣裳，有客來了。』

「什麼客？」

「嬌母比多娜剛坐火車來。」

「什麼比多娜？」

「我叔叔費多利基的妻子。你不認得她。她是很好的婦人。」

大約我皺眉了，因為我的妻突然靜默起來，很快的低聲說：

「她到這里來自然是很希奇的，但是，尼古拉，不要不快，不要給她臉色看。她很不幸，你知道；叔叔費多利基脾氣太壞，待她極其粗暴，再也不能和他住在一起了。她說只在這里住三天，等接到她兄弟的信就走。」

我的妻嘮嘮叨叨，低聲說了許多無意識的話。說到叔叔怎麼的暴虐；說到人類有普通的弱點，尤其是年輕的妻；說到做事是我們的責任，那怕是極大的罪人，也要收留，還說了許多許多。把我弄得沒頭沒腦，我只好穿上新衣去見我的「叔岳母。」

一個婦人有一對大黑眼睛的坐在桌前。我的桌子，灰色的牆，粗製的睡椅，一切東西，

甚至一粒灰塵在這蕩婦面前都似乎年輕了些，快樂了些。她年紀又輕，又長得好，身上還有一種迷人的香氣。從她的微笑，從她的香氣，從她看人的特別方法以及睜着眼睛，從她和我妻子說話時的聲音都顯出她是一個水性楊花的婦人。無須她告訴我她從她丈夫那里跑了出來，她的脾氣好，她的丈夫又老又凶；我一看已經完全知道。實在的，誰看不出來誰呢！

我的叔岳母伸出手給我握，微笑着說：『我不知道我有這樣大的姪女婿！』

我答道：『我也不知道我有這樣美麗的叔岳母！』

晚飯又重開了一次。瓶塞碰的一聲從第二個瓶裏迸了出來，我的叔岳母一口就吞了半杯，我的妻剛剛出去了一下，我的叔岳母已經毫不猶豫的將滿滿一玻璃杯酒都喝乾了。我一面喝着酒，一面有一個婦人在我面前。你們你還記得那隻歌麼？

『眼睛黑如松脂，眼睛充滿熱情，

眼睛又美麗，又晶瑩，

我是怎樣的愛你，

我是怎樣的怕你。」

我不記得後來怎樣。誰要想知道戀愛怎樣開始，可以讀小說或是長篇故事；我也不多說了，只是仍舊拿兩句愚蠢的歌來代表：

『我初次遇見你，

不幸的時候就來了。』

一切的事從頭到腳都不好。我記得一陣可怕而且狂暴的旋風打得我團團轉，我簡直成了一根羽毛。旋了許久，從地面又把我的妻和叔岳母以及我的力量旋了起來。這一旋不打緊，把我從草原裏的車站一直旋到這條黑暗的街道來了。

現在請你們告訴我，我還會遇見別的更壞的事麼？

